

涵秋主任

# 快活

第廿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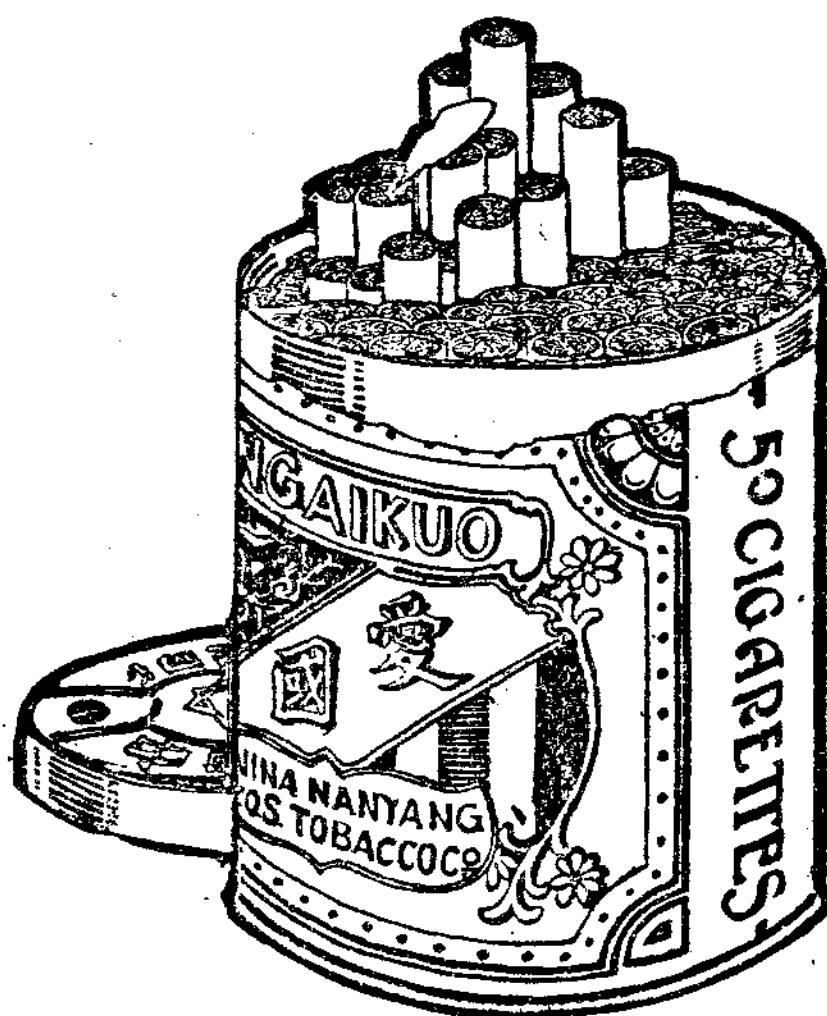
重陽號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愛國同胞

請吸……

「大愛國」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司

求人莫如求己……求己莫如讀書……快請一讀

# 學 生 常 識 百 科 全 書

可以知  
修身的要方  
養生的法門  
處事的訣竅  
接物的途徑

## 總 目 下

- ▲哲學的門徑
- ▲算學的門徑
- ▲理化學門徑
- ▲機械學門徑
- ▲歷史學門徑
- ▲各體文門徑
- ▲古文學門徑
- ▲自話文門徑
- ▲外國文門徑
- ▲治療須知
- ▲立身須知
- ▲雜務須知
- ▲入學須知
- ▲自修須知
- ▲讀書須知
- ▲致察須知
- ▲交際須知
- ▲起居須知
- ▲行動須知
- ▲養生須知

實八價一全書  
七外埠折售角洋冊  
代郵加寄函購用足洋票一費

●書新版出局書界世路馬四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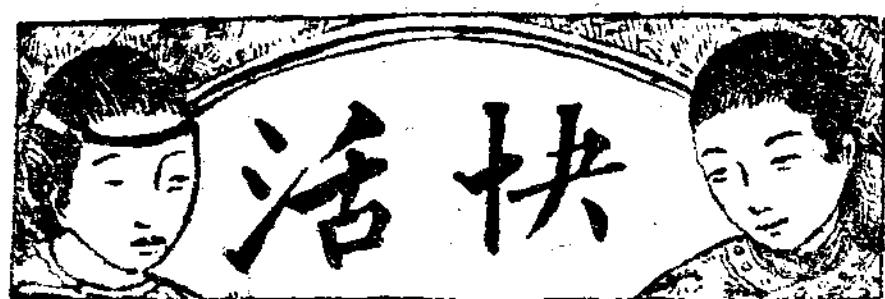


目次

## □ 快活第二十一號目次

### ●重陽特刊●

- |        |       |     |
|--------|-------|-----|
| 登高     | ..... | 沈禹鐘 |
| 天上的重陽  | ..... | 張冥飛 |
| 九九緣    | ..... | 鄭逸梅 |
| 登高後的災禍 | ..... | 張舍我 |
| 重陽夢    | ..... | 許塵父 |
| 三度重陽   | ..... | 吳訥之 |
| 登高之幻象  | ..... | 程瞻廬 |
| 重陽糕    | ..... | 張碧梧 |



目

次

●短篇小說●

長生術 (清宮祕史之二) ..... 許指嚴

祕而不宣 ..... 張枕緣

不幸之吾友 ..... 徐枕亞

賣笑之錢 ..... 嚴芙孫

世外仙踪 ..... 何心如

●長篇小說●

老殘新遊記 ..... 楊塵因

小債小說 ..... 張碧梧

小債小說會

二



## 編輯餘瀋

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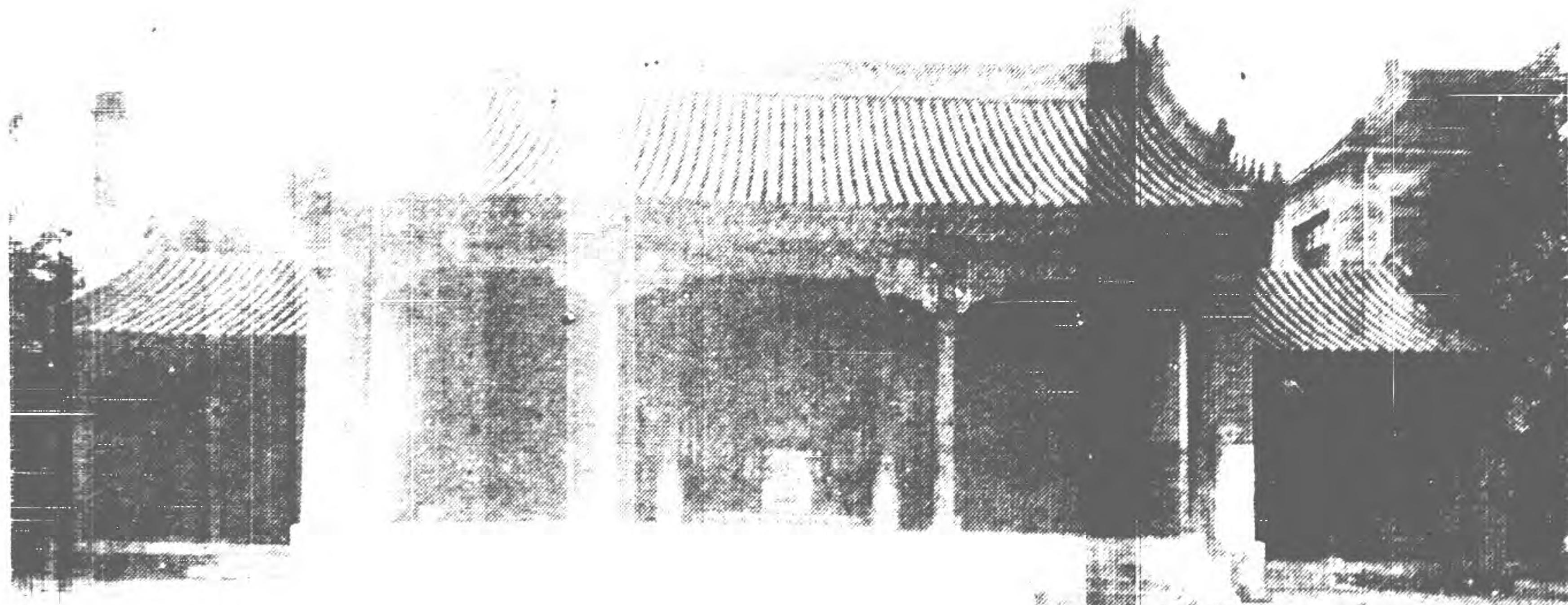
徐卓呆君新著『不可思議的姊妹』述世間罕有之豔遇。情節非常奇妙。馬二先生新著『不是她的墳』述誤認未婚妻墳墓之趣聞。離奇變幻曲折生姿。張舍我君新著『做奴僕的資格』述女子戀愛不專之隱祕。大足喚醒癡人迷夢。均載廿二期中。

廿二期又載程瞻廬之『高頭軍』。張碧梧之『一個痛苦的少年』。何樸齋之『地窟藏妻』。王袖滄之『剪刀誤』。或紀事實或饒風趣。均為結構精妙耐人玩味之作。

廿三期特刊『偵探號』。凡平時不著偵探小說之海鳴卓呆冥飛馬二先生均有特別作品。不啻名伶倒串好戲。此外又有小青碧梧民哀赤羽各種傑作徵稿數月名著彙集定副讀者諸君殷殷期望之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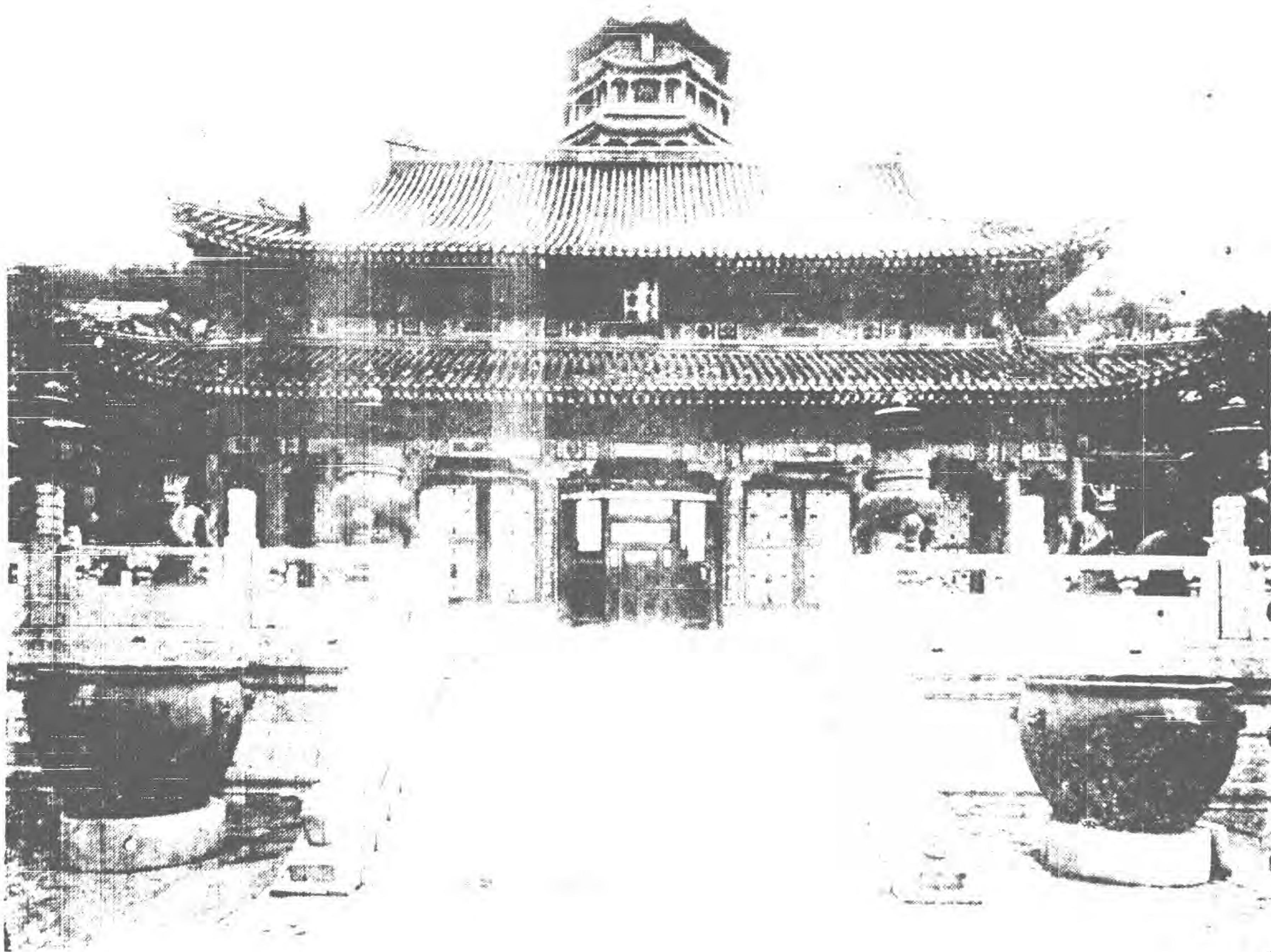
『新婦女號』擬於三十期刊行。如蒙惠賜女子作品及作者影片。務請從速。廿五期特刊『離婚號』滿目琳琅。美不勝收。其種種色彩實超前刊『新婚號』之上。讀者注意。本刊徵求『妓女號』『戲劇號』『武俠號』『家庭號』『女子解放號』短篇小說。並徵求美人及風景照片。一經登載酌贈本刊以答高誼。

明英上海攝贈



上海英明攝贈

北京政治舞蹈台總統府懷仁堂



上海英明攝贈

北京風景（二）萬壽山排雲殿

□登高

沈禹鐘

西風既吹。遍黃花使之一一吐豔而出。而秋色遂日形其暮。凡人賦性多感者。對此恆動悲秋之思。以秋之爲季。既當萬物盛極之後。忽一變而爲蕭颯枯菀。相形最易生人感慨。矧屆此秋。深搖落。縱菊花竭。意點染。然籬落離披。適足增其秋老之狀。使人愈萌其感。吾睡也已。而一老嫗。款款自旁舍出。揉目望庭。

中者有頃喃喃自語曰璇兒今日必歸矣彼前日以書至謂三日內必抵故鄉而至時當在破曉以彼以夜車歸也屈指書至之日及今已四日在理昨日宜歸顧自晨及暮乃不見其至殆以車行之濡緩然今晨當必歸來不爾者或計期中變矣

以上所序讀者不難知爲慈母望其游子之歸曰璇兒者其名實爲璇平數年前仗劍出門遠游佐戎幕璇平年少績學以家貧故遂

捨其老親而作客及今且三載矣璇平少負大志嘗謂男兒在世當以功業自見若默默以書生終老者則爲負此昂藏七尺身際茲亂世正男兒及時奮發之秋不有所圖勢且自誤時其族中之世父某方總某軍署戎機知璇平年少多才因招之往既至分其事之半屬之自是璇平飛文馳檄甚著勞績所爲文告雖名宿亦爲之縮手以是甚得主帥之倚重主帥者爲當世綰兵之雄器望甚隆較

之跋扈之武人。仁暴迥別。璇平深自慶其能爲知已。用主帥仁武。屢勘內亂。時國中統兵者。方日事割據。翦伐相仍。中央無力爲之制止也。主帥兵力既雄。又爲時重。凡好亂思逞者。對之咸具戒心。其後屢經削平。國中大憝。大半咸頽首歸附。尊爲盟主。聲勢遂日益張。熾主帥自念以余威望。足以操縱一切大丈夫。貴行其志。豈能故步自封。自今以後。國中百政。我主之有背我者。則兵臨其城下。彼餘者。主稿者。後此宜審度。勿令驕我。尊嚴璇平。

子。非我敵也。以是主帥漸有驕縱之意。一變其往日之所爲。冀將大行其志。所謀遂多不軌。一日璇平方酒翰爲電稿。置詞成極謙抑。其幕僚見之。曰。此文恐非主帥所喜。彼遁來行事。尙專斷。非復前狀。予其度之。璇平曰。我姑以此稿進。苟弗合者。則易稿亦未晚也。稿既成。上之主帥果勿悅。謂此等電稿特下級軍官之口吻。以余位望詎復需此卑抑之詞。軍官之口吻。以余位望詎復需此卑抑之詞。主稿者。後此宜審度。勿令驕我。尊嚴璇平。

執稿太息曰我昔以其人爲豪傑今乃知其一邱之貉矣彼恃勢而驕此實取敗之道又豈足久與謀者我甯終老牖下不能與此長亂之徒相周旋也一日傍晚璇平與同幕者置酒高會酒酣之際璇平酌酒於地曰中原將不可爲將驕於外中央命令不能行尙復成何國家我儕骨相窮賤久近貴要行且取禍識時務者爲俊傑合則留不合則去余一腔骯髒無言可以自况鬱鬱茲士我將絕裾

而逝矣同僚咸長嘆曰如君言誠爲明哲保身之計世事已無可爲况橐筆依人尤無足取卽能見信於人亦徒爲功狗耳璇平引滿者屢且酌且言曰我深恨不能早知王敦終必作賊不及石家粗婢遠矣特揚雄美新蔡雍附董質之良心終惴惴不敢從其後耳時方秋暮璇平酒餘四顧見秋山羅黛紅葉滿林夕陽燭之似與酒面競頴璇平指語同座曰湖山信美顧如殘破何我但恨爲力不能

納此大地於樽罍中使免於刦男兒獨善如蒼生何同座知其已醉勸之罷飲璇平至是酒力亦已不勝遂扶醉離座而去是夜就燈下草醉歌行數十韵都指斥時事詞意激昂

讀之振氣已復作家書上其老母言將於三日內歸也璇平將去之際默然不使人知僅以短簡辭其主帥其詞曰「下走以樗櫟之資備位左右心短才拙日增其疚每一念及

璇平之歸以夜車行及晨而抵家老母正遲於庭前母子久別之餘其情滋樂璇平見其母老態大增則曰兒遠客數年不圖我母容色已異昔而鬢髮亦似滿堆霜雪此數年中知我母勞瘁甚也其母曰垂老光陰本同風

帥見此簡璇平已就道久矣

登高

燭余老態雖增幸精神尚健爲力足以持此  
門戶兒今歸來余心殊慰然假期准幾日乎  
璇平喟然曰兒今茲歸來將長侍我母軍中  
事勞瘁而損志已辭去不爲且主帥近反其  
常驕縱用事尤非兒之所願兒意爲虎作倀  
爲孽深也其母曰兒言誠然顧家貧奈何璇  
平曰母可勿慮兒必當有以奉母後此爲人  
備書爲計亦足圖存母謂然耶其母曰然則  
佳也我儕今且就晨餐兒長夜行役此際必

飢餓甚矣璇平應曰兒服勞已慣故尙能支  
厲然爲時宜御晨餐則進食亦佳其母遂引  
璇平入母子融融之狀足使一室生春焉璇  
平年事可二十五六之間顧尙未娶故綜其  
家人計之舍母子二人之外僅一女傭供使  
役而已論理璇平參佐戎幕飾業亦正不惡  
此在恆人處之則大可憑藉聲勢隆其門宇  
縱弗能出車入輦而役從必非一二顧璇  
平德素獨修不事誇飾故仍守其舊狀默默

歸來絕不稍更其四壁之觀也。是日璇平鄉里諸朋輩聞其新歸咸造門見之璇平爲述軍中近狀謂主帥驕縱不可久與之共今茲告歸實本諸良心之主張丈夫處貧賤雖餓死無恤特不可變操以事非類也朋輩聞之交推其見義之明然亦有於暗中病其不事變通坐失大好之職位爲之抱惜者。

及夜璇平與其老母共坐燈下相對話家常事語語咸具至情燈光躍動似欣賞其母子以是我家前所負債已償其大半且債家中有以兒且日進於顯途故許以獨其子金須知天下負債之人往往不能償其宿負者其

苦實在於子。金之繁重。積時既久。爲數且逾其母。金據此則責重而不易歸矣。今吾家所負者。既得免其子。金故爲事較易。然此數年來。余苟非力事儉嗇者。則亦恐難致此耳。璇平聞之心。感母氏之劬勞。不能擇一詞爲答。僅領首。唯唯而已。已而其母又發言曰。我家貧薄。兒所深知。今債務雖漸次償理。顧尙有一事。使余寢食難釋者。則汝今行年已非幼而婚事遲遲不遑就汝。亦知余心之不安耶。

璇平曰。此事可勿勞阿母。憂母但求自怡。其身心勿令老懷有不適足矣。兒之婚事當自能爲地。苟有相合爲之。亦正易易耳。是夜璇平與其母刺刺不休。夜半始各歸寢。

璇平既歸之三日。重陽屆矣。其里中諸友招爲登高之宴。璇平歸後。心志方鬱。伊寡歎翼。可藉以陶寫。因欣然諾之。璇平所居之鄉出郊二三里。有山名隱巖。山巔僧寺踞之。環寺遍植叢菊。值秋深。離披放。豔花徑。絕塵游人。

例於重陽日就寺中爲登高之會是日璇平與其諸友遂置酒寺中以娛佳日璇平在席上慨論時事意態甚壯醉後憑高四矚見巖花臨風作冷豔丹楓爛然雜植於坡崖之間似呈春色山徑中游人接踵上下望之蠕蠕然狀如蛭度而是時寺中游人麁集男女老幼咸備而少年之女子束裝尤曼妙有致璇平扶醉其間狀頗自得彼對此故鄉景物覺大有承平之象以是遂感及往歲重陽與同

幕者宴於某山之上彼此均賦詩寄感爾時觥籌交錯吟聲動巖壑余酒後油然動思親之感望雲而吁念老母殫心并白長日思其中萌其棲遲之意今拂袖歸來雖人事已非然日侍親側亦正復可樂也矧此際故山登陟游侶清狂較之疇昔情景已覺遠勝璇平涉想至是則絮絮語其諸友有友曰王子仁者慨然謂璇平曰如君所言誠大敦於孝思

然男兒當有事於四方。若徒謂以親老而局守其故廬。則爲計亦滋非得也。以君才識既卓然遠出於庸衆。後此事業正未可量。吾甚願君之所以謂孝親者更進而求其遠大。君亦知君之所以依戀老母者。非曰苟遠客將無人任事。親之責乎。余竊爲君計。宜謀速娶。則君作客既無感於弗便。而母亦晨夕奉侍有人矣。須知男女婚姻之事。實爲人生之常例。人初不能外此。以終身者。今世邪佞之徒。狂詞初不能外此。

惑衆倡言。獨身主義。教男女終身不事嫁娶。以爲可以無家庭之爲累。不知此皆禽獸之道。去人情於萬里者也。試思人苟無家庭。無夫婦。則尙復成何世界。爲此說者。正無異江潮流。匱市僞藥。於人謂可療疾者耳。璇平聆至此。不待其詞畢。遽抗辨曰。余至今未娶。實以可偶者難。初非效彼自命新人物者。守獨身主義。君力斥獨身之非理。得毋有疑我之意乎。子仁曰。不爾。吾殊不敢有絲毫之疑君。

余亦知君之不易。逮得佳耦耳。然此後余當力爲君地。俾我友不致久爲行脚頭陀。則余願也。是時子仁亦已被酒。故出語滋多風趣。璇平聞之爲之莞爾。當二人談言微中時。忽然有女子粲笑聲出於寺門。璇平回首窺之。聞有女子粲笑聲出於寺門。璇平回首窺之。則遊衆中有妙齡女子數人。且言且笑。自寺門出就中一女郎。忽振其鶯聲曰。子仁先生。君亦登高在此耶。是時子仁亦已見此女郎。則報之曰。秀貞女士。君乃以今日至耶。前日。

來書謂今歲重陽以事牽不果來。吾儕方深悵悵。今乃覩至。真喜出望外矣。言未已。忽又有一女郎曰。秀貞今日午後始至。時我儕午膳畢。多時矣。彼謂明日侵曉。卽須離此。妹意既已抵吾許。必不能允其遽去。哥謂然耶。言者蓋卽子仁之妹。與秀貞爲同學契友也。子仁聞其妹言。則曰。妹言然也。秀貞女士每歲重陽必來。與登高之會。未嘗間斷。且留必十餘日。今若匆匆別去。則吾儕中心必甚。省。

耳。言。至。此。復。曰。今。且。勿。論。吾。儕。尙。須。他。遊。姑。  
俟。遊。罷。歸。後。再。與。秀。貞。女。士。開。一。談。判。必。令。  
彼。自。寢。其。議。而。後。止。茲。請。暫。別。甚。願。君。等。遊。  
山。得。佳。况。也。言。次。遂。返。身。語。璇。平。曰。吾。儕。行。  
矣。而。秀。貞。等。亦。卽。分。途。而。去。吾。筆。今。茲。不。能。  
兼。顧。秀。貞。等。行。後。作。何。狀。惟。有。略。而。不。記。且。  
述。璇。平。一。見。秀。貞。覺。其。端。麗。之。態。爲。目。所。未。  
見。因。含。意。於。心。就。其。外。表。而。默。揣。其。才。質。之。

如。何。子。仁。且。行。且。涉。略。光。景。時。時。顧。語。璇。平。  
曰。某。花。有。妙。態。某。石。呈。異。狀。沿。途。指。點。娓。娓。  
不。窮。璇。平。雖。唯。唯。應。之。顧。心。坎。中。已。深。印。一。  
秀。貞。之。小。影。息。息。爲。無。形。之。展。玩。此。實。爲。  
平。生。平。心。理。上。未。有。之。現。象。也。已。抵。一。幽。徑。璇。  
平。之。左。右。野。卉。礙。步。子。仁。爲。前。導。璇。平。與。他。  
友。則。隨。從。於。後。緩。緩。而。進。以。探。幽。勝。是。時。璇。  
平。忽。駐。足。嘆。曰。是。山。風。景。幽。絕。而。此。徑。尤。饒。  
寂。寞。大。足。供。余。舒。嘯。也。璇。平。語。時。爲。聲。甚。抗。

山壁間隱隱起回聲。子仁笑曰：璇平誠雅人。心醉空山而山林亦許汝矣。更進則當路一澗橫焉。清泉潺湲作聲。幽細子仁曰：小澗當前不可復進矣。遂折回行至徑口。則秀貞等亦盈盈而至。璇平此時醉意已失。則更細察也。秀貞曰：吾儕既已至此。姑一探其究竟。彼在山泉水亦大足。使人臨流興賞耳。子仁曰：然則余須先行。君等遊罷宜速歸就晚餐。言秀貞之舉止。秀貞與子仁見後。子仁曰：君等亦賞茲徑之幽耶。子仁之妹曰：吾儕來此係信步所至。初非預指有定所也。秀貞亦曰：吾儕環山遊陟。覺所適皆有佳景。而此徑遠望君所詭之女友。非卽君妹之友耶。是人端淑。

已知其幽故遂來此初不知君等亦在是也。子仁領首曰：吾儕今將離山。此徑前臨一澗水深不可復進。徑雖幽邃實則進亦無佳處也。秀貞曰：吾儕既已至此。姑一探其究竟。彼在山泉水亦大足。使人臨流興賞耳。子仁曰：然則余須先行。君等遊罷宜速歸就晚餐。言秀貞之舉止。秀貞與子仁見後。子仁曰：君等亦賞茲徑之幽耶。子仁之妹曰：吾儕來此係信步所至。初非預指有定所也。秀貞亦曰：吾儕環山遊陟。覺所適皆有佳景。而此徑遠望君所詭之女友。非卽君妹之友耶。是人端淑。

有。度。非。凡。娃。也。子。仁。曰。然。此。女。姓。徐。名。秀。貞。  
爲。余。妹。之。同。學。友。才。德。俊。美。吾。妹。事。之。蓋。友。  
而。兼。師。者。在。三。年。前。余。妹。罷。讀。後。兩。地。相。睽。  
遂。疎。見。面。顧。必。於。重。陽。節。秀。貞。恆。來。與。余。妹。  
會。以。彼。深。愛。此。山。風。景。之。美。平。時。恆。苦。無。暇。  
作。客。來。游。惟。重。陽。節。吾。鄉。登。高。之。會。既。爲。遠。  
近。所。聞。故。彼。乃。乘。興。而。一。至。也。秀。貞。擅。文。藝。  
爲。文。奇。峭。不。類。出。女。子。手。而。爲。人。則。溫。粹。可。  
親。絕。無。驕。矜。之。氣。以。是。余。冢。老。幼。咸。樂。其。至。

璇。平。曰。然。則。此。女。既。足。相。友。何。不。爲。我。介。紹。  
之。豈。君。乃。吝。一。佳。友。不。令。與。人。爲。交。耶。子。仁。  
曰。君。言。殊。咄。咄。逼。人。然。君。明。日。苟。至。我。家。者。  
我。必。爲。君。介。紹。之。我。聞。秀。貞。今。年。二。十。三。尙。  
未。字。人。以。君。才。品。豈。特。宜。爲。良。友。以。我。度。之。  
當。更。進。而。成。佳。耦。耳。子。仁。此。言。一。出。璇。平。遽。  
木。然。不。知。爲。答。而。心。坎。中。突。起。一。種。不。可。名。  
狀。之。幻。象。卽。自。問。亦。不。知。其。究。竟。大。凡。人。生。  
希。望。之。心。事。臧。隱。於。中。一。旦。爲。人。於。無。意。中。

道破之則直類發其秘置之寶藏莫之所措。此時璇平之心與此正復無異耳已而夕陽銜山欲落如鋪紅毯璇平等離山亦漸遠矣。

璇平既歸則繆舉其遊山之事一一告諸老母而於山中勝景尤曲狀若繪無一花一草之遺所以娛其親也未幾忽有人賈書至閱之則子仁所致者其詞曰「遊山歸後腰脚不可拘攀耳意既定則以子仁來書中意白」

務於今夕飯於余家以便與此良友一見以兄才調不可不令秀貞知之也子仁謹白」璇平閱畢默念秀貞爲王氏之客無相見之必要且彼乃女子貿然往見實爲多事已又轉念子仁既殷殷相招而秀貞者又爲余所願見之人今世競倡社交公開男女無別余雖不敢隨附若輩然舊時頑固之見解亦正之則子仁所致者其詞曰「遊山歸後腰脚不可拘攀耳意既定則以子仁來書中意白」其老母特不言秀貞爲女子但謂王氏今夕

宴。遠客邀爲陪座而已。既至王氏。子仁卽爲之介紹。與秀貞相見。且及其妹麗瑩。在理璇平。既與子仁居同里。又爲好友。則其妹宜夙相識。顧璇平早歲卽游學於外。而數年來。又遠客參戎。以是竟無相見之機。故未覲面耳。已而席啓。明燈燦然。光被一室。席上爲子仁兄妹及璇平。秀貞四人。酌酒盈卮。笑談雜作。璇平詞采最優。縱談不已。而秀貞雖慎默。然有時亦出妙吐。子仁兄妹但從旁拊掌而已。

璇平旋言及當日佐幕之情狀。謂一日嘗於醉後草飛電十餘通。稿皆數千言。今茲家居。有類老驥伏櫪。回溯往時。滋足生感矣。子仁曰。此事余嘗見某報載及之。咸佩君下筆之神速。此殆君之同幕者習知此事。故著爲筆。記以揭載耳。璇平笑曰。然此同幕張某爲之。者。顧文中語多溢美。余至今尚汗愧也。秀貞聞之。心中暗傾璇平之才。則曰。璇平先生直神仙中人。故有此才。敏下視我儕。無異螻蟻。

矣。璇平謙曰：秀貞女士勿如是獎美令鄙人慚怍。至於無地也。於是子仁兄妹咸曰：汝二人均不必謙。撝若我二人者，斯誠蠢物耳。璇平聞之，正翕唇欲語，而秀貞已先言曰：汝兄妹誠趣人令人弗謙而自謙，乃爾何其言之矛盾耶？言已，合座皆笑。子仁復起而致酒。是夕席上，璇平能飲。子仁及麗瑩、秀貞三人，均沾唇而已。席垂闌，子仁復留秀貞。曰：秀貞數日雖曰事忙，然爲時亦僅有限。若去後重來，則日月必甚綿久也。子仁兄妹不待璇平。

三日勿違言別。麗瑩亦曰：秀姊何堅決乃爾？妹與子哥既如是苦留，且璇平先生又爲新識，曷再逗留數日乎？秀貞取辭曰：君等所言，聞之深感於心。特妹之來，此實出偷暇萬難多歷時日也。璇平聞秀貞言，知其去志甚堅，引杯語之曰：秀貞女士幸恕冒昧，鄙人今有一言乞垂聆之。余謂女士旣已來此，則多留。

語畢卽曰斯言誠然秀姊若再不遵者則我儕必不復有詞此責卽卸諸璇平之肩上矣秀貞曰君等璧意妹亦何嘗不知興感須知妹所謂事忙者實非推託之詞匆匆告行蓋

亦出於不得已耳於是諸人均無言已而飯罷窗外月色已滿庭涼乃如水璇平遂興辭且謂秀貞曰女士明日以何時登程鄙人當與子仁走送舟次秀貞曰此烏敢當大率明日破曉卽須就道先生可勿相送蕭晨正可此男子已又反身凝視此曉耕人跡發爲

得美睡也言已粲然時秀貞亭立於庭階之上月光被之霧鬟風鬟益增其麗璇平旣別途中逐月而行眼底似有無數秀貞之小影盈盈映現於月光中也

＊＊＊＊＊  
曉窗初闢小樓中有女對鏡作曉粧牙梳輕撥鬟髮如雲一男子倚窗坐對狀甚自得有時望樓下牆畔叢菊則秀色初呈含露作態此男子已又反身凝視此曉耕人跡發爲

意。之。色。意。蓋。見。花。貌。不。如。人。面。而。樂。也。已。而。  
此。男。子。曰。今。日。遊。山。宜。以。午。前。往。俾。可。飯。於。  
山。寺。不。爾。者。則。寺。中。節。宴。我。儕。不。及。躬。與。矣。  
汝。謂。然。女。子。曰。然。余。意。亦。作。如。是。想。特。儕。  
殊。忘。於。行。動。苟。汝。非。力。邀。者。儕。或。不。往。耳。此

警。益。勝。往。日。乃。曰。怠。於。行。動。耶。秀。貞。微。笑。不。  
語。此。笑。自。鏡。中。浮。映。而。出。卽。自。顧。亦。甚。賞。其。  
曼。妙。也。當。二。人。正。談。笑。時。忽。聞。樓。下。有。老。人。  
咳。嗽。聲。斷。續。不。止。璇。平。辨。爲。老。母。已。晨。興。矣。  
忽。憶。去。歲。重。陽。凌。晨。摘。菊。花。供。母。寢。中。依。戀。  
之。狀。歷。歷。可。憶。今。有。婦。矣。覺。母。子。之。情。不。已。  
若。昔。日。之。親。切。似。其。間。隔。以。一。幕。爲。之。障。矣。  
嗟。乎。人。當。未。婚。之。前。恆。思。息。息。不。離。其。親。其。  
依。戀。之。情。雖。膠。漆。亦。不。逾。其。固。及。至。娶。婦。成。

家。卽易其前狀。雖心愛其親。然亦不復能如。前。此。之。孺。慕。猶。之。磁。石。之。上。覆。以。薄。紙。雖。投。之。以。鐵。屑。其。吸。力。必。大。減。矣。世。人。侈。言。孝。親。不。知。人。子。縱。能。盡。其。孝。思。實。則。一。至。成。婚。以。後。親。年。已。臻。頽。暮。且。已。又。一。改。其。婚。前。依。戀。

愁。慮。余。念。我。儕。今。日。挾。興。游。山。體。骨。壯。健。益。嘆。我。母。之。衰。老。無。用。而。我。儕。不。能。稍。分。其。精。力。以。助。老。母。然。則。人。生。有。子。亦。胡。裨。耶。言。已。喟。然。秀。貞。聞。言。亦。興。慨。於。心。迨。晨。餐。畢。後。璇。平。與。秀。貞。遂。首。游。山。之。程。已。抵。隱。巖。則。游。人。已。盛。集。爲。狀。較。之。去。歲。益。形。其。盛。璇。平。見。山。中。風。物。如。故。秋。色。滿。蓄。於。楓。林。叢。菊。間。如。展。舊。時。之。畫。卷。璇。平。竊。念。去。歲。今。日。與。秀。貞。山。中。相。值。直。一。陌。路。之。人。而。此。日。重。來。彼。此。已。秀。貞。曰。老。母。晨。起。恆。咳。此。衰。徵。也。思。之。誠。足。可。哀。也。璇。平。正。涉。想。之。際。聞。其。老。母。咳。聲。尙。續。續。而。起。遂。疾。趨。樓。下。視。其。親。未。幾。登。樓。語。

成夫婦攜手登山爲樂。正無藝也。已而抵一平坡之上。二人遂坐而稍憩。野花疎列四圍。受風而顫。璇平乃就秀貞。歷歷追述去年游山事。若甚有味。已乃復曰。余惟以所如不偶。且戀老母。故去歲長揖歸來。幸與汝值不爾者。則爾我亦斷難相見耳。秀貞曰。今日之遊。

四方君此後宜更外出謀。聞達須知處。今世而欲尚氣節。依人而欲擇賢。不肖則畢生將永。永無得志之秋。君自去歲歸鄉。及今已一載。以家無恆產之人。而久守田廬。爲勢亦正難。恃行矣。夫子斯世方尚勢利。苟男兒一旦得志。彼紛紛者咸願屈身爲門下之狗矣。璇平聞之。仰首有頃。曰。卿言誠然。今老母既得足。爲我儕成婚之紀念。然儂意君恆謂昔以親老無人侍奉。故不忍遠離。此孝思也。顧今者已娶婦矣。子職之代儂可任之。男兒當志。

陟毋負此佳日也於是二人遂辭山坡而升  
既抵寺門見游衆紛紛出入璇平於無形中  
彷彿見一美人倩影湧現於游衆之內則是  
地卽去年重陽與秀貞相見之始也

◎明故宮

曉嵐

故宮寥落甚極目不勝悲碧血留殘碣  
黃磚臘廢基石梁空走馬玉陛尙蟠螭  
墟里孤烟直誰家正晚炊

一神亦十方觀則經言者倪子喬先生嘗言凡人多能  
一道似間方言則經濟以學習方言必廣交際必各處  
可以虧效能能習其音韻與土著能各處  
覘空土空至數萬金亦半弗余遨遊無各處  
人之數語言之經亦濟狀之蓋也卽先游南異各處  
一厂况蓋逮著也語生北數處以歷于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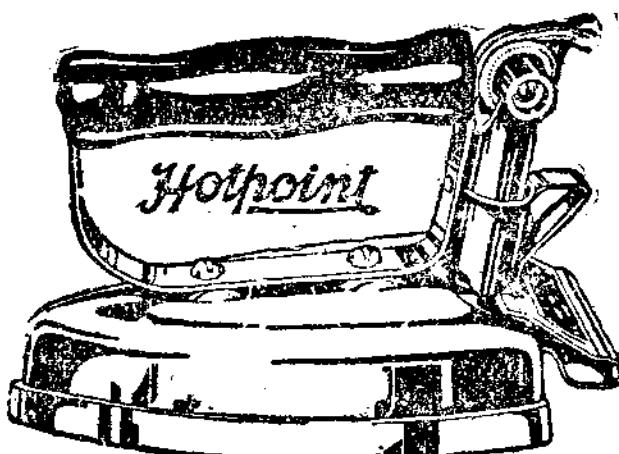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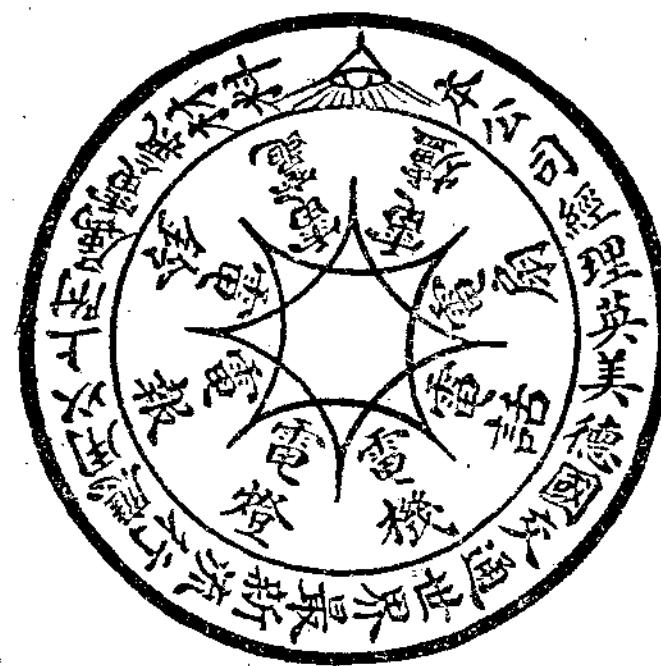
上海  
華中大

號三二念百四東樓昇日路馬大英

號念百一千五話電  
廉價速逕工氣電項各裝包

各國老牌燈泡

電氣熨斗



啓夫月陳理經

比衆特別克已

非常快便

# 人美流風

吳宮美人風流祕史

漢宮美人風流祕史

宮禁祕本絕世佳人

人手一卷快活萬分

■ 美人風流・不小佳話・一經道來・儘足

賞心・本局近得宮禁祕本・不下數十種

• 先後刊行・以公同好・原原本本・揭  
露真相・別開生面・另有趣情・意到處  
心神俱醉・情深處・真個魂銷・聞所未

聞・見所未見・各界諸君・盍速購閱・

漢代美人風流祕史

唐宮美人風流祕史

封面印國第一精中封

冊全價一元售七  
外埠加一  
票代  
足通洋郵費函折實洋四  
用

書新版出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 □天上的重陽

張冥飛

我。有一。個。許。久。不。相。見。的。杭。州。朋。友。一。晌。在。  
蘇。州。做。事。忽。然。來。了。一。封。信。

(前略)我和你多時不見我還記得那  
年在杭州分手的前一天恰是重陽節大  
清早起跑上葛嶺初陽臺去看太陽出海。  
又跑上北高峯在韜光庵裏下了一天的

七年了。我每每聽見秋聲，就想起那回登高的樂趣。心裏怪癢癢的，幾次想抽空約你照樣再登一回。高總因爲事情太忙，將近到重陽節，偏又忘了。今年湊巧擔任的

事情鬆泛，身體自由得狠。後天是重陽節，就有七年前在韜光過夜的境界找我來了。我一定要拉你同到西湖上一游。明天我準午車到上海，晚車同去杭州。（後略）

重陽那句詩應了景兒呢。

我看了一遍，當時回他一快信，說一定遵約。

淅瀝瀝的催着雨點打上窗來從清早直到下午。起先我還說幾句太平話道是古人說過的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這種天氣一會兒就要晴的後來看看已是蘇州午刻。

忽然聽得門鈴按得一片亂響我便叫人去開門卻沒有人答應我氣起來走下樓去開門一看時原來是蘇州來的朋友到了我當滬杭鐵路的杭州晚班車已經是開了我想今天晚上朋友就是來了也沒有辦法又悶了一時一肚皮的悶氣忍不住了隨口說了一句道你爲甚麼這時候才來他道早得狠啊我

焦燥更覺得狂風暴雨非常可厭便開了一瓶酒一面吃一面看書慢慢的居然把一瓶酒吃完了醉得有些前仰後合不知不覺的一會兒就伏在書桌上睡着了。

忽然聽得門鈴按得一片亂響我便叫人去開門卻沒有人答應我氣起來走下樓去開門一看時原來是蘇州來的朋友到了我當滬杭鐵路的杭州晚班車已經是開了我想今天晚上朋友就是來了也沒有辦法又悶了一時一肚皮的悶氣忍不住了隨口說了一句道你爲甚麼這時候才來他道早得狠啊我

道。我可是等得不耐煩了。他道。那祇怨得你自己太沒有涵養。我聽得這話。頓時火冒起來。正待罵他轉念一想。勉強按捺住性子道。好哇。多久不見面。今日見面。你就給釘子。我碰。嗎。他笑道。不是你先給釘子。我碰的嗎。我一時沒話可說。只得也笑道。總算是我們見面。就開顏笑的。老脾氣沒有改啊。他道。我們的脾氣若是改了。就算反常。就是末日到了啊。我道。閒話少說。你這時候才來。今天那裏。

還有辦法呢。他道。我來得正是時候。恰好去登高哩。我道。落雨怎麼好去。他大笑起來。指着天上說道。你看。那是甚麼。你這個人可真糊塗了。這們好的月亮。我們月夜登高。才是千古第一回的創作。比新文化家販賣洋貨。硬冒充發明。大家想要一人專利的正確得一時沒話可說。只得也笑道。總算是我們見面。就開顏笑的。老脾氣沒有改啊。他道。我們多呢。我隨着他。手指一看。果然碧澄澄的天。空有半個月亮。在那裏放光。這一來可真把我攬糊塗了。我仔細一想。剛才開門。分明記。

得。有。幾。點。雨。落。到。脖。頸。上。如。何。站。在。這。裏。說。  
了。幾。句。話。天。就。晴。了。這。真。奇。怪。想。不。出。一。個。  
道。理。來。祇。得。說。道。今。天。是。初。九。了。嗎。他。笑。道。  
論。時。辰。也。差。不。多。是。初。九。了。你。家。裏。沒。有。時。  
憲。書。麼。我。道。甚。麼。時。憲。：：：：：：：：：：：：：：：：：：  
有的。他。笑。道。難。道。今。天。初。八。是。月。亮。上。弦。的。  
提。了。當。的。就。說。是。初。八。夜。裏。也。罷。了。繞。這。們。  
一。個。大。灣。子。幹。甚。麼。他。道。這。話。狠。對。我。們。不。

用。繞。灣。子。一。徑。去。登。高。賞。月。罷。我。二。人。就。向。  
前。走。去。只。見。一。條。平。坦。的。大。路。浸。在。月。光。中。  
好。像。一。匹。極。寬。極。長。的。白。布。兩。邊。兩。片。大。樹。  
林。枝。葉。橫。斜。篩。下。許。多。白。點。子。一。般。的。月。光。  
在。地。下。樹。林。很。密。望。不。透。底。祇。覺。得。烟。霧。迷。  
迷。的。極。清。冷。的。空。氣。中。時。時。送。來。許。多。花。香。  
帶。着。一。點。甜。味。像。是。桂。花。又。帶。一。點。酸。味。像。  
是。梅。花。我。心。裏。歡。喜。起。來。兩。隻。脚。擂。鼓。也。似。  
的。向。前。奔。去。覺。得。落。脚。的。方。先。鬆。後。軟。像。

是從沙上走到爛泥上低頭看時空蕩蕩的  
黑幽幽的看不出甚麼來抬頭一看半邊月  
亮仍舊在那碧澄澄的天空四圍一望才知  
道自己是裹在烟霧當中不着邊際大概是  
騰到雲端裏來了再找我那朋友時簡直是

一。個。結。果。橫。豎。是。登。到。這。裏。來。了。只。有。一。  
登。過。去。之。一。法。我。就。登。將。起。來。覺。得。虛。飄。飄。  
的。只。望。上。昇。忽。然。一。陣。狂。風。把。我。吹。得。像。斷。  
線。風。箏。一。樣。賽。過。無。錫。人。說。話。團。團。轉。團。團。  
轉。

查。無。下。落。我。想。今。兒。登。高。登。到。半。空。中。來。又。  
是。千。古。第。一。回。的。創。作。但。是。我。上。不。沾。天。下。  
不。沾。地。四。面。八。方。任。甚。麼。也。沾。不。着。難。道。懸。  
空。兩。隻。腳。的。儘。管。站。在。這。裏。嗎。不。問。他。怎。樣。  
的。走。過。去。一。看。原。來。每。人。都。有。兩。個。影。子。映。

在。地。上。我。很。以。爲。奇。低。頭。看。自。己。時。左。右。也。  
有。兩。個。黑。影。子。便。朝。左。邊。一。看。有。一。個。太。陽。  
在。那。裏。放。出。強。烈。的。七。色。光。來。射。我。的。眼。睛。  
又。朝。右。邊。一。看。也。有。一。個。太。陽。在。那。裏。放。出。  
強。烈。的。七。色。光。來。射。我。的。眼。睛。我。真。不。懂。起。

看。你。不。出。倒。是。一。個。咬。文。嚼。字。的。專。家。你。要。  
知。道。我。們。這。裏。的。重。陽。是。很。有。歷。史。的。怪。不。  
得。你。不。知。道。我。們。這。太。陽。本。來。是。兩。個。半。另。  
疊。起。來。的。因。爲。走。到。軌。道。外。去。了。不。知。道。怎。  
樣。就。分。開。成。了。兩。個。半。另。他。們。倆。各。走。各。的。  
來。便。問。那。晾。東。西。的。人。道。這。兩。個。太。陽。是。甚。  
麼。道。理。那人。道。這。就。是。重。陽。的。道。理。我。道。這。  
兩。個。太。陽。東。邊。一。個。西。邊。一。個。只。可。以。算。得。  
是。對。陽。除。非。疊。起。來。才。算。得。重。陽。哩。那人。道。我

們這裏是宗動天是九天最高的一重。以下八重天都是我們這個天主動着他們動呢。我道我從前在書本子上看見過這麼一說。可是最高的一重天只有氣沒有人的那人。道你真不通有氣就能夠有人除非沒氣才沒有。人。啊。我道天本是空的。有氣的地方固然可以有生物。但是空氣以外是真空。空氣的高度是推算得出來的。真空便沒有邊際。才真是高不可攀。這裏既然有人。當然是在。

空氣以內如何算得最高。那人道你這話更不通。你說空氣可以推算。可是推算得准不准。應該從實驗來斷定你們的實驗只限於空氣以內。所以空氣以外就只好是假定。一個真空的名詞說得非常危險。使得有志實驗的人也不敢走出空氣一步。那真可笑。得很呢。便依着你們的說法。天上有這真空。一定沒有甚麼東西嗎。我聽了沒有話去駁他。

便搭趣着說道。你們晾的是甚麼那人道。我們在這裏晾糕我道。一定是重陽糕了那人道。是不是這就叫做糟糕我忍不住笑起來。道糟糕用得着這們多嗎那人道。只有嫌少不會怕多的我這個糟糕的作坊成日成夜的趕着做每天要用恆河沙數的酒糟我們這個宗動天裏同樣的糟糕作坊另有三千零八個專銷到三千個大千世界和下面的八重天。有時還不夠分配呢我道難道三

九千大千世界和那八重天都歡喜糟糕嗎那人道卻也未必歡喜只是他們都在被動的地位經不得我們這主動的天有這種大政策我道無非是要別人糟糕罷了有甚麼大政策那人道你如何輕視我們這個糟糕政策你要知道我這天上既然有了這種名不副實的重陽叫別人看見了不是大笑話嗎所以實行起糟糕政策直糟得一班人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便議論不到我這天上的

非了。我道很有道理。可是你們自己也糟糕。不糟呢。那人正色道。我們向來是有諸己而

後求諸人的。自己先糟糕起來便不怕一班。

人不跟着糟糕了。所以我這作坊是專供我。這天上公用的。我大笑道。原來你也是書霧。騰騰的待我套幾句孟子來恭維你。我以為你們以其不糟糕使人糟糕誰知你們以其糟糕使人糟糕說罷我又跳起腳來大笑不止。忽然腳踏了空一個筋斗翻將下來嚇得

我啊呀一聲睜眼看時我依然靠在書桌上。窗上曬滿着太陽已經是初九午前九點鐘了。

我收拾一會剛要出去我那朋友倒真個來了。他見了我連忙道歉說昨兒雨大了所以失約。我笑道我昨夜已經登過高了可惜你半路上跑的不知去向不曾登上天去。他道這話怎講我便把夢中情形對他述了一遍。他笑道原來你把個重陽節從夢裏預支過

了。我而今還得邀你去杭州玩他一天重陽節明兒游一天罷。我道我自然遵命只是今天這個重陽節究竟不應該錯過待我叫人預備一碗常州酒釀冲雞蛋擋上些山楂糕給你糟一下子他道好可是好只是我不大喜歡吃甜的你自己糟罷我道我是專誠奉敬我已經吃過早點心了他道你這才是自己不糟糕使我糟糕啊。

昔有某買妾蘇州妾面貌固佳惜其足爲天然殊不雅觀妾以能詩名甲欲戲之卽以弓鞋命題妾卽詠曰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甲有慚色自是不復以妾之天足而輕視也。

楓江

◎英國之迷信

師竹

西人以我國祀蛇龜拜木偶爲愚而不知西國之迷信亦有甚于我國者茲擇英國迷信之最足發噱者六條錄之於左

- (一) 犬以爪抓爲死亡之預兆。
- (二) 蟑蟀能降百祥傷之者不利。
- (三) 貓噓則新嫁娘將有吉事。
- (四) 鴉鳴之聲數奇者天陰之兆偶者天晴之兆。
- (五) 他家豢養之蜂來集住宅者將有不吉事。
- (六) 燕巢入屋有吉祥事捕而殺之有災殃。

## □九九緣

鄭逸梅

益陽湯紀龍初字吉雲以九月九日生及長讀吳祭酒詩集見有許九日者因自改號九日爲人重氣誼喜交游豪於飲自負才氣不可一世於是湯九日之狂名盛傳湖湘間好

日鼓盪而來湯九日遂負笈東渡先是與一中表妹訂姻年十六已成禮未二年卽賦悼亡又未有出母急欲爲續膠九日堅不允謂此後婚姻事當自主之己當在外物色母無須汲汲也又言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母急以手掩其口曰後勿妄語悉賈禍九日則笑曰

諾。

既而九日在東京病初以割痔居醫院旋感內症淹滯半年彼中看護李用婦女九日所遇者爲一年十八之女郎貌美而性柔順侍九日病體貼入情無微不至其姓名爲松本見華九日曰我爲爾易名劍花可乎女謝曰甚善後九日恆呼之曰劍花劍花極敏穎暇卽請九日授以中華文學九日以養病無他消遣亦願之旣令識華字並授以詩歌使作

華語誦之常日如是以爲樂彼國本與我同文劍花少曾習之故所進頗有一日千里之勢九日旣出院仍到校時適在早稻田大學未畢業也顧偶有小不適卽遷入醫院與劍花相聚以爲快蓋至是而九日欲娶劍花之意已有不可遏者劍花亦深表同意訂約在畢業後屈指美滿之期將屆矣日本雖用西歷然舊歷亦未盡廢除松本劍花嘗問湯九日曰君何以名九日蓋其時湯

并去紀龍二字原名字以九日名亦九日也。湯曰我以九月九日生是日我國謂之重陽。以九數屬陽故若簡稱之則但曰九日於是劍花則笑曰事有甚奇我亦以陰歷之九月九日生惟小君二年而爲日則同甯非異事。異遇九日聞之深喜曰毛詩有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我爲改一語曰穀則同日死則同穴何如劍花面微頰曰甚善此第一次順機提出婚姻之議而兩情固已融洽矣劍花固

甚慧者聞九日改毛詩乃曰我亦擬一改語曰穀則異國死則同穴何如九日連聲稱妙謂爾之善悟益令人傾倒矣。

湯九日將畢業之前三月忽得飛電促歸國。以母病急也於是匆匆束裝仍往別劍花欲爲珍重之數語而劍花適於隔日奉調至他醫院九日猶未得息耗也悵悵而去至家則母已沒妹已於前年適人幸在鄰里一切事皆妹及其婿所屏擋者妥帖周至九日深感

謝之妹勸兄急宜議婚以主持家務蓋湘俗亦有借喪百日草草完姻之例如吳門之百日紅者也九日以實告妹謂兄不宜娶日婦貽里黨羞九日曰妹未出國門一步宜其拘也現在萬國交通訂婚而得異國人則生下子女必非常敏慧此經緯度之關係即在本國聯姻亦以江南北海天各一方者爲得說至此九日忽住口以妹嫁鄰里恐觸怒之也妹曰此學理上說話妹亦嘗聞之但妹聞日

本風俗不我國若故欲阻兄耳九日則盛譽松本劍花如何婉淑如何靈敏且有同日誕生之符瑞非偶然也妹知不可奪亦不再阻止之符瑞非偶然也妹知不可奪亦不再阻止九日居家月餘營葬事畢悉以家事付妹及妹婿仍束裝渡海妹旣受託笑謂兄曰使如兄言妹亦嫁至天涯海角則安得爲哥守家乎九日曰此天之以吾妹助我使我釋內顧之憂者敢不銘諸五中湯氏本宦族父以諸生教授里中方九日之

生也。父年已五十。鄰里咸來賀。以爲晚年獲此。天上石麟異日必貴。蓋以登高佳節降生。他年高貴何疑。此乃世俗浮泛之諛詞。本不足憑。乃其父以望子切今適當知命之年。得此英物。又生於重九良辰。亦頗自喜。後請瞽者推命。則謂官星透露。有權有柄。黃堂太守之兆也。其父更喜。惟瞽者又云。此兒他日定親不可。造次最好。亦得是年九月九日生者。則不獨能貴。而又能富。可保內助。盡力其格。

謂之雙龍入海。作雨興雲。可創一番大事業。也。其父篤信之。並託瞽者。物色佳偶。久之。不可得。九日七歲。父亡母年少。於父爲再繼娶。故也。九日於四五歲時。卽習聞父言。須求得九月九日所生之女。以爲配。母略閑通。不甚信。瞽者言所訂中表妹。乃是年九月十九日生者。其父在日。母卽欲定之。父謂遲生十日。雖亦有一九字。尙欠合格。姑待數年。若無所遇。則定之耳。及湯父死。母乃爲九日定姻顧。

九日既習聞父言雖不甚在意而自斷絃後忽得松本劍花亦重九生者雖不同歲固已悅之則少時先入之語未嘗不有幾分懸係於心者况情愛爲之撮合而又有借名之符瑞耶。

九日既重來入校再訪松本劍花蓋已由校友郵歸劍花致九日告被調之書而劍花再有書寄九日也既相見於別一醫院九日乃以往返勞頓借名養疾留院三日與劍花議

結婚事劍花則謂君須俟母喪服闋此貴國之制也九日謂在東無妨劍花又謂貴國人在東者誰不知君方丁內艱不顧惜名譽異日何以立身且君才高氣傲不肯下人恆不免有開罪於人之處若以喪中娶妻爲人所持則君名節敗矣不可不慎重我終當待君不負君也九日聞劍花言言有理心不能無動遂尤少待意在一年後行之既而畢業矣有薦之歸國任事者意猶不願離東以告劍

花劍花力勸歸國謂自己前程要緊良機不可坐失我身已屬君待君來接也九日於是快快別劍花而歸

其時留東學生價值高貴九日既歸國卽有人紛紛來議婚悉堅卻之方歸三月每十日必有郵書一函寄東而劍花亦無不答往來如織甚稠密也旣而有往無來斷音耗者一月大疑之更作書記親密之友人到某醫院去問答書云已出院一月餘間何之則曰自

告退不得其詳尤疑之方思再渡重瀛親往探訪忽得一書則疾急告別之詞大略謂我以得心痛病院中不能治不得已歸訪他醫亦竟未遇良者今已奄奄待死初之不與君書者猶欲秘之不欲使君知也今不敢再諱君以命在旦夕故書到左右我魂當與之同來也願君珍重千萬自愛無以劍花爲念此後但望於重九節折菊一枝酌水一杯以招劍花之魂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嗚呼穀則異

國死則同穴。誦此語益令我痛心。欲死耳。九

而已。

日得書大哭。欲東渡一視而病不能興。或勸之。曰。此書真僞不可辨。彼力勸君歸而延緩。結婚之期。其中難保不有琵琶別調之意。君乃爲之哭泣致病何耶。九日大怒。曰。爾以我劍花爲何如人。而輕薄之也。我劍花之魂。卽在我左右。必擊殺爾也。自是九日遂成神經。病日呼劍花。或大哭。或竊私語。後延西醫。診治雖少。定然終不能除。郤惟能少進飲食。

如是者半年。疾雖不加增。亦不見少減。終日坐臥一室。其妹深憂之。謂我父晚年生我二人。而我兄如是甯不可傷。百般醫治。迄不見效。妹與婿皆爲切己之痛。必得使之回復。原狀而後心可釋。然又半年許。九日病仍無進退。忽一日。其妹婿來。謂九日曰。特來報一喜。信於兄。九日問何事。妹婿曰。松本劍花得異人之救死而復蘇。今來我國訪君。寓湖北之。

漢口我陪兄同去見之何如九日則破涕爲笑曰原來我劍花已重生人世怪不道近日他的靈魂不在我左右也我當速去不可遲妹婿曰舟已喚矣於是二人相將出舟至長沙附輪而下妹婿謂九日曰漢皋解佩之事久贊稱於後世兄今日爲鄭交甫矣九日頗喜而自得察其狀似舉動漸入正軌神經稍覺清明矣妹婿頗異之既至漢口先投旅館休息九日急欲去訪妹婿曰且待明日兄安

居於此我獨去探問得卽來報偕兄同往因兄病未全愈不宜過勞也九日不得已諾之明日妹婿出至晚始歸曰得之矣不在租界以避囂故暫寓幽寂之處地雖幽寂其屋宇寬宏蓋一家門第也不知何以租得之晚餐畢卽與兄同去耳離此不過二里而強有力車可通至便捷也九日狂喜晚餐亦無妹婿命僕喚人力車卽兩人同去旣入門進

至。內。堂。九。日。望。見。劍。花。卽。喜。躍。欲。上。前。摟。抱。  
之。乃。劍。花。顏。色。凜。若。冰。霜。不。似。從。前。桃。花。人。  
而。無。絲。毫。笑。容。九。日。方。疑。駭。口。中。猶。曰。劍。花。  
豈。不。余。識。耶。劍。花。厲。聲。曰。止。誰。不。識。爾。湯。九。  
日。我。松。本。見。華。今。已。嫁。本。國。貴。族。公。子。隨。公。  
子。來。游。歷。支。那。與。爾。湯。九。日。瓜。葛。已。斷。爾。休。  
得。來。此。溷。我。九。日。一。團。熱。氣。如。當。頭。灌。以。冷。

水。大。駭。大。怪。乃。曰。我。與。爾。同。是。重。九。節。生。天。  
鶴。良。緣。何。乃。忍。心。忘。卻。劍。花。曰。爾。猶。未。悟。耶。  
我。豈。真。重。九。節。所。生。哉。當。日。見。爾。癡。情。曠。我。  
故。誑。爾。以。生。日。之。同。耳。今。我。已。嫁。貴。族。公。子。  
卽。使。真。個。九。月。九。日。生。亦。無。與。爾。事。矣。速。去。  
無。溷。我。公。子。將。歸。見。之。不。便。若。不。卽。去。者。我。  
將。鳴。警。拘。捕。爾。夤。夜。入。人。家。調。戲。人。家。婦。  
女。亦。知。罪。乎。劍。花。言。訖。卽。命。門。上。逐。客。出。九。  
日。乃。長。歎。一。聲。自。答。曰。我。自。無。目。不。識。人。謂。  
妹。婿。曰。走。走。走。於。是。兩。人。同。出。歸。至。旅。館。頓。  
足。謂。妹。婿。曰。我。數。年。常。在。夢。中。今。始。醒。彼。貳。

信之毒不淺矣爾休來笑我也

奴淫婢幾使我以身殉之我自無目我罪大  
矣妹婿覺其神志頗清心中暗喜因曰兄言

良是明日我等可歸矣不必久留於此多一

人知更遺笑柄也於是二人泛洞庭登岳陽  
樓暢游而返九日絕無神經錯亂之處與曩

時大異妹婿尤私喜以爲此冒險一藥竟得

霍然亦靈妙矣哉九日回復原狀一年後仍  
出任事旋議續膠妹戲詢以仍欲覓九月九

日所生之嘉耦乎九日大笑曰我已受此迷  
妹曾得劍花照片與婿謀覓一妓貌略似劍  
花者爲日本裝授以計使行之欲破九月之  
迷而醒之也顧其術竟神效亦可異矣故其  
妹婿有冒險一藥竟得霍然之私喜也

◎秋夜卽事 昌燕

夜涼如水可憐宵獨坐書齋覺寂寥自  
有秋聲聽不得隔牆細度小紅簫

◎錦心寫影

枕緣

吾年十六而始作詩。既乏師承，亦不研究。興到時，胡綴一二首。初不問音韻之諸否。  
比之唱戲外江派也。列諸新體詩人，則吾猶媿革新之未澈底焉。曾有贈友詩戲限。  
缺名記贈顧菊蝶云：愛花自有陶潛癖，化蝶時懷莊子思。我欲補圖名菊蝶，惜他二。  
不敢望矣。十年詞友莊蔚心作詩話，謂吾新婚燕爾棄詩如敝屣。吾會報以一絕，李聖解却疑。  
錢羽歸來連影嬾，有人乃責我荒詩。忒無聊賴能藏拙，敢受嫌疑說畫眉。蓋白表明云仙。

## □ 登高後的災禍

張舍我

我十二歲時還在張先生設立的私塾裏念書。九月初八的一天吃中飯時先生對我說：

「因為我是貼中膳在塾裏的」志雲明  
生道：「九月初九登高可以避災這是古人  
的傳說我們不可不從呢……」

天是重陽節我放假一天你又可去快活一  
天了。」我聽了放假二字自然心花怒開快  
活非凡不過對於重陽節的意義還不明白。  
先生的意思正不差呀我叫算命先生替你。

算。命。說。你。還。有一。陣。落。水。關。過。了。這。個。關。煞。你。便。可。安。穩。長。大。沒。有。憂。慮。了。先。生。既。說。登。高。可。以。避。災。你。不。妨。到。豫。園。點。春。堂。大。假。山。

上。去。游。玩。一。回。借。此。避。過。關。煞。不。是。好。麼。』

學。堂。放。假。已。是。快。活。到。十。二。分。了。現。在。母。親。又。叫。我。去。游。大。假。山。只。快。活。得。如。小。雀。般。的。亂。跳。嘴。裏。還。嚷。着。『我。真。開。心。明。天。要。大。游。

大。假。山。咧。』

明。天。清。早。起。來。糊。亂。吃。些。重。陽。糕。便。跟。着。

隔壁的黃家伯伯一同往豫園去他老人家。是我母親請他照護我的處處要聽他的吩咐。但我是個活潑的童子處處要發現我的天性那裏能受他老人家許多管束。我一進了點春堂旁邊的小門見了那高大的假山。（其實並不高大）和山上的許多游人頓欲飛也似的跑去他老人家一手把我拉住。說道：『你須慢慢地走規規矩矩地走路才像是個好孩子切不可亂跳亂竄闖出禍來。』

一

但是我那裏肯聽他的話呢。我們走到人叢中時，我見他眼光正注着前面，便起身而走。轉了一個灣，將他避開了。不一會，只聽他大聲呼着我的名字。我雖不能見他的容色，但聽他那焦躁的聲音，已知他心裏憂急。不知所措，我於此時卻真如鳥脫樊籠，大享自由自在的樂趣。那裏還去管他着急不着急呢？我急急跑到假山的西端，在那低小的山洞裏跑來跑去的玩着。玩了一會，纔從狹小的石階上走到一個假山峯旁的石台上舉目向四面瞭望。只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在那裏往來觀覽。那些十歲左右的孩子，更是起勁。也像我的亂跑亂竄，累得他們的父母又擔憂又焦急。因為假山上的路徑都是曲折而又高低不平的，一不留心便欲跌倒。我到此忽發奇想：「我們小孩子有閑，煞要來登高躲避。那些老壯的男女，爲甚也要登高？」

呢。難道他們也有什麼關係嗎？這個問題不是我小孩子所能解決的。我不去想他了。我又舉目瞧尋他老人家。但人多地大。我那裏能看得見他？他又怎能尋到我呢？

我跑下石台。往那假山旁池河邊的一條路。走去那條路比別條路更狹。河的一旁又沒欄杆。所以小孩子走這路原是很危險的。況且游人又多。但我仍掩在別人身後慢慢地走。去了二十幾步。忽見河的對面空地。

上有賣孩子玩物的攤子。許多孩子正圍着觀看。不覺我的眼光竟被他們吸過河去。也牢牢的注在那副擔子上。兩隻腳仍往前搬。動他們是沒有視感經的。所以一脚踏空時。身子頓往外側。等到腦府裏接到神經的報告。要想恢復身子的重心時。已來不及。便撲通一聲的跌到河裏去了。

岸上和山上的人見我墮河都大嚷。「不好。」了一個小孩跌到河裏去了。不好了！」他們

正。大。聲。呼。喊。時。有。一。個。短。服。的。男。子。立。刻。跳。  
在。河。裏。泗。水。過。來。將。我。拉。到。岸。旁。由。衆。人。將。  
我。拉。上。岸。去。這。時。我。衣。服。盡。濕。自。不。必。說。的。  
了。嘴。裏。已。喝。了。十。幾。口。河。水。那。短。服。的。使。我。  
嘔。出。了。河。水。便。問。我。的。住。址。我。一。告。訴。了。

他。說。要。送。我。回。去。他。又。見。我。正。瑟。瑟。地。寒。顫。  
便。將。我。河。水。淋。漓。的。長。衫。和。短。衫。脫。去。了。他。  
自。己。脫。下。一。件。短。衫。來。叫。我。穿。着。那。時。我。心。  
裏。的。感。激。他。正。不。知。要。到。什。麼。地。步。才。好。遊。  
假。山。的。人。聽。見。了。這。件。事。都。跑。來。觀。看。幾。十。  
個人。的。目。光。注。射。在。我。身。上。我。覺。得。慚。愧。目。  
注。着。地。不。敢。抬。起。頭。來。那。短。服。的。便。引。着。我。  
走。我。默。默。地。跟。在。他。身。後。

的女郎。女郎穿着淡荷色的縷襖綢褲，映着伊細白如玉色的臉兒，只覺伊容光煥發，令人自然起愛慕之心。我不禁忘着自己下身。

的寒冷目光，灼灼地向伊注視着。伊見我褲那短服的和女郎的母親的談話，我雖不甚注意，但也約略聽得幾句：「這孩子怎麼這樣子的不當心？」太太我說：「這孩子真頑皮。」

鞋盡濕，髮辮淋漓。（那時還在宣統二年，沒有剪髮）身上又穿着一件很寬大的藍布短衫，不禁回過臉去拿繡花絹帕兒掩着嘴，好笑。但我並不因伊的笑而生羞愧之心。只覺得伊的笑容，伊的神情，伊的美麗都深去罷……」

那老太太對他說『真可憐』三字時伊背

高尋禍了唉我的落水關』

後的女郎作滑稽語道『頑皮孩子到池河裏泡浴正快活得很呢有甚可憐』我聽了很用力的向伊一看意思似乎責伊的忍心但伊只是微笑

不一會領我出來玩的老人家也將我尋到了他竭力斥責我的違背他的命令以致遇禍回到家裏時母親又痛罵我的頑皮我道『你們說登高可以避災我今天卻是去登自樂』登高二字反視作題外之文了

我用觀察的眼光推測那些游人其中果然有祇爲着登高而來的然而借此佳節紓洩他們胸臆的確也不少你瞧那一對一對的少年男女或則緩緩閒步或則並肩談笑他們腦中所想所見的都是他們切身的事就是戀愛問題他們簡直不知道什麼叫做重陽。

那時我正立在池邊一棵大樹下呆呆的沉思我的目光凝定着向空中望着忽覺有一

亭亭倩影如驚鴻般的在我面前飄然過去我不覺神經震動急收斂目光向那驛影追去時只見一個麗服女郎的背影相去已二十碼左右我正疑惑間伊突然回臉向我一睨我心裏頓時跳動起來覺得似乎伊的是美目一含波似的美目和那未曾看得清楚的美臉曾在別處看見過的只是一時追憶不起來我很想去尾隨伊看伊究竟是誰但爲着我的人格起見我的足便停着不前了

五分鐘後我才移步往前走去走不到十步

臉見我也不禁一呆

時那女郎忽又向我這裏緩緩地閒步過來  
但伊的目光是向左面注射着所以沒有見  
我我的目光不禁呆呆地直射在伊的美如

白玉的臉上兩隻脚好似生了釘牢釘在地  
這時我的羞愧心起來了只覺兩頰頓如火  
炙一般我想避去伊的目光了伊猩紅的櫻  
脣忽翕張了二三次乃突然呼我的姓道

『你可是趙先生麼』

上再不能往前搬動我想這時旁觀的人見  
了我這副神情早已暗暗在那裏罵我溫生  
或者『極生』了但是我那裏有這許多閒  
功夫去管他們呢我正呆瞧時那女郎適回

下去了女郎道『你可還記得』——伊指着  
池河——跌落在那池河裏的一次麼——說  
時微笑我恍然道『女士就是程小姐麼』

老太太想來健康……』伊莊嚴着聲音道。

『先母不幸於五年前棄世了。』我聽了不禁嘆了一口氣。

如此我們便並肩走着一面閒談。伊告訴我伊家的僕人便是救我從池河裏起來的老太太。死後已不在伊家裏了。我很感歎。我現在沒有報酬他的機會。

程女士笑我道『小孩子時何等的頑皮不料你現在竟是……一個出人頭地的少年。

誰料得到。』

伊告訴我伊已在三年前由女子師範畢業。現同着幾個女同學辦着一所女子高等小學。即將伊的地址和學校的所在一一告訴了我。請我有功夫時到伊那裏談談。

那日我和伊談了三小時坐在亭子裏啜茗。伊年紀比我大。世故人情也比我曉得的多。我觀察伊的爲人性情溫和語聲柔而低。雖受過很好的中等教育卻一點不現露在外。

面。並且。沒有時下女學生的一派惡習。唉伊。真是個好女子。可算是我理想中的好女子。

※ ※ ※ ※ ※

兩個月內差不多我沒有一天不想去見伊。伊也沒有不在三天之間寫信給我。老實說。我們已由友誼而進於男女戀愛的境地了。伊年紀雖比我大。然而有什麼關係呢。

一天午後我和伊在一個公園內游玩。忽見我五年不見的老朋友鄖生。他見了我和伊。

後來伊對我說。鄖生伊是有些認識的。他已入了下流戒我萬勿和他往來。否則伊便欲和我絕交。這是什麼緣故呢。

三天後接到鄖生一封信。但我那裏相信他的話呢。怎能相信他的話呢。一定是鄖生妬忌我們的相愛。所以他要造謠言以圖離間。他和伊從前也一定是很要好的。後來想被

伊輕視所以絕交了。

我毅然決然的和伊訂婚了。

這溫柔而美麗的未婚妻不是因為我登高而尋得的麼但不墮河何能種十年後收穫的好果子呢。

逼問他道「請你原諒我無權宣布伊的病名很對不起」

一禮拜後伊的病發現在外面了這是我夢想不到的伊對着我很是慚愧堅握着我的手很悲慘地泣道「我是社會的罪人但社會也是我的仇人我現在懺悔已是不及了我欺騙了許多少年見了你才摯誠的愛你我正欲和伊商議結婚問題時伊忽然病倒在醫院裏了我問伊犯着什麼病時伊不肯宣布我問院中的醫生醫生只是搖頭再三下伊說不下去了

又一禮拜後伊周身毒發病勢很劇伊忽強  
自回家去服毒自尋了

後來鄧生告訴我伊是上海十姊妹黨的首  
領不知已害了多少青年了但我終不忍說  
伊是謀害那些少年的主犯

◎秋興

蔭川

數聲猿鶴噪霜林烟鎖松篁翠鬱森幾  
處寒衣促刀尺淒淒風緊起愁砧

餘高一未視耕物關中爲漢唐建都之所  
多宣統三年春咸陽縣某農民向民告  
具入時下所用者逾二副內黑外黃甚巨  
至某金店一熟悉城內情形者攜金店云係  
人則蝕其五十金云爲何物而代兌之千最  
金質僅將黃者求售據金店云係人則蝕其  
吾

●記劉武慎公事

周碎桐

曩治學於江陰陳崇牧先生先生屢言劉武慎公事甚詳至今又能記其一二武慎者劉公長佑之謚也道光間拔貢朝考未用出都南行思及同鄉某君爲直隸縣令乃往訪之既至縣令待之甚薄僅翩數金公大失望遂辭去抵保定宿於客寓不幸遇疾逆旅主人李某爲經營醫藥治愈予之資斧始得歸時湘鄉曾氏因洪楊之叛組織團練公乃投筆從戎轉戰兩粵屢有奇功官至直督旣下車親訪李某李大駭公曰吾十年前流落於此非君窮途援手早爲餓殍矣李始覺悟公欲勸之入仕李曰年老無才何敢妄爲公遂以千金爲謝

## □重陽夢

許廬父

古人說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想不到今年的重陽日。我忽然做了一個怪夢。夢中所見。完全不是我日間所想的事情。這可奇了。

說那重陽這天。我和幾個朋友同到一座高山之上。插點茱萸草。喝點菊花酒。說說笑笑。地盤桓了一天。彷彿古人登高的故事兒。直

百之數。但是我却認定那立在山峯上面的一個中年男子是河南的桓景。後面跟着了許多人男女老小。一共也有十幾口。我不覺愕然道：「咦！他們又來避災了？」我倒要上去問問他哩。恍惚之間，我這身子已經靠近了桓景。彼此打了一個招呼。好像是多年老友。久別乍逢一般。我就問他：「道桓先生，你從前聽了長房說話，曾在此日此地登高避災。因此免了大難。但如今事隔多年，難道還有什麼？」

災難不成麼？」桓景嘆了一聲，道：「閣下有所不知。從前的災難是天災。現在却是人禍。不瞞你說。我們家鄉算是天下之中。是人人必爭之地。新近奉直之戰。地方上幾乎受了大劫。僥倖事情是過去了。我那敝業師費老先生。他又來告訴我說：「不久必有兵禍。」發生我問是那一日。他搖了搖頭。太息道：「咳！現在的人心難料。現在的世事更難料。誰還能像從前那樣算得準準確確的呢？」我聽了這話。想道：

這可糟了。從前的天災還有定期定期一過便可安然回家。現在的人禍倒是沒有定期的。這正是防不勝防。避不及避。我只得打算丟下家鄉索性要搬到這山中來住了。我聽了這話心中也是驚恐。正待回言。忽聽得山巔下一片喧譁。我不覺唬了一跳。却早把桓景的話忘記了。回頭一看。但見山均外面一塊空地上許多武士在那裏習射。爲首一人我却又認識他的。原來是唐明皇哩。一恍惚答朕想現在的封疆大吏那一個不是色鬼。

間我這身子好像已在明皇身邊一般。我是沒有做過官的。這些君臣禮節却完全不懂。只照普通朋友相見的款式問道。陛下又在這裏射雁。麼明皇笑道。那年重九日在沙苑打雁。不料却中了道士徐佑卿。他意有怨恨。將箭付他弟子說。十年後將箭還我。後來遭祿山之禍。蒙塵西蜀。又得此箭。這明是那道士有先見之明。有意誚朕。嬖寵貴妃自取其咎。朕想現在的封疆大吏那一個不是色鬼。

淫蟲美色當前面子也可以不顧國事也可。以不理甚至軍民要政官吏進退統在這批女子掌握之中何況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難道就寵不得一個貴妃。庶道士無知妄教訕謗此情可恨其罪難饒聽說他常在山中變化出沒你可替我找尋一下子若還見了他時朕少不得一箭結果了他以洩心頭之恨。我未及回言又見一個差官打扮的從山下匆匆跑將上來手中捧着一大捆菊花走

得汗流氣促我一轉念間早又不見了明皇和衆武士但見那差官打扮的已經走近我的身邊我仔細一瞧原來也是相識的這人曾經在魏文帝曹丕那邊做黃門官的可惜把他的姓名忘記了他一見了我點頭含笑招呼了一聲我忙問道先生遠來不易此刻到什麼地方去呢他說是奉了曹丕之命特去送菊花與鍾太傅的我不覺笑了。笑道哦送菊花麼古書相傳却有這樁事情究竟

這菊可真能輕體延年。麼。只怕也和現在海上藥房裏出賣的什麼救生奪命起死回生的靈藥一樣的滑頭欺人罷了。那人聽了微微一笑。道先生明鑑。一點不差。現在的世界那裏還有什麼真材實貨。左右不過騙騙人罷了。別說這菊花沒有什麼力量。就是敵上主人送這菊花的意思。又何嘗有什麼真忱呢。總因從前有過這麼一回事情。現在倒成了老例。每年到了重九之日。一定要這麼敷。

衍一下罷了。我聽了還待再說。却見那人又太息了一聲。道先生是近代人物。現在的人。心自然比我要明白一點。只看這班政黨官僚。偉人。軍閥。見了面。說幾句話兒。背了人。打幾個電報。誰也不是忠忱耿耿的人。但是他們做出來的事情。可就難說了。至於講到什麼假藥真藥。那更是大大的笑話。天天說禁煙。禁烟的人原來就是販土的人。時時說濟世殺人害人的人。原來就是那班醫生先生。

也不必再責備上了。哇我聽了也就長嘆一聲。拱手兒送過那人纔待轉身只見東首菊籬下邊坐着一位岸然道貌的人却原來是陶靖節先生他獨自一人坐在地上摘了一大把菊花怔怔的瞧着大有相對忘言的神氣我就跑了過去向他打了一恭道陶先生獨坐賞菊真乃高雅得很但不知白衣送酒者還有其人否陶先生一面讓坐一面笑道足下的話過了白衣送酒者是王弘獨坐賞

菊的是陶潛他送他的酒我賞我的菊本是兩不相干難道我這賞菊獨坐是專爲獵取他的酒食麼若果如此我倒也像現在的那班大人先生一樣本領把些道學忠義的話頭來沽名釣譽也可以去運動議員組織內閣獵奪地盤擁兵稱雄了何必再爲五斗折腰沈淪東籬之下呢我聽了這話自愧淺測高賢心中萬分惶恐面上就不知不覺一陣子發燒起來陶先生好像已知我的意思便

笑了一笑道這有什麼要緊現在的人心大概都是這樣你倒也不能因為我一人如此便把世人都當作真實高雅的人那就受累不淺了我聽到這幾句益發惶愧不安看那陶先生時已經坐了下去仍舊賞他的菊花再也不來理我了我也自覺無顏趔趄的走了開來走不幾步只見迎面一人在那山子石畔負手吟哦像個搆思極苦的樣子舉目一看却是詩人潘大臨先生我忙跑上前去

向他一揖道潘先生閑情逸致不減當年但不知滿城風雨近重陽一句已得佳聯否大臨聽了朝我點了點頭仍舊踱來踱去唔唔的好像沒有理會我的樣子我正在好笑驀地山石後面又轉出一個謝無逸來我又上前招呼并把適間大臨情形告訴了他無逸拍手兒笑道好教你笑斷肚腸你當是他有什麼新作麼老實告訴你他從那一年吟了滿城風雨一句爲催租敗興之後一口

氣經了千百年不得發洩便是那一句下聯也不曉得換了幾千幾百個樣子到今兒還只得那七個字兒咧他方才咿唔唔的不消說又在那裏想這下聯了我聽了這句奇談真個笑得氣都回不過來忙說此話可真不過一句詩罷咧何必這般認真要像這樣子百歲千年的吟下去時只怕盤古到今還做不到一首七律呢無逸未及答言這一句却給大臨聽見了他就正言厲色的說道你

又胡說了天下的事情都有一定的式子斷不能隨便湊數的一事可以隨便事事皆可隨便了那麼這世界還成個什麼樣兒呢哼你不想你們這批新學家一古腦兒識不到三四個字就胡亂捏起筆來也要混充你娘的文學家了還有那班自命爲新文化大家自己沒有本領讀書顛倒說舊學無用模糊糊的偷了胡適陳獨秀一點糟粕之糟粕也要講起著作來了拿起一本外國文一

知半解的胡亂譯幾句兒加上幾個新式圈點也不曉得怎樣叫做句怎樣叫做讀有時候連感歎和發問的符號還弄不清楚他們也居然要稱起著作大家來害得那班青年學子一個個夢魂顛倒頭腦不清這等東西也要算做詩文無怪你要看得詩文兩字這般容易了無怪你要把我當個獃子看了說了這話他便氣匆匆地坐在石上儘朝着我冷笑我做夢也想不到他老先生會發起這

般大牢騷却冤冤枉枉的把我當作了發揮的器械真是打那裏說起呀那時候我真個又羞又愧又氣又恨回頭想和無逸講話不料無逸什麼時候走了去了我先受了陶先生的奚落又受了潘先生的責備覺得心中萬分的難過獨自一人不干地走了開來也無心再登什麼高游什麼山正想尋路回來忽聽得四遠裏發一聲喊老大的吃了一惊急忙舉目四望但見一頂中古式的帽子擋

在山峯之巔漸漸的大將起來。衆人瞧了奇  
怪。所以這般喧鬧哩。當下我也雜在衆人中。  
間看那帽子愈高愈大。一下子工夫大得和  
房屋一般兀自繼長增高起來。我聽人說道。  
這是從前孟嘉參軍的帽子。自那年登高遇  
風。從他頭上吹了下來。一直總在這深山之  
內。年深月久受了日月精華。成了氣候。因此  
能殼變大變小化方化圓。我一面聽人講說。  
一面目不轉睛的瞧住那帽子。不到一刻鐘。

工夫已經大得和山面相等。一時滿山光線。  
統給遮住了。黑暗中連樹木人物都辨不出。  
來這時候人聲越震譁鬧不堪。我也心慌意  
亂。急不擇路。只得看那鄧艾下陰平的樣兒。  
就勢裏向山下一滾。碌碌滾下高坡。那帽  
子已經遮住了全山。連平地上不見光明了。  
但聽得四下裏人嚎鬼哭慘聲。徧地看那帽  
子。兀的儘放盡大照。這情形只怕不到一日。  
全世界都要給他遮住哩。我這麼一想。心中

越發急了。滿身上發出一層冷汗。却也情不自禁的跟着衆人亂哭亂喊。就在這哭喊當中。幕的醒了。轉來這纔曉得是南柯一夢。我那心坎兒裏兀自弼弼地跳個不住。正在迷離惝恍的時候。但聽我房內有人嘆氣道。唉。今年的重陽比往年又格外的陰慘黑暗了。許多。

鎮東有同里湖。湖之中央爲羅星洲。樓臺高聳。四面臨空。饒有西谿風景。冬夏二季遊人甚盛。夏則觀荷。冬則賞雪。吾友錢君雲輩。曾題五古一首。賞雪吾友錢君雲輩。曾題五古一首。  
楓江初醒。披襟我獨當。蘆花飛雪亂。楊柳散煙狂。何處聲來笛。美人水一方。

◎吳子玉將軍之詩

印民

吳子玉將軍詩文字皆可觀。余見其遊岣嶁峯，七古峭勁，流漓有長劍高樓之概。全  
干戈萬壑，猶聳無情綠。今日重來，結伴過亂後，風景奈愁何。蓬蒿半沒戰士骨，九曲  
湘江咽碧波。惟期早得承平覩，西南萬戶皆安堵。余志戡亂在救民，大禹濟民在宅  
土。均是愛民胞與衷，茫茫此意有誰同行。盡空山人不見，寒鈴破塔語西風。旣傷抑  
鬱鮮，同調惟向神碑一憑弔。更聞頻年殺運開，孰念民氣窮無告。禹廟金爐久燼香，  
獨留此碣鎮衡陽。輸他閱盡興亡恨，穹窿百尺峙斜陽。晚鐘已動還歸騎，明月如洗  
照大地。浩歌歸去首，幾回人生百年真如寄。」觀於此作，將軍之功業概可想見矣。

## □三度重陽

吳訥之

這是民國前一年的重九那一天。

我一個人逛到平山頂上效着桓景的故事。但桓先生是避災在下是尋樂偏偏到了歐陽子讀書的那個地方見一西裝革履少年。

氣真個咄咄逼人我見他末了署着戎馬書。生四個字知是一個愛國少年這時正要上山去和他相見那曉得他已擲筆於地狂笑。下山我不由怔了一怔見他穿過好幾重樹。在那粉牆上懸着手腕簌簌的彷彿寫了一林瞧不見他的影迹才復到禪堂上將那付對聯雖非筆走龍蛇但他那一種英爽之對聯再一細瞧見寫的是「此日登臨覽茲」。

錦繡江山忍使沉淪歸異族」「及時奮進雖是坎坷身世豈甘暴棄學愚流」這時粉牆上墨迹未乾人如黃鶴我心裏狠懊悔的怎麼不扯住這少年問一問姓名好結識他做一個朋友像這樣交臂失之未免可惜我想到這裏轉將這登高尋樂的念頭好像一片殘雲給那狂風吹去似的一步步懶懶的下山每到那花晨月夕我的腦筋裏還常常映着這少年的英爽氣概

到了民國二年我由湖北回家偏偏又遇到這重陽佳節秋高氣爽日麗風和又逛到平山頂上見那粉牆上少年題的對聯雖事隔兩年尙依然無恙這時我心裏有些拍拍的亂跳回想這少年不知在什麼地方發展他的是經綸懷抱唉歲月嗟跎時不我待睹茲秋景能不愀然我這時心裏正發洩着滿肚的牢騷忽的禪堂屏門背後走出一個人來瞧那樣子我幾乎身上三萬八千根毫毛根根

都直豎起來那人也似乎驚了一驚復斂着惶恐的顏色和我稽首招呼着我也望他點了點頭心裏暗暗納罕道這不是兩年前在這粉牆上題對聯的那個少年嗎他怎麼西裝革履變成這毘帽袈裟而且他那一副英爽氣概何以又變成這頹唐情形難道兩年前的那個少年和他姓名相同氣宇各別嗎

馬書生卽今日之出塵和尙他卽是我我卽是他來來來不妨到我方丈室裏將我這一暇傷心祕史略吐一吐在你不過得一件新聞在我可以得一個知己

我在這時候見他承認是兩年前的少年心中又懷疑又愉快懷疑的他爲什麼避開塵俗遁入空門這其中定有一種慘不能聞的事愉快的他果然是兩年前的少年一旦相逢可將這兩年來的相思略慰一慰我一壁這意思含笑說道你發呆則甚三年前之戎

三度重陽

四

想着一壁。跟他到了方丈室裏。彼此通了名。姓才。知道他俗家姓范。叫做亞文。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這時他做了和尚。法名叫悟。因已經在這平山上住持了有半年之久。他這時又遞了一杯香茗給我。才對我長長嘆了口氣。說道神州光復還我河山。滿族推翻共和建設。素願已償。言亦無礙。不過我那老友舍恨九原。常覺汗顏無地。他說到此已蓄着一眶清淚。我這時心裏才知道。他是一個臣。推翻滿奴的健將。這時我聽他提着羅樹。

愛國少年革命巨子。我臉上頓時顯出一種欽敬的顏色。他將眼淚略拭了一拭。復朗朗說道一年前廣東轟傳革命偉人刺傷軍門李準那個羅樹滄不是名振朝野嗎。報紙雖披露這段新聞。可惜語焉不詳。不妨將這事迹細細告訴先生。先生能爲之傳。則傳之亦可。使我那老友爲國忘家。從容就義的苦心。表白人間。使世人知道他是創造民國的功臣。推翻滿奴的健將。這時我聽他提着羅樹。

滄三個字真個轟掣電似的驚道羅先生在那從容就義的時候索筆做的那一付輓聯我到今日還常常映在腦筋裏是「殺首足千秋黃種國民應有恨」「傷心惟一事白頭老母竟無依」揣着他這輓聯意思他先生的一種慷慨激昂的氣度就是人人所不可及的了……悟因和尚聽我這話點了點頭嘆道這是報紙上不過說一些皮毛那內容真相你還未得一二在兩年前之今日你

不是見我在這粉牆上妄自塗鴉那時我也不過發洩着胸中塊壘就在那一天我那老友由廣東拍來一電報叫我星夜遄往有事奉託我不敢怠慢等我到了廣東那曉得我那老友已嘗了鐵窗風味省城裏異常戒嚴我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深聽他的情形明知當道視吾輩如蛇蝎這時我替他上下運動充着他的親戚好容易才見他一面他雖神采自如然而我在那個時候簡直如萬劍鑽

心。止。不。住。兩。眼。淚。他。反。安。慰。我。說。大。丈。夫。  
在。世。生。而。何。歡。死。而。何。懼。苟。能。有。益。於。國。家。  
有。益。於。社。會。雖。死。亦。瞑。目。不。過。今。日。未。能。親。  
戮。滿。奴。之。首。斯。爲。恨。事。然。而。這。此。一。舉。亦。足。  
以。寒。奸。人。之。胆。壯。吾。儕。之。氣。他。說。到。此。那。兩。  
道。眉。目。直。豎。起。來。臉。上。顯。出。一。種。沈。毅。的。顏。  
色。我。這。時。立。阻。住。眼。淚。轉。恨。適。才。以。俗。態。對。  
他。又。慚。又。愧。勉。強。振。了。振。精。神。對。我。那。老。友。  
說。道。前。仆。後。繼。弟。可。盡。我。兄。之。志。他。聽。我。這。

話。將。頭。搖。了。兩。搖。這。時。那。些。如。狼。似。虎。的。差。  
役。聽。我。們。這。些。話。嚇。得。扯。着。我。就。走。在。那。臨。  
行。時。候。祇。聽。他。說。了。兩。句。話。是。我。母。卽。爾。母。  
請。善。事。之。兄。雖。說。到。此。底。下。的。話。我。也。  
未。聽。得。清。楚。但。他。的。意。思。我。已。全。行。明。白。了。  
我。這。時。聽。他。這。些。話。心。裏。狠。替。那。個。羅。先。生。  
擔。着。十。二。分。危。險。不。知。道。他。的。命。可。有。妨。  
礙。忙。阻。止。他。的。話。急。切。問。道。羅。先。生。的。命。生。  
死。竟。怎。樣。他。聽。我。這。話。狠。露。着。不。然。的。神。態。

冷笑說道試問在前清的時候當道捕獲吾人方且誣栽之不暇像我那個老友證據昭然還不是無情一彈了此餘生……這時我聽他說羅先生已魂歸地下很惋惜他爲國捐軀但是悟因和尚哽咽着說道我住在我那友人家不出三天果然得着他的惡耗祇有買棺殯殮盤回到他的祖籍可憐他的老母睹此慘狀一痛而逝羅門後裔盡此單傳遠近之人皆爲揮淚我那時將他和他的老

母一齊安葬後回想人生在世不能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業殊甚無味而我爲國既不能效一點微勞爲友又不能盡一點義務覺莽莽塵寰中真無立足之地遂到此平山識我餘生這是我兩年來的情形略告訴先生大概……我聽畢了他的話也嘆道共和建設滿族推翻你那朋友也可原暝目了到了袁氏稱帝的那一年我又在這九月初回家到了重九這天忽想到悟因和尚忙興

匆匆又到了平山頂上找了半會那有他的踪跡後問着人才知道他已入蜀中據說在某師中參贊軍務狠立了許多偉大的戰功這時我心裏狠羨慕他這爲人的志趣和他這爲人的熱腸但到了禪堂裏那粉牆上題的那付對聯仍舊依然無恙我這時想頭一次重陽見他在民國前一年那一種英爽之氣叫人可敬第二次又在重陽見他是在民國二年那一種頹唐情形又叫人可憐到今

日這個重陽連他影迹都不瞧見了唉眨眨眼這五六年光景何等快速而我這五六年的事迹真是無善可陳偏偏在這時候我二分不高興那個老天爺彷彿有意奚落似的忽的陣陣微風疏疏小雨將這平山上的樹葉摧折得七零八落那一種蕭瑟之氣簡直老天爺含着極大憂愁和煩悶一般我有嬾懶下山嘆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

狗……

## □登高之幻象

程瞻廬

近十稔來黃亞雄十度重陽九度消磨於客  
裏鞅掌軍書不遑甯處其得佩萸囊飲菊酒

豫亦彌見其可珍也

挈梅妻攜鶴子登故鄉之山以一舒其萬方  
多難之感慨者惟今歲重陽日爲然重陽前  
一夕已與夫人錦文燈下喁喁商略明日登  
高事據檣一切至織至悉明日登高爲十年  
婦以外爲兒子小雄爲僕黃成爲雞鬟采采

隨舟攜往者爲筆爲楮爲墨盒爲洞簫爲萸。囊爲十年陳釀此諸瑣碎事隔夕一一布置。訖計翌日清曉卽須放棹臨時至倉卒故戒備不可以不豫也亞雄笑語錦文此遊當盡竟日之樂登某峯坐某石臨某水眺某景必待日下春乃整歸棹吾從軍九載戎馬倉皇。

隨其後地愈高者墜愈重思之殊大可怖亞雄曰卿過慮矣日進高明爲吾人之天職奮故鄉山川都付夢想賴此一遊庶不騰笑於山靈乎錦文沈吟有頃旋曰吾因明日登高宜奮鬪人格之高宜奮鬪至於權勢之途利忽勾起吾聯帶之思想其言或非君所樂聞祿之門與其登峰造極無甯自崖而返揚子。

雲有言。朱丹吾。轂一跌。將赤吾之族。此言可深長思也。亞雄默然。有頃。乃曰。卿言殊耐人尋味。容我細思之。快快就寢。

亞雄出身東京陸軍大學校。返國後。屢佐戎政。位不過少將。一時同學少年。軍事知識遠出。亞雄下者。都已扶搖直上。膺專閫而建旗鼓。權勢炙手。可熱。馴至販夫走卒。偶值運會。亦且懸斗大金印。赫赫焉爲軍界重要人物。亞雄屢興步兵之歎。謂時無英雄。乃使豎子。

成名因羞與。噲伍。託言省母。南歸家居。半載。又靜極。思動。謂埋首家園。亦殊非計。中原多故。忍令髀肉生耶。錦文固尼之請。暫時養晦。徐圖大用。閱牆時代。非男兒立功之會也。亞雄雖聽其言。而名利之心。終不能戢。會關外王新喪師於軍事上。得一大教訓。銳意改革。爲他日復仇計。疙瘩派之軍官。逐漸淘汰。而別以富於軍事學者爲將領。因聞亞雄名。遣使者走數千里。外賚重金。至蘇殷勤勸駕。亞

雄殊彷徨無計。念欲應召，則良禽擇木而棲。似不宜處新敗之國。念欲卻聘，則數千里外有此知己。又不宜辜彼盛意使者。一日數至。

門迫令承諾。亞雄無如何。因言三日後再決行止。此其第一日也。錦文意不謂然。借登高之舉。悚以危言。亞雄聞之不能無動。就枕後。思潮起伏。良久不能入睡。鄉錦文又引伸前說。曉以利害。亞雄曰：卿無多言。徒亂心。曲尙有兩晝夜可供考量。暫且撤念慮。遽然入。

夢不則。夜間失眠。翌日起不夙。將何以快我遨遊耶。語訖。鼾聲起矣。閱半小時。錦文亦步武其夫。同入夢境。

曾幾何時。錦文覺房中人聲雜沓。亟拭睡目。紅日滿窗櫺矣。亞雄與小雄都來催促。謂舟子候已久。放棹在即。盍速下舟去。雖鬱采采。來侍盥櫛。僕黃成立房門外。啓告主人。夫婦謂壁鐘已鳴九下。爲時不夙。舟子催促者屢。盍速下舟去。錦文笑語。亞雄曰：好睡不知時。

刻。纔一合眼。竟已消磨爾許時刻耶。於是夫婦婢僕。匆促下舟。款乃一聲。山水綠。扁舟逐浪。直向天平山麓而行。

既抵山麓。舍舟登岸。此係亞雄夫婦熟遊地。取徑登山。不煩問路。夫婦繫莫囊。婢執楮筆。洞簫黃成。攜酒器。舟子擔食榼。陸續步山磴。驚異耶。時則天風颯然。四山鱗甲皆動。松翠亞雄前導。行絕迅錦文。攜小雄。追隨其後。自覺今朝腿力特健。亦步亦趨。無絲毫艱困狀。由是而下白雲。而中白雲。而上白雲。曾不須久。良久乃至。息而至。然而額汗津津矣。

山巔布席夫婦對酌錦文素不善飲今則連舉數杯猶無醺意亞雄被酒後嗚嗚作歌錦文吹洞簫和之音波四顫樹葉撼撼搖動長空唳鶴盤旋霄漢間作下窺狀歌已夫婦拊掌大樂彷彿簫史弄玉猶在塵世間也亞雄曰此遊殊愜人意顧重陽佳節遊人宜盛而登山探勝者吾儕以外絕無繼至之人若輩都懵懂漢不解作風雅事得毋令桓景笑人乎因索筆題詩黃升爲掃石上青苔采采爲

捧墨盒亞雄從容染翰筆酣墨飽就石上作長短句錦文攜小雄立亞雄後讀其題句曰風飄飄兮吹我衣飛行絕跡兮上翠微星斗歷歷兮發光輝錦文曰君誤矣白晝登山安有星斗之光亞雄投筆大笑曰吾何嘗誤卿乃不知晷刻獨不見雲脚下垂炊煙四起乎錦文舉目四矚果見暝色催人四山盡隱仰視霄漢星顆顆發光芒叢林中怪鷗作磔磔鳴令人毛戴正愕眙間忽聞噭然一聲起於

左。右。則。亞。雄。違。從。山。巔。下。墮。失。足。懸。崖。一。落。  
千。丈。必。無。幸。矣。錦。文。悲。慟。中。來。違。萌。死。志。急。  
以。小。雄。泣。付。黃。成。曰。汝。速。護。小。主。歸。家。爲。我。  
告。太。夫。人。吾。不。返。矣。當。隨。夫。子。於。地。下。耳。語。  
訖。奮。身。下。躍。倒。之。顛。之。付。生。命。於。度。外。玉。碎。

可。必。死。全。無。期。顧。又。不。然。山。腹。一。樹。橫。生。作。  
槎。桺。狀。錦。文。適。墮。樹。上。得。不。糜。碎。衣。襟。爲。樹。  
夢。而。遽。呼。死。死。錦。文。驚。魂。稍。定。乃。備。述。夢。中。  
情。狀。亞。雄。亦。噴。噴。稱。異。蓋。亞。雄。適。得。一。夢。強。  
枝。所。冒。倉。卒。間。未。由。解。脫。上。下。絕。壁。陰。風。怒。  
號。錦。文。志。在。必。死。都。無。所。怖。奮。力。擰。拒。俾。早。  
緣。得。此。幻。象。夫。婦。乃。討。論。不。置。方。夫。婦。談。夢。

時蓮漏沈沈猶是九月初八日也。

翌日登高夫婦極竟日之樂前度爲夢遊此番乃爲真象顧吾於幻象之登高已爲煊染則此處大可節省筆墨惟有一事須爲諸君告者亞雄自此不復作攀鱗附翼之想關外王使者無法勸駕齋回原金嗒然出關以復命。

潮州金山頂建戴日堂張丹叔題聯云「明月共天涯看雲影天光恍疑身在江南說當年佛祖談禪詩仙留帶」「春風移嶺表趁蕉陰榔葉偶爾步來城北問何處韓公遺碣常相

殘題」

曉嵐



## □ 重陽糕

張碧梧

吳毓之從小兒最喜歡吃重陽糕。每年逢到重陽這天他便一手拿着幾塊重陽糕，一手

舉起一面重陽旗且舞且吃一張小嘴笑得

陽旗罷了誰知他因為喜歡吃重陽糕却吃着一個妻子如今已經結婚你道這事奇是不奇呢

不奇呢

真合不攏來後來他的年紀雖一年大似一年但這喜歡吃重陽糕的脾氣仍舊是未改接連着能吃十塊以上不過吃時不再舞重

毓之是清貧人家的兒子家裏未僱娘姨應用的東西都是毓之上街去買這一年毓之已有十七歲了他眼巴巴的望到了重陽這

天一早便起身連忙洗了臉。問他母親道。今年買多少塊重陽糕快些將錢給我。待我早些去買回來讓我當點心吃個飽。他母親笑道。這是你頂高興做的事了。我想仍和往年一樣。買十二塊便了。毓之連說不。說道我比去年已大了一歲吃糕自然也得加上幾塊了。就買十六塊罷。他母親道好。就將錢數給他。他接錢在手。連跳帶跳直向糕糰店跑去。到了那裏看見那櫃外面已擠得水洩不通。耳內祇聽得十塊二十塊三十塊的一片聲音。這時他已心急如火。怎肯站着等一會。

當下便向人叢中擠去。但那些人也都是爭先恐後。又怎容他往裏擠。他深怕重陽糕被人家搶買個乾淨。心裏萬分發急。虧他有些蠻力。便先將兩手交叉在胸前。再用力向兩旁一分。那些人居然身不自主都向旁邊歪過去。他就趁這當兒早已插身進去到了櫃檯面前。搶先將錢送過去。將糕接過來。又費

了一些氣力突出重圍伸長頸項吐了一口氣不提防忽聽旁邊一人說道真是氣數拿錢買東西竟會等這半天還買不到手鏡之掉頭看時原來是個少年女子身上穿的衣服雖不華燦到也很爲清爽分明是個小家碧玉面貌也生得齊整一雙眼睛很有些媚意可惜他這時纔着眉頭臉上露出十分不耐煩的樣子左手提着一只小篾籃右手裏拿了好多個銅元他不住的將手搖動這些

銅元互相觸擊就發生很細碎的聲響來他好似借此破他的寂寥解他的急悶鏡之看他這樣曉得他定也是買重陽糕祇因人多擁擠還未曾買到手就不由得暗想道方纔我擠進去還很費些氣力他是個薄弱的女子怎能擠得過他們這些臭男子但站在這裏呆等到幾時呢他的腿和腳豈不要站得瘦了麼鏡之想到這裏再看他臉上那副嬌慵無力的模樣心裏覺得老大不忍又想他

呆。等。半。天。如。能。將。糕。買。到。手。到。也。罷。了。倘。若。  
等。到。人。是。都。散。了。糕。却。也。賣。完。了。那。時。他。祇。  
好。空。手。回。家。他的。父。母。難。保。不。罵。他。一。頓。毓。  
之。這。麼。一。想。越。發。覺。得。不。忍。再。想。橫。豎。現。在。  
社。交。公。開。陌。生。男。女。講。話。並。不。希。罕。我。不。如。  
上。前。去。和。他。說。明。替。他。買。了。罷。毓。之。打。定。主。

道。這個。捧。在。手。裏。很。不。便。當。請。你。替。我。拿。着。  
是。等。着。買。重。陽。糕。麼。這。女子。很。落。落。大。方。應。  
道。正。是。祇。是。這。許。多。人。圍。攏。着。我。如。何。擠。得。  
上去。毓。之。道。這。個。不。妨。既。然。如。此。你。且。將。錢。  
交。給。我。我。替。你。去。買。這。女。子。聽。了。這。話。先。將。  
毓。之。很。很。的。望。了一。眼。見。他。態。度。很。誠。懇。料。  
想。無。有。歹。意。這。纔。將。錢。交。給。他。毓。之。接。錢。過。  
去。數。了。一。數。又。將。自。己。買。的。糕。交。給。這。女。子。  
道。這。個。捧。在。手。裏。很。不。便。當。請。你。替。我。拿。着。  
罷。這。女。子。道。好。就。接。在。手。裏。毓。之。當。即。撥。轉。  
身。仍。用。剛。纔。的。方。法。將。別。人。推。開。自。己。擠。了。  
進。去。但。是。這。時。櫃。檯。上。餘。賸。的。重。陽。糕。已。沒。

有。多。少。塊。大。衆。爭。取。得。更。是。厲。害。人。人。將。錢。  
都。向。賣。糕。人。的。手。裏。塞。賣。糕。人。應。接。不。暇。便。  
也。有。些。手。忙。腳。亂。毓。之。見。這。情。形。知。道。若。仍。  
是。先。付。錢。後。拿。糕。這。糕。必。然。被。人。搶。去。那。麼。  
如。何。對。得。住。那。女。子。呢。所。以。他。並。不。付。錢。却。

先。搶。糕。等。到。搶。足。數。目。之。後。方。將。錢。往。櫃。檯。  
上。一。放。就。回。身。擠。出。來。見。這。女。子。正。瞪。着。望。  
睛。向。這。裏。望。毓。之。連。忙。走。上。前。將。糕。遞。給。他。  
並。拿。回。自。己。的。糕。這。女。子。連。聲。道。謝。捧。着。糕。  
好。做。個。朋。友。但。見。他。已。動。脚。往。外。走。又。不。便。  
拉。住。他。心。裏。很。有。些。快。快。不。樂。幸。虧。他。走。出。  
店。門。時。會。向。毓。之。望。一。眼。並。微。微。一。笑。毓。  
之。方。覺。快。活。起。來。高。高。興。回。轉。家。門。去。了。  
毓。之。雖。不。知。道。這。女。子。的。姓。名。但。他。的情。影。  
和。玉。貌。却。已。深。印。在。毓。之。的。腦。中。時。時。要。想。  
着。嘗。想。那。時。我。倘。問。明。他。的。姓。名。和。住。處。  
在。就。可。去。尋。他。我。既。曾。替。他。盡。過。这。一。些。義。現。

務。想他必定歡迎我那麼我們就可接交做朋友。逢着星期日我並可約他一同出去頑耍聯袂偕行旁人見了必將疑惑我們是：毓之想到這裏便覺心頭別別的跳個不住。臉上和身上更有些熱烘烘起來一心一意祇希望能再會見他無論如何必將他的姓名和住處問個明白但毓之希望雖切却再也遇不見那女子光陰過得很快警警眼的工夫早就到了第二年的重陽日毓之喜。

歡吃重陽糕的興致仍和往年一樣就向母親討了銅元仍舊到那家糕糶店裏去買重陽糕不料剛正走進店門一眼已看見那個女子正捧着十多塊重陽糕走將出來那女子見了毓之似曾相識便望了他一眼毓之盼望了一年好不容易今天纔碰見怎肯錯過這機會又想他既這樣望我必然還認識我既然還認識我平時他自然記念着我不然相隔已一年似乎早就當忘到九霄雲外了。

因此毓之十分高興急忙上前招呼這女子。毓微笑道重陽糕你還未買到手麼去年你替我買今年我不妨替你去買毓之連說不敢

又道你若能少等我一會待我將糕買來有話問你你能答應我便很感激了這女子點頭答應毓之用足氣力分開衆人將糕搶到手便回到這女子身旁問他的姓名和住址這女子當即一一的回答原來他姓高名叫淑儀住的地方離開毓之家不過一里多路。

毓之緊記在心以後果然常常去尋他他也很情願和毓之周旋因此他們二人不久就成爲好朋友了

毓之和淑儀年紀都輕正在情竇初開的時候萬縷情絲正苦無附着之處如今二人既經接觸便不知不覺都被情絲束縛住了毓之心想淑儀相貌出衆性情也很溫和我能夠做妻子真是萬幸並且他也是苦出身嫁到我家不愁他耐不住清貧淑儀也嘗想毓

之。家。道。雖。寒。但。他。的。爲。人。却。是。再。好。也。沒。有。

我。若。嫁。給。他。雖。做。一。對。貧。窮。夫。婦。我。委。實。是。

真。心。情。願。的。他。們。二。人。既。已。彼。此。心。許。到。這。

個。程。度。所。以。不。多。時。候。之。後。毓。之。便。向。他。正。

式。求。婚。淑。儀。自。然。是。一。口。答。應。祇。因。他。的。父。

母。都。是。守。舊。派。不。贊。成。這。種。自。由。戀。愛。必。須。

經。過。舊。時。訂。婚。的。手。續。方。肯。允。許。淑。儀。將。這。

意。思。告。知。毓。之。毓。之。便。再。稟。明。父。母。託。人。出。

來。做。媒。這。種。現。成。的。事。自。然。一。做。就。成。功。了。

本。年。內。就。訂。婚。第。二。年。的。八。月。裏。他。們。已。結。

成。爲。正。式。夫。婦。了。

如。今。又。過。重。陽。了。毓。之。笑。着。向。淑。儀。道。現。在。

我。不。能。放。你。去。買。重。陽。糕。了。防。着。再。有。第。二。

個。我。替。你。去。買。那。時。可。就。得。鬧。出。大。風。波。來。

了。淑。儀。聽。他。這。話。一。聲。不。響。祇。瞟。了。他。一。眼。

毓。之。又。道。夜。花。園。裏。訂。婚。遊。戲。場。中。結。合。那。

都。是。常。有。的。事。我。們。訂。婚。的。動。機。却。是。起。始。

在。糕。糶。店。裏。這。真。是。希。罕。極。了。而。且。既。未。曾。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起因却在替買重陽糕上。這更是奇而又奇了。又道外國人結婚之後。往往再舉行結婚紀念禮。定出種種名目。甚麼金婚呀。銀婚呀。還有甚麼馬口鐵婚呀。我們倘若也舉行這紀念禮時。應當叫做重陽糕婚。纔覺名符其實呢。淑儀又瞟了他一眼。拿起一塊重陽糕。塞在他的嘴裏道。休再饒舌。你快些吃你心愛的重陽糕罷。

事裝點門面而已。故性靈真摯之作了。長公子景陵先生予師徐星璇先生有輓其事。不易觀也。予師徐星璇先生有輓其事。不易觀也。具眼光洵屬大解脫語。聯超脫凡俗。有輓其事。不易觀也。我原不德。正好少留多。一讀之令人。想見孽。呼爾。其常可有別也。——憂亡國降爲奴。——讀之令人。想見孽。呼爾。其常可有別也。——憂亡國降爲奴。——讀之令人。想見孽。呼爾。其常可有別也。

●奇怪之古瓶

一 厂

父執施荇卿先生有家藏古瓶。一其質似銅非銅似泥非泥色黑有花紋極細叩之其聲瑣然。往歲先生所居村大火四周皆被焚而先生之居獨完好或曰此瓶能辟火然不能言其理。有日人某者聞而索觀某爲古董商識貨頗多見瓶亦不能舉其來歷但言瓶質似係生泥捏成凡七層細數之可見間以價值笑而不能答余按瓶能辟火則瓶之所以在炊爨當不易燃燒可謂誕甚然就瓶之色澤觀之則決非近代之物而擬以種種礦質都無似處是可異也。

長生術（清宮祕史之一）

許指嚴

光緒季年中日和議成仁和王相國秉政以能以呼吸導引及奇異藥物吐故納新內外。並用致人期頤上者且與天地金石同壽中年老求攝養諸方因與白雲觀之道士高峒元爲方外交於丹鉛鍊形祕書靡不研講遂相莫逆會李傳相亦有延齡却老之徵召方士屢集其門王偶語及高傳相大喜延爲上士。某某言其態度作爲鑿鑿陳圓圓秀眉長目。肩若削成曾面乞駐顏良藥後入峨嵋山養賓高又薦其儕偶冷芝翁者謂得純陽真傳。

靜西北行。登烏拉山頂。采得五色肉芝。服之。  
精神益振。顏色美好。又偕雍邸劍俠大力士。  
游徧歷海內外。惟性不喜見殺人。故逡巡遁去。  
仍入峨嵋山。今偶因心動。遊戲人間。聞高  
道士頗知仙靈真訣。聊訂新交。居京華不過。

肯李不敢違懿旨。割愛以獻王。則惶悚免冠。  
謝汗流浹背蓋恐太后治其歛罔罪也。

瞬息耳。王李皆深信其詞。闢靜室供奉焉。爲  
權閣李蓮英所聞。入告那拉太后。太后以詰。  
高道士高道士知不能隱。乃實奏之。太后謂  
何不先奏聞。高道士言此翁野鶴之性。不願  
丹竈奇器羅列。亦不知所自來。於何時移入。

此間有所問。輒由高道士代答。高道士因言。  
仙翁謂此祠地偏仄。且屋宇湫隘。一切技術。  
不敷施展。須更爽垲者。且闢廣園。鍊藥百六。  
日則大道可接。金丹可成長生不死之法可。  
操左券矣。太后笑曰。若胡不早言。既遵其道。  
豈惜區區金錢。土木哉。遂令小李監工大興。  
建築宮殿園沼。燠館涼臺。突過白雲觀。又搜。  
求名花靈石珍禽奇獸。以點綴之。既成。召翁。  
視之。不置可否。亦不稱謝。但云。胡酷似五雲。

山碧霞仙府也。問五雲山何在。亦不答。高道。  
士謂在瀛海外蓬萊之西角。太后曰。蓬萊在。  
東方。西角則中土也。果何地。翁忽張目曰。地。  
球圓轉。西而復東。東折西端。與環相同。太后。  
領之而已。旣而高道士代奏。須選童男女各。  
三十六人。俾分居院中。供仙翁使令。凡按時。  
兩易則功程完滿。大丹始成。取而餌之。聖壽。  
無疆矣。太后然之。惟心疑。童男女之所爲。使  
小李密探以報。則彼三十六人者。固逐日嬉。

戲花間石畔撲蝶捕蟲了無驅策莫能猜測。究竟時夜間子午交點時仙翁巡視一周而已亦未睹若何舉動太后懷念不能釋以詢高道士高道士言奉仙翁諱囑不宜洩此機祕須事後始奏聞及期滿即將三十六人者遣還其家亦無他異但覺神思較前駢滯顏色不甚煥發然若與常人絜短長固未能必謂其愚拙也遂無詰責者而太后得所獻丹二色若紫金異香芬郁如其法分朔望子

午服之頓覺精力融暢智慧多增兩頰色若桃花脣之黯者華皴者潤古所謂雞皮三少直矣有其事周甲之年不啻一變而爲花信少艾矣於是思力所至竟若別有闡悟玄妙諦觸緒自能領略不若前此之動輒猜疑高道士又代仙翁獻一書曰性命真原中言鍊身妙術最上者能葆真精不受情欲斬伐謂之金仙次則旣爲塵網所累精元暗虧則須移借他體之真元爲之填補但絕非用形

體上直接採取。如容成素女所爲。故亦精爽高妙。持術正大。金丹既成。轉老爲少。如能再加修持。必成正果。謂之銀仙。其下則如紅鉛。龍虎。姹女。構精之類。雖能強身。恐遭天譴。卽成就亦不離左道也。夫人受天地日月之精。華以生。凡有保養涵潤之法者。皆可馴致。長生特患擇術之不慎耳。若爲濁世情欲所牽。智鏡旣昏。靈台日圮。雖有大道。不能望見。故必先有元精填補。反其本真。元精日流行於

太空城中。如日光電流。但患無術採取。而愚者不察。必以俗體直接摩索。致入荒淫縱慾之魔道。不亦哀哉。惟尙德之士。不然。能用人體爲筌蹄。真元與真元相吸引。混茫於冥漠之中。絕不干犯形體。復以補精益智之藥物。配合成丹。其人得之可以缺者復完。失者復得。然非有大福者亦不能得之。既得之後。若不由正道修持。亦恐墮入魔道。蓋得魚而忘其筌。得獸而棄其蹄。亦自然之理。必拘泥迹。

象。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太。后。細。玩。其。言。始。  
恍。然。於。童。男。女。游。戲。之。作。用。益。信。凌。芝。翁。果。  
有。心。傳。優。禮。愈。甚。而。輦。下。王。公。大。臣。輩。無。不。  
爭。先。恐。後。欲。求。得。仙。翁。一。顧。以。爲。榮。

次。年。拳。亂。漸。萌。端。王。等。極。言。大。師。兄。之。神。術。  
太。后。親。幸。碧。落。祠。問。凌。芝。翁。若。何。表。示。翁。竟。  
置。不。答。太。后。怒。謂。有。意。侮。慢。高。道。士。力。言。仙。  
翁。不。循。俗。禮。老。佛。所。深。知。今。國。家。大。事。野。服。  
人。安。致。參。預。幸。恕。其。無。狀。太。后。悟。乃。改。容。敬。

禮。謂。須。仙。翁。一。言。卽。決。從。遠。翁。遂。索。筆。書。「  
不。獲。二。毛。」四。字。界。之。太。后。不。能。解。悵。然。命。  
駕。返。園。比。詰。旦。欲。再。往。視。則。守。者。報。仙。翁。忽。  
失。所。在。亟。令。詢。高。道。士。其。徒。言。高。赴。關。中。謁。  
華。山。毛。女。擬。開。恭。迎。王。母。會。太。后。愕。然。問。王。  
母。是。何。宗。旨。則。王。母。因。國。亂。將。蒙。塵。來。此。衆。  
徒。聞。耗。威。驩。迎。之。高。道。亦。其。一。也。太。后。意。憤。  
懶。然。無。術。責。難。悵。悵。而。歸。無。何。聯。軍。入。京。慈。  
輿。西。幸。猛。憶。拳。匪。呼。外。人。爲。二。毛。子。乃。悟。仙。

翁之早知既抵西安益令人四出覓高道士。然奈何美童膝行而前曰承公厚愛又老佛紛擾月餘終不可得太后苦念之顏色爲衰。意殷殷粉骨碎身不足以報雖然奴有事欲小李有養子曰美童洵美且好太后亦愛之。而與高道尤密切一夕小李自宮中出色既不舒咨嗟無已美童方侍側媚波注視不敢明言今不得久祕勢也高道實越夕必來奴室但未知何以能飛越關山公如有命不煩問李忽擲杯起曰拚割心頭肉姑覘後効如跋涉險阻然老佛於此旨意如何乞公指示何手指觸美童面爪痕殷然小李亦憐惜謂之曰事既由汝今太后欲使汝入華山誘致極嚴彼竟能出入自由耶此極可畏事奈何淫道吾不忍使汝蒙風塵之苦然太后意實不早言美童謂高道士囑令祕密是以遲疑

今知罪矣。小李立駕至宮陳說。美童語太后。乃傳美童入園安置一室研詢高道之來。有無符驗。美童曰渠贈我香一枝焚之則立至。今尚藏篋中也。太后命出之爇以試驗。否久之迄無踪影。太后怒美童欺已方欲加罪。忽美童指窗外曰彼非高道耶。亟視之羽衣翩翩旋踵欲遁。小李邊出則嫣然一女郎絕非高道。問何以至此。女郎含笑不答。小李強之入覲。太后女郎謂係王母女若華之婢名掘。

芬特來上壽語罷袖出蟠桃兩顆鮮紅如摘自枝頭者小李引入手獻太后前。太后既不得高道頗失望見女郎韶秀亦甚愛之乃挽與語。女郎言凜芝翁本在赤霞宮爲侍者。卽漢東方朔後身也。高道爲王母座前執拂童子。今俱隨王母赴西方三十三天羣仙大會。昨忽傳宮中電語謂太后有命急召王母知尊命不可違乃命兒先來祝壽且慰聖心。不日御駕東歸瑤京再見高道必當更侍慈幃。

特。凌。芝。翁。性。頗。兀。傲。未。知。能。否。璧。返。耳。太。后。  
見。其。詞。令。清。婉。丰。采。麗。都。心。大。愛。悅。亟。命。侍。  
坐。問。以。仙。人。起。居。狀。況。語。多。玄。妙。既。而。挹。芬。  
言。欲。求。長。生。先。戒。勞。擾。與。惱。怒。今。而。後。太。后。  
宜。早。謝。絕。政。事。退。居。壽。宮。且。千。萬。不。動。穀。機。  
庶。可。漸。復。真。元。徐。圖。補。救。否。則。如。今。茲。播。遷。

下。之。良。久。歎。曰。吾。亦。知。勞。神。傷。和。大。干。造。物。  
之。忌。奈。祖。宗。付。托。綦。重。幼。主。妄。信。讒。言。將。危。  
社。稷。予。乃。不。忍。坐。視。故。勞。身。焦。思。致。違。凌。芝。  
翁。所。戒。嗣。本。擬。稍。有。頭。緒。擇。賢。自。代。豈。知。外。  
侮。欺。凌。相。尋。不。已。僉。壬。乘。之。致。勾。結。以。搖。國。  
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故。從。獻。謀。者。言。藉。民。  
氣。以。張。國。威。豈。知。莠。民。紛。擾。其。閒。卒。以。債。事。  
爲。諱。非。特。延。齡。且。以。促。壽。太。后。幸。念。之。語。已。  
此。雖。予。之。不。明。亦。諸。臣。誤。國。之。由。也。今。悔。恨。  
避。席。請。罪。太。后。色。頗。慚。愕。而。愛。其。婉。媚。抑。氣。  
方。殷。力。求。湔。雪。若。仙。人。能。恕。其。既。往。許。以。更。

新則回京而後必有一番振作而予勇退之。決心亦由此明瞭。仙女幸歸語王母必以仙力呵護恩同再造。感戴靡涯。挹芬慨然自任。謂承太后寵命義當盡力。斡旋設有佳音。定當飛報慈躬。毋過勞勦也。太后命賜以酒食。挹芬酷嗜西方香檳宿釀及葡萄汽水且果核以代飯肴饌。絕不下箸。因思高道士亦復爾。豈仙家定例耶。若湊芝翁則僅見其飲水而已。食畢挹芬欲辭去。太后握手珍重離。

座送之。又求其留一紀念物。挹芬出於闐玉剛卯。以獻理瑩質淨。洵漢物也。太后受而佩之。無何挹芬足下冉冉生雲。軒軒霞舉。大有拱手謝時人之概。太后目送飛鴻。直至驚塵絕迹。始嗒然歸座。有頃忽有宮眷密報美童室中仍有高道士蹤跡。太后自往捕之。匿身紗窗下方。私語啁啾。果高之舌音聞。美童問曰。子奈何避太后。高曰。太后春秋高而多懲。且受湊芝翁之教。能吐納吸採吾若常近之。

足以敗吾道而於太后亦不利故不如用意避之實亦兩全其美之道耳美童又問太后果得長生術乎高曰太后聰明絕特福澤又爲全世界第一自有仙緣仙骨所惜者彼性躁求速效乃信冷芝翁之下等法致蹈河間婦之覆轍冷芝翁拂衣遠去亦爲此耳今其毒乃欲洩於吾身此後實不願更侍此淫媼也太后聽至此怒髮上指以手招蓮英輩突入捕之噭然一聲著手如絮已無高之形影

惟美童伏榻隅崩角請死太后命囚之欲立付斧鑕以洩憤蓮英乃長跪三晝夜爲之哀求乃擲與之令加羈束如高道復來惟蓮英是問小李伏地受命而已然太后實念高道南內秋草悒悒不懽及和議成欣然返京駕過華陰夜宿西嶽廟行宮月光爛然太后忽念高道不置命蓮英挈美童爇所遺信香殷勤述悔意冀其復至竟杳然是夕太后於露台據胡牀咄咄書空澈旦不寐比早發猶

顧盼芙蓉峯。戀戀不忍去。蓋因前有高入華山之語也。既入京。檢點琴書。半多亡失。大有創子還鄉。摩撫銅仙。淒然淚下之意。過頤和園。花石猶是。而人物已非。益思高道。不然知爇香無効。已遂聽之。年餘修葺。已備諸事。甫定。乃入西山深處。探尋幽勝。以自遣。一日扶筇挈小李。美童等。山行過斷澗。下有深壑。長松方徘徊。瞻眺忽見。對峯有佳境。密竹高武氏之於六郎懷義漢成之於合德飛燕同爲禍水。且亦兩敗俱傷。那拉太后以求長生。

對奕其中。距離不過數十武。面目灼然可辨。相呼亦可聞。特隔深澗。末由飛度。太后瞿然曰。彼非高道耶。小李與美童俱應聲曰。果高道也。小李又出遠鏡。闢之以授太后。確係高道。乃抗聲呼之。高如不聞。太后令小李述悔。意願卽偕歸。忽風起雲迷。二道人俱失所在。太后不覺淚下。快快返宮。

武氏之於六郎懷義漢成之於合德飛燕同爲禍水。且亦兩敗俱傷。那拉太后以求長生。

故喜得高道寵過小李。然漸爲所惑。自驅魔雷。久旱之逢甘雨也。高道亦自述爲浪芝翁導。而在高道亦以寵遇。雖隆常懷敗道之懼。浪芝翁之矯狹造作。乃亦棄之如遺。於是高道不得不存履冰之心。避太后如蛇蠍矣。顧天下最險者。惟慾慾心。一動神聖皆迷。何況此朕意卿之道術。未始讓彼。奚必居此奇貨哉。遂留高道於園中。暇輒研討養生修齡之事。是夕太后方焚香獨坐。忽見星官裝束者膩然入謁。不覺驚起。舉目諦視。確係高道。乃曰。比發還。則童男女顏色萎黃。奄奄如病矣。人別來無恙乎。太后亟挽之命坐前嫌。盡釋。不

留。久旱之逢甘雨也。高道亦自述爲浪芝翁。所留不令東歸。然山中七日。世上千年。在彼亦不過數日。此間雖非千年而已。一別六載。矣。太后亦感極而泣。謂浪芝翁不念舊恩。如天子意。卿之道術。未始讓彼。奚必居此奇貨。此朕意卿之道術。未始讓彼。奚必居此奇貨。此朕意卿之道術。未始讓彼。奚必居此奇貨。人皆疑高道所用者紅鉛術也。而太后終不悟。

以爲術在滄芝翁上服其丹精力亦煥發然  
頓感灼燥不甯時又染瞿粟妖毒體益羸瘠  
無復當年丰采太后攢鏡自窺頗疑高道之  
術不足特欲覓滄芝翁以問小李小李已受  
高道重賂乃辨曰奴以爲滄芝翁如果勝高  
道胡爲合肥李相仁和王相俱已不見耶蓋

訣遂按法實驗比七日忽報太后暴崩高道  
亦亡去而光緒且先四日崩或云太后命高  
道毒之也宮闈事祕莫可佐證或又曰高道  
亦以術敗斃榻下小李恐王大臣詰責棄戶  
昆明湖中

◎真娘墓

曉嵐

時二人已俱歸道山也太后始默然既而曰  
朕明年必歸政專求白雲鄉而處之不得長  
生之藥不止也是日太后命高道進金丹要

吳中豔質號真娘短碣頽然倚夕陽芳

草西冷橋畔侶月明應共話蘇杭

## □ 祕而不宣

張枕緣

在這一年裏頭小說界中驟地裏添了一名天一期中不登載他的小說頓時惹起一般健將姓甘名叫求祥奇啊！這甘求祥三字從前不知藏在天下地上那一只冷角裏無聲無臭誰也不知道世間有這三個字聯在一起成爲專名的誰料這一年來本國許多稍有名氣的日報雜誌裏幾乎沒一家沒一

讀者的注意平地一聲雷鬧得個個都知人皆曉而且他的著作每篇總有些些意味似乎都很用功做去的所以一般讀者漸由注意而入傾心他既能夠得衆心出版界自然視爲招徠妙品凡有一種東西出版如果希

望發達必得忍痛把很高的代價去徵求他的著作越是他的文墨生涯日盛一日越是  
他著作的代價日高一日他的著作日多一日  
他的名譽也日隆一日

我是一個熱心的小說讀者倘論資格可稱爲讀者之王了我二十年來辛苦掙得來的  
錢除了供給個人衣食住之外餘下來的完全化在書店和報館裏所有國內的小說雜誌和有小品附張的大報我可算得全備了

的自然那甘求祥三字也常映入我的眼簾漸漸印在腦袋裏奇啊！什麼他的著作如許之多而又如許之好我疊連有幾個月替他計算披露出來的著作覺得他所有工作的時間萬萬夠不上他工作的成績運材結構多少要費時間那按月幾萬的字數又非用去寫便得不到的他當也只有一只右手可以寫字不見得有幾只可以寫字的手他究竟擅何天才操何神術得有這麼多的

著作供給出版者和讀者呢？我覺悟了。我自信覺悟了。近來披露的他的著作，焉知不是他幾年前做就積下的？倘若如此，那他不是陸續做成陸續披露？却在一旦上很熱鬧的披露出來，釀成快性的刺激力，聳動人家。視聽實含有妙用在內。虧我是明眼人才猜得透此中玄祕呢。

一年兩年三年，我依舊是一個讀者之王。甘求詳的著作，依舊多得令人目不暇給。我的攀交的法子，我在一家書局門首等候了他。究竟可是這個機會實在難找？我沒有和他相識的朋友可做介紹人，只得想一個直接。

覺悟依舊變爲疑惑了。難道他存積的稿子，有這許多？疊連幾年，很擠密的登載出來，還不鬆懈些麼？什麼？他的著作似乎和我腦中的印象很有些兒相熟而且總有些兒骨子呢？我不懂。我只有佩服我滿想和這一個小說界中不世出的怪傑見一見面，問他一個。

好。幾。次。預。備。撞。見。了。他。當。面。和。他。說。明。欽。慕。之。意。要。求。結。交。成。爲。朋。友。或。者。是。師。生。我。知。道。他。在。這。家。書。局。裏。辦。事。的。時。間。最。長。而。且。

我。忽。然。想。着。了。我。給。他。的。信。中。應。該。附。幾。分。郵。票。才。是。我。還。該。陳。說。得。更。懇。切。些。我。照。着。所。想。的。辦。了。過。了。好。久。好。久。時。候。依。然。好。比。石。沈。大。海。音。信。毫。無。我。才。把。攀。交。他。的。熱。心。個。計。劃。失。敗。了。我。進。一。步。着。手。親。投。一。個。名。刺。到。那。家。書。局。裏。陳。明。求。見。某。人。他。們。却。回。說。這。裏。是。辦。公。的。所。在。不。論。是。誰。不。接。見。私。客。的。我。經。過。這。個。挫。折。勇。氣。仍。是。不。減。我。又。雖。有。幾。篇。中。的。趣。味。我。似。已。經。領。略。過。要。寫。得。像。他。那。麼。多。實。在。不。易。我。也。不。忍。苛。責。他。

了。

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有一個時期我家貼鄰一家搬往別處去了。  
牆門上貼出一張召租的紅紙來過了沒有。  
幾天召租紙揭去就搬進了一家來在那家。  
一個老媽子他家中陳設得很精雅可是他  
搬來的第二天早上我出門去辦事經過鄰  
家門首時只見那烏黑的牆門上已釘着一  
條光亮的銅牌上面明明有四個字「求祥  
寄寓」我辦公回家連忙打聽新鄰的姓巧  
極！正是姓甘這真叫做「踏破鐵鞋無覓

自然我和甘求祥相識了他是一個二十多  
歲的美少年和他同居的只有他的妻子和  
一個老媽子他家中陳設得很精雅可是他  
賺得的錢有很多的人分利他有一個寡居  
的嬪子一個嫡親的浪蕩哥哥一個殘廢的  
舅子還有其他貧窮的親族都時常要他金  
錢的助力他勤勞工作也無非爲這班人盡  
義務我替他算來却不得不

我問他：「怎麼你的著作比人家格外多呢？」他很平淡的回答我道：「不過我自信工作得勤些快些罷了。」我得閒去看望他時，果然他總在從事著作。他有一種僻性，每在著作時間必定獨自一人坐在書室裏，將門緊緊關上了，還教別人不許在外做高大的聲音。我想這自然是文人結習古人所謂閉戶著書，實非矯情。我不敢打攬他，總也見機退出。但我總覺疑惑，什麼他天天能得好資。

料沒有停頓的時候呢。血而死。天下傾心於他的人同聲哀悼。我和他有鄰誼的關係，而且往來很密切，自然情感益深。這時候他的嫡子、哥哥、舅子一千人，死的死了，老的也老了，不能幹什麼事了。只有一個他的姪子來料理喪務，原也是想得他的遺產而來的。我和他幾十年的老友，理應為他身後事情盡些義務，所以差不多天

天到他家去幫忙的求祥夫人自然對我說了許多感激的話。

蓋棺論定甘求祥是中國近代小說之王。不過有一天我替甘家整理寫字檯的抽屜，那只寫字檯正是甘求祥一生的緊伴。我睹物思人，未免傷感。想他在這檯上費了幾許心血，到如今只落得死後虛名所謂「天才」所謂「人力」究竟有何道理？那兩面的抽屜中，着实堆塞得雜亂無章，不易整理。我初時着手。

很感困難。忽然我在右首第二只抽屜中發現一本書，紙色已黃，乃是張枕綠的短篇社會小說集，叫做愛個絲光書中夾着一張稿子。我攤開書來，只見那張稿紙上已有一大半寫着密密的字，分明是甘求祥的筆跡。我想，這是他未經刊布的遺著，倒很可貴的。就仍立着，但把那張稿紙湊近目光，細細觀看。稿字清朗，塗改之處很少。題目是「一夜工夫」。那文字是道：「天熱得使人氣也透不

過來。住在那些狹街窄巷中的小戶人家。格外受影響。一到了晚上。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搬着櫈子。取着扇子。走出自家屋子。到公路上乘涼。一個小拆白黨員。譚名叫做馬上將軍的本姓是李。那時候吃完開水泡飯。自己赤着膊。拖了鞋皮。提着一個鉛罐。到老虎灶上去買了兩錢熱水。提回家中。沖在面盆裏。把身揩後。塗上四分之一盒的雪花膏。在臉上。自己對鏡一照。雖然天色已晚。尙能辨

得出工夫已經週到了。連忙穿上汗衫。到牀上去。取了一件剛纔日中自己漿洗曬乾的夏布長衫。穿上身去。戴上草帽。換好白帆布鞋。提了一根手杖。走出門來。把那扇不甚堅牢的門兒。隨手帶上。大踏步走向大世界去。大世界門首收票的人。和他熟識了的。就放下他自由進去。他向賣報童買了一份報。向上下熱鬧所在兜了一個圈兒。覺得時候還早。沒有甚麼靠得住的犧牲物。就有興沒興的

走向共和廳去。一路上看看天色不對。烏雲在頂星光早斂。風也來了似有雨意。他不管。這個只向前走去。但在遠遠裏見那廳前普通的長椅上坐着一個極漂亮的少年女郎。珠光寶氣不可逼視。那右手無名指上帶着。

一只挺大的鑽戒動起來。其光閃閃格外眩目。伊正獨自一人坐在那裏品茗乘涼。那姓李的自然老鷹看見小鷄一般却裝作無事的。慢慢地走過去靠近伊的椅兒也坐了。展開報紙裝着看報的樣兒。他一雙眼睛却不住的偷飛過去。」文至此便沒有了。但我看了這一段知道這是一個開端尙還未完。那全篇的描寫正在後頭多着咧。我略有些疑惑。爲什麼他這篇稿件不放在鄭重些的所。在却夾在這一本舊書裏。丟在這只雜亂的抽屜裏。我有意沒意的查看那原夾的一頁。見也是一篇小說。因爲篇幅很短我就把來默默讀完。

電光裏

盛夏的晚上黑雲四合。把那滿天星斗。遮得光影毫無。大街小巷納涼的人都說天靠不住。要下雨了。紛紛執扇搬櫈。

向家裏走。

暮地裏天空發現一條火蛇。照人肝胆。的光閃爍不定。嘵那不是火蛇。那是電

光。

第一道電光照見大世界共和廳前的

普通椅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看報。女的喝茶。各幹各的事。像不是一起的人。三分鐘後又一道電光照見那男女兩口兒坐得近了。並着肩唧唧嚦嚦。不知說些甚麼。

電光又是一閃。那男女兩人已手攏手的走出大世界了。

停了一會電光照處東亞旅館的門首。停着一輛汽車裏邊跳出兩人來。一個

是男一個是女

半點鐘裏電光一閃一閃照在東亞旅館的屋頂上可惜屋頂不是透明體你看這時候東亞旅館門首的汽車開了忽的電光一閃接着又是震人耳鼓的雷聲

女郎

最後一道電光微照在一男一女の臉上兩下裏却正偷飛眼風各笑了一笑只聽得一片聲說上了天的當了那裏有一點雨霎時間大街小巷的人都搬出櫈來搖扇納涼

我讀了這篇起始的幾節心中已經明白了比價探還利害的電光又是一閃新世界自由廳前恰有一個女郎把一只鑽戒遞給一個少年少年也把鑽戒報答

讀完之後大略一算那篇「一夜工夫」至少可做二三千字如此甘求祥的著作自然特別多了我又一查那部愛個絲光的出版年期乃是中華民國八年距今已有四十年光景嘖！

我在無意中發現了這個著作界的大祕密實在不願甘求祥真是仗此邀名的我還望這未成篇的「一夜工夫」是偶然夾在這本書中恰巧開端的造意有些雷同要是甘

求祥做下去時或者另有意思的不然或是甘求祥偶試這個照相放大法從前他却不曾這樣做過的那也就好了可惜我在這個萬一的希冀中却反證實了他的著作術了我在他近十年來的著作中揀幾篇意思似曾見過尙能記得出處的經過一番竭力搜尋果然找到二三十年前的書中有好幾篇差不多可以互相校對的短的筆記他把幾的小來變更組織成為較長的小說了文言的

說。他譯做白話的了。妙在他善取篇中意思。  
又把人名地名以及其他專名改過了。可令  
曾經見過那篇意思早經含有作品而記。  
憶力稍弱些的非把兩文對照必不致疑我  
到了這麼大的年紀才知道著作等身的大  
文豪却有這樣的玄機。但他是我的朋友我  
何忍毀壞他死後的名譽呢。我只得暗暗理  
會祕而不宣。

風延絕。因以季向日甚。昔有某甲家藏碑帖甚富。有一唐碑。  
其陵云。取此子之乘工其同年某乙垂涎已久索之不得。  
高挂一帖。傷挂追還未幾。乙以暴疾亡。甲往奠畢。知得一手。  
義劍紙向朋劍之故事。忽袖中出此碑。哭曰。前效之。  
焉徐君文前之感情。今成永訣。碑哭。揭  
墓。贈焚。似此交勝。聞其訣。江家萬事悔無及。所以燒一  
楓久寂。紙爲錢作所。以燒矣。

◎ 麻雀詩

程師竹

有友人近作麻雀詩二首筆雖遊戲寓意深遠詩云最要東南西北風梅蘭竹菊也同功尋常士卒條簡萬特別人才白發中崗上開花機莫失海邊撈月樂無窮十三太保團團結龜兆金錢席捲空三元巧妙奪天工萬字常翻一色紅春夏秋冬談得失東西南北角雌雄出奇制勝精神爽競利爭權臭味同座上伊誰顧殘局維持端賴主人翁好此道者以爲何如

## □不幸之吾友

徐枕亞

凡茲所紀爲吾友某君所自述篇中凡言余者皆吾友自謂也吾友今已作古人奄忽九京一年有二月矣方彼述茲事時已得損症

漬濕透矣

終歲臥床咯血數口醫咸曰此爲心病非草木之靈所可治苟延時日而已吾友亦自知弗起始舉其事以語余余乃就其所言而爲

餘地雖子之愛我而我又何必舉以告子爲子清淨之腦筋添上一重慘劇之印象邪余年十五始就學外傳傳呂姓名競生爲縣之博學者而性迂執中於書毒起居動作必合於古人咸苦之而吾儕爲弟子者則尤甚矧我年幼而奇慧神經常較他人爲敏則其活泼之動作與玲瓏之思想常有與師之性情背馳而不能相契者而師之弗喜可知也師有二女長曰春華次曰秋英咸明媚雅豔而

春華尤端莊靜穆能令人肅然生敬意此姊妹相差僅兩歲然非一母所出春華之母爲師前室所生秋英則繼室莫氏所生也二女性情咸弗類其父在理當爲師所弗喜顧師老而無子視此兩女若血統之所寄故亦寶愛而撫惜之使從諸弟子讀而隔簾於中爲內外室焉余旣穎慧雖幼而情感已富矧與姊妹年齒均相若青梅竹馬問字猜謎已於無形中播其情種而師則視此一重沙簾若

長城之限。謂男女有別。卽此畫地爲牢。足以資禮法之防。其迂腐可哂。大率類此。余亦弗暇爲之縷述也。余從師讀三年而學大進。年十八。遂以第一人入泮。師之徒前後數十人。

未有能勝於余者。師卽怒我。而亦不能不賞我之才。學足爲彼裹。比生色也。緣是諸徒數十人。此進彼退。更迭無常。而余則特承師挽。留至入泮之後。猶弗令他去。余迺得藉詞以對。余父而與春華姊姊爲更久之晤。聚顧余。

與二人非無軒輕之分也。二人之貌固燕瘦。環肥各盡其妙。而情性之不同。又各如其面。春華爲人寡言笑。好獨坐焚香靜對。令人之意也。消至其愛余也。則又時時露其深情于笑言之外。舉凡衣服飲食之屬。余所弗自知者。彼常憶及。而先爲料量。妥當必令。愜於余懷。而後已。余偶小恙。數日飲食爲之銳減。彼雖弗言。而憂慮之情。現於容色。藥爐茗盃。必親司其役。弗假手於童婢。凡此種種。雖同學

之交而夫妻弗啻矣。秋英則不然。彼固甚愛余者。顧粗心而尙氣。多言而善妬。言亦尖刻。令人不可耐。若曰溫存體貼細膩風光如春。華之所爲。彼則未嘗夢見。以故余之對於春華也。敬勝於愛。而於秋英也。則反是。凡人之相交。惟敬能久久。而時敬則清潔高尙之情。感油然而日增。不敬則日狎。其始若膠之粘漆之韌。而求全責備之心。亦交互而生。雖此等風潮。原於情感。而生未足爲衝突之標準。

然積之既久。無形中已日增其厭惡之心。於時。迺覺狎之常疎。弗若敬而能久。而余與春華。姊姊之關係。根本上已發現軒輊之分。惟其如此。故秋英之妬意日熾。而其所以傷我之情者。亦益甚。一場慘劇。從茲且漸伏其機矣。吾今當先述春華之家庭。吾師醉心孔孟之學。以紹述之業爲已任。對於家事。懵如也。一委之於師母。師母爲人精明有餘。而德行未足以春華爲前妻所出。顯存歧視之心。若

秋英之於迺姊本無何種芥蒂其有芥蒂也。實始於情場之爭彼以親女之地位而媒孽異母所出之人其勢固甚爲便利以是師母謂吾父離經畔道荒謬絕倫而不能止余之之於春華益多弗悅顧仍爲謙遜之容以待春華凡此種種情事皆爲余所稔知熟曉恆與春華談及春華輒左右顧而言它令我弗得畢其詞知其脈脈芳衷蘊藏無限苦痛雖知心如余有弗能舉以宣洩者而余之感傷又何如邪會當清廷廢科舉立學校有志之

士負笈就學者如風起水涌余父方承省委爲某校監督馳書囑余往投考師聞之恚甚謂吾父離經畔道荒謬絕倫而不能止余之行則嚴戒曰子今去已自外於吾道我亦弗屑爲子師後此請弗復修師生禮也余弗能答亦弗暇與辨而心中免起鶻落弗能自己者念師絕我而春華姊娣間亦從此弗得再相晤聚且余與春華情感已深弗能離異雖無正式之昏約已具白首之同情從茲一別

後此得互償宿願否已爲不可知之事則此心寸裂矣迺以約指一枚之代價囑師家老嫗郵致春華一書其詞曰

春姊愛鑒今茲一別爲我與吾姊分離之始也以我與吾姊數年聚首而未嘗有經月之別離者則今茲之別有足以引起我情無限之感傷而我之所悲尤不止此也以姊之愛我而我之於姊亦頗敢自信有足增長吾姊之情愛者則姊之對於此別

將復何如乎夫愛之所極其愛的兩方必希望此愛之縣縣無盡而永無違隔之時此人之情也而事實上往往不能如其希望而予以圓滿之結果又勢之所當然也若今茲之事自尋常目光視之則亦普通之離別耳而以師之絕我而棄我如遺謂我後此可弗再踰師門是則我與吾姊雖咫尺之隔而不啻天涯地角之遙也夫非謂此別悠悠終將與姊絕緣分棄情愛毋

復再有前此之溫馨甜蜜恩愛纏綿而杞憂所及則皇皇焉惟懼所慮之竟成事實因而寢不安枕食不甘味迺至語言動作咸若有鬼焉瞰於吾身之後而爲之播弄非復我自身主宰也此等可怖之現狀雖我自己亦弗解其何以至此意或惜別情傷而有此過敏之神經以造成此種種恐怖之情形者夫使此等思慮而果爲神經過敏之作用事實上決弗至於如此則我

且。愉。悅。之。弗。暇。而。此。過。敏。的。神。經。乃。成。爲。  
一。種。滑。稽。的。理。想。豈。非。吾。人。莫。大。之。幸。事。爲。  
邪。然。而。我。則。安。能。決。其。有。此。幸。福。既。不。能。  
決。而。冀。倖。之。心。終。不。敵。恐。怖。之。切。故。自。別。  
姊。以。來。至。我。作。書。之。頃。爲。時。十一。日。又。六。  
小時耳而憂患之積幾欲成海設更增長至十一月十一年者行索我於枯魚之肆矣抑匪第我也以我思之姊之於我其思慮之深憂患之切豈不然邪豈不然邪今

弟將以月之望後。拼擣去省。一切胥已就緒。而惟心中至關切要之事。未能自爲解決者。姊固不問。而知爲我與吾姊之關係也。而姊將何以處之邪。弟已獲愆於尊人。無顏再入師門。卽以姊故。覲覲而來。而師亦未必容我。或更遭無上之羞辱。我何足惜。而恐師生之感情益傷。則後此姊弟未盡之緣。更多無限挫折耳。茲擬於月圓之夜。買棹來前。當遲姊於河干園後。爲深切。

之晤談。苟或機緣不巧。未克如約。則以五日爲期。惟姊之所便。弟終必鵠候芳蹤。至與姊晤見而後已。嗟夫。吾姊時期迫促。爭此數天。數天之間。爲我人畢生幸福之所繫也。以姊之深情摯義。非能恝視我者。固然。知必有以處我也。

書旣發越一日。而春華之覆書。至蓋仍倩彼老嫗遞來者。其書曰。

二郎文。凡朶雲頌來。愛我之情溢於言表。

不第愛我已也。迺并深知夫我之愛弟亦猶弟之愛我可謂摯深於愛者矣。方弟之別我之廢寢忘食者亦已經旬澗有如弟之所料者而夫己氏狡心狠意復尋冷嘲熱諷之詞來相譏誚益令我羞惡愧憤而弗能自聊。蓋我之處境事實上固有較弟爲難堪者也。昔人謂此中日月日以淚痕洗面若姊此後之情形恐將去此不遠顧念人生得一知己死可弗憾今我之處

境未至於死而弟則我之知己也果兩情之堅決卽萬古而不磨人能有此寄情之知己則當前困苦胥爲無足介懷念至此際輒復聊以自慰匪惟自慰亦欲以自慰者慰我知己也果知己聞之而與我抱同之一之感想者則我之厚幸也。約我河干匪下人言亦可畏也好在我之所欲言者弟

已知之而弟之所求於我者我匪不允諾。無論何種困難悉有抵抗之價值忻喜之心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若我與吾弟業已相知於心矣多一次相見卽增一番煩惱是亦不可以已邪極知此函到後弟必喜我之能允弟之要求而又甚憾我之不能赴約顧此中自有隱衷不必掬示而弟又豈不能諒我乎後會期長餘歡毋盡書此代意諸弗盡言。

余得書知春華於我已具正式之允許冷此

遂超出於憂患之上整裝去省投考入校以余穎慧之姿課程上之進步固有一日千里之勢而惟春華之事念念弗能自釋於懷迺至數日之久而不能爲一字之貽且亦未得春華寸楮之饋以彼我之間尚有秋英其人顛倒而播弄之懼其知而生變也然而我之心緒則已積思成海矣迺於其時尤有足以惹起余之煩惱者則以余門第才華之故欲

得余爲東床之客者實繁有徒月必數起幸父愛余不忍以舊式婚制束縛余一生幸運每媒者至必舉以問余余則經一次婚議卽多一番懊恨弗問媒者之飾說如何余惟報以惡聲而已雖余父亦弗知余意之所在也夫以父之愛余固無所憚於罪戾而于春華之事久久弗以宣佈者以陸師與父方以余故大起新舊學潮父固鄙視師師亦力詆父兩方情感日趨險惡門余之婚議殆決無

希望可言設貿然稟父而父或加以反對則事實上將頓增無限障礙故不如審慎待時之爲愈也然經絕短之時間而情場慘劇正式啓幕先是有教師某君者愛余甚至師有妹年長于余三齡豔色才名爲省城女界之絕出者師則言於吾父願以字余父大悅欲卽爲文定余聞其事始皇然大急不得已而自求於師盡以己與春華事相告求息其議師聞之爲悵惜久之余因求師執柯促成其

事以師與陸師亦有世誼故也。師迺以余言一言之出矢死靡它。此事果成春華殆將罹先求余父同意。父大駭曰孽哉此兒迺有此於死亡而兒亦弗能死。彼而獨生也。父聞余等不倫不類之婚議也。則召余而痛責之。且言始而悵惋繼而正色曰兒言癡矣。彼呂氏曰春華固佳而乃父頑梗至此豈有成功可爲。完全陳舊的家庭女子之嫁也。母命之而言。且吾聞老腐已字春華於周氏不日作嫁。而汝顧未之知耶。余驟聞斯言驚駭交集目瞪口呆。弗知所答。悵立久之。不期痛哭而長跔。父前曰父乎此或呂老之片面主張而春華未之知也。彼春華者堅貞潔靜之女兒也。氣轉促聲漸低。愁悴之容已呈現於兩頰。此

等現象乃令余生無限之疑惑。以父頃所言。對於春華之事。若視彼爲已死者。且又能料定我之必死。而先爲驚惕。豈春華家庭已有劇烈之禍變。發生于新近邪。而余之歸心。遂如箭在弦上。不可復止。雖嚴父之訓導斥責。一切都不暇顧慮。蓋至翌日之晨。余已不別而行。買舟返里。行裝纔卸。即復出至友人處。打聽消息。而春華則果于前三日死矣。春華之死。父固已知之。以未知春華與我之關係。

弗置意念。既已知之。則故爲隱匿。暫弗宣布。而余察言觀色。測知父之蘊藏。固由心靈質敏。而以事屬關心。常爲意外之防。今則不幸。而所測之中也。惡耗突傳。此心欲死。同時。呂家老嫗。曩爲我儕作郵人者。卽爲余之村人。時方回家。聞余之歸急。來求見。呈春華致。余函。且顫聲言曰。嗟夫。公子彼春姑逼。竟以。前日死矣。死之前一夕。以函付我。且酬我甚。距公子。固念姑當知。姑之爲人苦也。此不倫。

不類之語調絕不能入余之耳而余之魂魄精神則已完全葬送于區區一函中矣啓視其書曰

嗟夫二郎此爲汝情人絕命書也姊不幸生而失恃迨呱呱墮地而畢生幸福已摧殘爭盡顧後母之待我甚謙然自我思之世間最慈之人要惟生母爲最固人人有此天然之愛護人而我獨無之我之命固已大可自憐矣奈何孽冤深重自縊之不

足而復累及于知我愛我之情人邪是可傷也自弟之行姊卽忽忽若有所失展視弟所致書日必數次以我與吾弟相知雖久而日夕把晤未嘗有一函之通况今茲一書乃爲由友朋而轉入昏媾之媒介則姊之珍重而寶貴之也固宜姊初意固知此等函件爲最關緊要的文字偶一不慎足以惹起絕大之風潮常欲付之丙丁以滅其跡而久久無此毅力以弟旣遠別而

足爲弟之代表。能與我日夕相親。且最有  
相親之價值者。固莫此書若也。何意天奪  
我魄。此可親可愛之情書。竟落于夫己氏。  
之手矣。弟讀至此。必將訝。姊爲冒失者。而  
實則非也。姊與夫己氏所居。僅一板之隔。  
日者。姊承繼母之命。赴姑丈家賀喜。夫己  
氏。則竟潛入我房。以製就鎖匙。徧查我之  
箱篋。而此書。遂爲彼所發現。且竟懷之。以  
去。而貢之嚴父之前。父之性情。弟之所知。

也。旣見此書。則遂疑。姊與弟有苟且之行。  
而立欲致之于死。當斯時也。姊雖百喙而  
無以自辨。則亦拚此一生。以報知己耳。不  
謂母氏多才方。謂家醜不可以外揚。死姊。  
則事且大白。且以姊有懷春之意。不如亟  
爲蘸人。以免醜行之。呈現云云。嗟夫。二郎。  
此等穢言。蕪語。其令我難受之情。直甚于  
父之欲殺。而彼等且方計得意。滿欲亟嫁。  
我以爲快。而于是有周氏之媒。匆匆數言。

卽成婚議而姊就死之心至是而始形堅決顧所以隱忍至今而未遽自盡者弟當能猜想而得固非畏死而耿耿癡心尙欲與弟得一面之誤也何意大限催人刻不容緩彼周氏子斷絃已久急欲續婚循俗所謂現定現娶之例將于月內迎娶而姊之死期迺因以迫促而母復有徘徊觀望之餘地姊不難早爲書以寄弟而夫己氏用心深刻無所不至乃令姊欲覓一發函

之機而終不可得并恐函發而又入彼等之手更增當前之羞辱以是因循遲疑卒未致書顧事勢至今則更不能再爲容忍乃有此最後之訣詞方作書時亦未敢自必其能達於情人之前而一切有所弗顧者以過此則永無作書之機會而弟之怨我將終無已時故不得不冒名譽上之危險而---爲試演使此書而終得達于弟前則九泉之下或當目瞑心安耳嗟夫二郎

人生如姊固弗如速死之爲愈姊惟弗言故所受痛苦不惟衆弗及知卽弟亦什知一二而已今茲乃始得脫離苦海從慈母于九京以弟愛我固當賀我而弗勞傷悼者也特是耿耿之心死有餘恨者恨前此避嫌心盛背弟約言遂令最後一面而失之交臂以是言情負弟滋甚耳

余得此書一慟而暈比醒則身已在家中西醫士數輩方環榻施診而慈愛之老母則淚

眼婆娑嗚咽啜泣而喚其寶愛之佳兒數日之後余父自省中贊回視余而余病已劇萬無痊愈之望然自起病至今已歷年餘我雖自知必死而亦弗知蛻化之期果在何日也不幸之吾友述其不幸之事旣歿聲嘶力竭已弗復能語情淚兩行和血而出濕透枕端被角模糊一片渾不辨是血是淚也蓋至余（著者自謂）握管記此時眼簾耳鼓間猶隱隱有此可憐之慘狀深印于腦筋而磨滅

不去。

彭剛直公微時嘗漫游泰山名勝曾題有一聯曰「我本楚狂人五嶽尋山不辭遠地猶鄒氏邑萬方多難此登臨」  
公性豪邁雅興真不淺哉海容。

輓聯之難在懇摯一着色澤便易空浮有夫輓婦聯云「如此艱辛知卿必死所恨者夫妻十六載眉皺未舒頓教夜榻風淒夢裏時驚兒覓母」「幾經飄泊於我何堪今已矣雲水數千程歸期難卜從此秋砧月冷天涯應嘆客無衣」曉嵐。

## □ 賣笑之錢

嚴芙孫

那晚阿娥由游戲場回來神色有些淵皇不呢。

像平常的樣子那時正在雨夜涼氣襲人阿娥愛着時髦只穿一件單薄的羅衫支撑不住第二天就病了。

阿娥的病好了照常恢復他游戲場的晚課。那黑暗無光的影戲場便是他的課堂又是他一生墮落的魔窟。

他母親憤憤的罵道這孩子這樣的貪頑如此夜深才冒着大雨回來他不生病誰生病

沒有一個不奇怪如今的阿娥出落得漂亮了單說他一身的裝飾品從頭到腳少說些

也要夠他母親在十個指頭上辛苦一世呢。一般人紛紛的推測都說阿娥姑娘本是一

個蓬門的女兒如今跳在交際場中居然有這樣的手面說不定他另外仗着一筆特別的進項咧。

比得上那派綠光映着美人粉頰上的紅霞。來得有趣呢。

阿娥的交際廣闊終日奔波總覺有些心力交疲這回侵着些風寒倒又病倒了只是他這回中指上多上了一個晶亮的鑽戒雖是暫時身體上受些痛苦想到將來戴在指上團錦簇在場中擔任招待員的職務他衣服上那顆小電燈綠光四映勾起了全場看客的視線人家都說廣東燄火雖是好看那裏唐白夜花園開幕的那幾天阿娥打扮得花團錦簇在場中擔任招待員的職務他衣服幾分第二天他攬鏡自照却又瘦損了許多他母親這回不敢罵了阿娥的病中他服侍

得。何。等。周。到。什。麼。藥。咧。茶。咧。都。是。他。親。手。調。  
治。不。敢。疏。忽。爲。什。麼。呢。因。爲。阿。娥。是。一。個。月。  
有。進。項。能。夠。掙。錢。的。當。家。人。

一。個。沒。有。見。過。大。局。面。洗。衣。粗。作。的。老。婆。子。

一。日。穿。起。綾。羅。吃。起。魚。肉。滿。腔。的。快。活。自。然。  
不。必。說。了。有。時。隔。壁。人。家。三。缺。一。向。來。不。理。  
他。的。這。回。也。請。他。入。局。他。居。然。也。叉。起。十。塊。  
錢。一。底。的。麻。雀。來。了。他。眼。光。慢。慢。遠。了。覺。  
得。十。塊。錢。一。底。的。小。頑。意。大。家。在。輸。贏。上。割。

不出。什。麼。血。來。有。時。要。加。增。底。碼。向。阿。娥。要。  
錢。阿。娥。笑。道。只。要。我。的。鑽。戒。有。得。像。蠶。豆。般。  
的大。你。老。人。家。就。可。父。一百。塊。錢。一。底。的。麻。  
雀。了。你。耐。心。等。着。罷。

說。也。奇。怪。阿。娥。這。句。話。果。然。應。了。沒。有。幾。個。  
月。阿。娥。在。交。際。場。中。的。酬。應。越。發。忙。了。他。那。  
絲。繡。的。錢。囊。裏。積。滿。了。男。朋。友。一。大。疊。的。揩。  
片。趙。錢。孫。李。各。樣。都。全。幾。乎。把。一。本。百。家。姓。

花。他的鑽戒果然有像蠶豆般的大。

他的母親又了一百塊錢一底的麻雀了。可是他存了得隴望蜀的奢望。希望他掙錢的女兒早戴了鑽寶的項圈。他自己又麻雀的底碼也可以跟着增注咧。

杜掃霞因為阿娥的關係偷了他母親的珠鑽。還冒着她父親的名義到大來銀行裏冒領巨款。一旦發覺阿娥便是個罪魁。他那塊文明人的面具揭破便現出一個私娼的原

形來。

他的母親起初管得阿娥一步不出大門邊。後來有幾回只要阿娥一出門邊便有雪白的洋錢掙了回來。他老人家享享老福好不開懷。雖是人家有些閑話灌到耳朵裏橫豎。

只要女兒能夠掙錢。越掙得多。他老人家越可加增賭注。這又何樂而不爲呢。他存了這條心。只要看在洋錢面上。那怕阿娥的男朋友結隊成羣的走上門來。他老人家也裝做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阿娥被官廳拘解的那一天他母親還在東街上的綢緞店裏父麻雀這時他自己當莊打了一張嵌八萬倒給人家和了一副三百和倒勒一百二十塊洋錢恭恭敬敬雙手的遞了出去一些都不痛惜

從此以後沒有你女兒賣笑之錢再來供給你打嵌八萬了你還是替人家洗洗衣裳每件拿人家六個銅板的酬勞罷

◎讀琵琶行有感 蔭川

遺篇讀罷興闌珊未許深情付等閒我比江州更淪落訴情何處遇紅顏

賣笑之錢

六

某縣官以勤明著。日坐堂上。皇聽民呈訴。不需繕狀。當堂立判。一日有弟兄兩人赴法堂告狀。阿兄告弟服中生子之罪。阿弟告兄停妻再娶之罪。縣官卽向兩造訊問。先問兄曰。汝告弟服中生子。是否父之服。抑母之服歟。阿兄曰。均非也。乃暑天大伏時。生子縣官微哂之。繼問乃弟曰。汝告爾兄停妻再娶。現在爾嫂在何處。阿弟曰。在空屋之中。縣詫異曰。在空屋之中。豈非幽閉乎。阿弟曰。非也。棺柩停於空屋之中。縣官又微哂之。命皂役取泥塗於兩人臂上。曰。此之謂宜兄宜弟。(宜與泥同音)

佩萸

## □世外仙踪

何心如

余鏡波河南沙河人少習歧黃術喜研服食一壑其深不可測好事者爲築石梁由此達採補之法常入深山中采藥往往數旬不返近邑有一山疊巒層巒高凌霄漢山頂有一潭其水清澈見底荇萍交橫游鱗可數余生謂其中必有靈境某日忽逢地震火山爆裂祇露微光一線愈入愈暗衆漸胆怯同行十山之中峰巒然分裂爲二似刀斧削成中陷餘人多有托故而回者其留者咸謂非秉炬

不可束葦燃脂。蟬聯並進，僅及百數十武。其路更狹，風從穴隙出，火爲之滅。於是留者亦棄炬而奔。生精神愈奮，謂衆曰：汝等不聞哥布之探新大陸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汝等歸我將獨往。復向前路，覺漸寬，逢低處，始則僵僵，繼則匍匐。人極困憊，遙見前面，旁彌若光，強力趨赴，豁然開朗。別一天地，不禁喜極欲狂。初進，絕無居人。但見古木參天，奇花遍野。林間翠羽囀啾，多不知名。顧腹中飢。

甚無所得。食忽風送桃香，似覺不遠。舉目四矚，則隔溪固桃林也。垂實纍纍，映日鮮紅，欲渡苦無術。持竹桿測之，水僅及股際，乃捨衣涉水而過。摘食五六枚，腹已果微渴，掬谿水飲之，芳冽異常。生知此非凡境，冀有所遇。少憩，仍前行。迢途多梨棗之屬，谿邊細草蒙茸，芬芳可愛。拔而視之，下皆黃精山藥之屬。山中無晝無夜，亦無寒暑。倦則席草地而臥，約略一來，復期其行。愈遠，歸路已迷，行至盡處。

一峯當其前。峯迴路轉。圓門若月。生信足所至。身忽在門外。頃刻之間。頓覺風景迥異。氣候亦殊。回顧洞門已非。惟聞猿啼深峽。鶴鳴叢林。凜乎其不可久留。急覓直徑疾趨下山。山麓有茅茨數十椽。櫛比而居。炊烟縷縷。出戶外。一家雙扇呀然。有垂鬟婢子。攜桶出汲。生前問路。徑婢瞠目不解。其語狀甚驚惶。棄桶奔入。須臾一翁出。古貌蒼鬚。詰從何來。生告以故。翁曰。此間爲長安郭外。距豫境二千。

餘里。汝徒步不滿半月。而至。蓋得地穴捷徑也。生囊無一錢。進退彷徨。方深嗟訝。翁曰。子既是異鄉人。何不入內少坐。既經奇境。請縷話。頗未以廣見聞。生從之。翁折簡招村中人來。共聆奇事。殺雞餐黍。排日爲歡。生懷中裹有黃精山藥等數十枚。分餉座客。嚼苦咽甘。與世間藥籠中物稍異。生小住浹旬。由翁摒擋川資。取道山西而歸。歷時蓋三十有八日。及抵家。羣來訪問。喧傳由此山谷可達陝西。

遂以仙谷名之。

●登古渡岩 青門

攀蘿歷磴又緣崖。一上層巒眼界開。  
怪石似人隨地立。亂山如浪湧天來。  
寺荒佛頂巢蒼鼠。僧老條衣繡綠苔。  
一縷茶煙起林際。下方人道白雲堆。

●瀟湘夜雨 (題趙眠雲黛玉葬花小影)

葬花小影

天樓

霧鬢風鬟紅裳翠袖翩然乍見疑真。  
娉婷幻出美人身春去也殘英滿地。  
心碎矣往事成塵愁無奈三生舊恨。  
欲證前因半委俊逸傳神阿堵瀟瀟。  
後千秋韻事猶有趙眠雲。悲戚戚綠苑傷春  
佛頂巢蒼鼠僧老條衣繡綠苔一縷茶煙  
起林際下方人道白雲堆。

小社會小說 老殘新遊記

譙北楊塵因著

第六章 爭自由當場擺虎威 爲戀愛背人彈鮫淚

話說老殘將他所帶來的一干人正要。把舊事重提。忽見林伯裏。驀地站起身來。直向那黑幕之中。奔去。嘴巴裏還大聲嚷道。豈有此理。你是幾時來的。怎的你也做這樁事。唔。唷。該死。……該死。……接次搖着腦袋瓜兒。一口氣連說了十來個。該死。大衆見他這般形狀。彷彿他受了什麼絕大的感觸。便紛紛也跟着亂嚷起來。比時慢說老殘與褚恆發二人不知。他等亂嚷的原故。就是他們自己也都不明白。這亂嚷究竟因為什麼事兒。百亂之中。當算。

得老殘有些兒定見忙起身攔阻林伯襄說道有話好說這是個什麼樣兒咧大衆見老殘攔住前路也都站定了脚跟不再猛進了祇有林伯襄仍是如瘋狂一般不住價祇說該死老殘將大衆勸住之後轉向林伯襄詢問道林先生你何必如此發急咧就有什麼天來大的事兒沒有說不明白的咱們何妨坐下來慢慢價討論似這等亂嚷那能鬧得明白咧林伯襄這纔喘了兩口氣倒退後一步說道你問他罷那個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是從那裏來的……這兩句話兒仍是說得大衆都不能夠明白林伯襄接着又自言自語的說道啥什麼寶德寶德這真是他媽的缺德了林伯襄在這憤懣填膺之際無心吐出寶德兩個字別人尙未注意却一時觸動了老殘的心機暗忖道哎呀這寶德兩個字我却很熟的這又是誰呢又想着默忖道哦……張惠卿的二女兒……督軍署裏辦事……對了他

也。在。這。個。黑。幕。裏。面。麼。奇。怪。……奇。怪。……再。聽。林。伯。裏。嘴。巴。裏。嚷。的。仍。是。一。聲。寶。德。一。聲。  
缺。德。不。住。價。狂。嚷。老。殘。聽。着。也。實。在。有。些。兒。刺。耳。便。向。他。婉。勸。道。林。先。生。你。心。裏。的。事。兒。我。  
業。已。明。白。了。你。千。萬。不。必。如。此。似。這。等。問。題。也。決。非。今。天。在。這。裏。可。以。立。時。解。決。的。我。自。有。  
辦。法。若。照。這。等。狂。鬧。恐。怕。再。鬧。一。百。年。也。是。沒。有。結。果。的。好。了。話。也。不。必。多。說。咱。們。都。  
好。商。量。這。番。話。越。發。說。得。大。衆。兩。眼。發。直。就。是。林。伯。裏。也。暗。自。叫。怪。道。當。真。我。的。心。事。他。  
一。一。的。明。白。了。嗎。於。是。截。住。前。說。也。不。再。說。下。去。最。後。申。子。平。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便。向。  
殘。詢。問。道。鐵。先。生。咱。們。話。也。不。必。說。遠。了。究。竟。這。椿。事。兒。是。怎。樣。解。決。現。在。天。色。也。不。早。  
他。們。弟。兄。夥。子。都。辛。苦。了。大。半。夜。白。水。也。沒。有。一。口。進。嘴。巴。這。倒。是。怎。麼。算。咧。比。時。褚。恆。  
也。不。待。老。殘。答。話。忙。搶。着。說。道。我。所。做。的。事。兒。早。與。鐵。先。生。說。明。白。了。若。論。我。的。罪。犯。我。

己。也。曉。得。就。有。十。個。褚。恆。發。也。是。不。夠。死。的。但。是。我。如。今。業。已。懺。悔。來。不。及。了。諸。君。若。能。看。我。是。一。個。朋。友。開。我。一。條。生。路。好。在。我。的。年。紀。也。不。十。分。老。大。將。來。總。可。以。做。些。兒。事。業。對。得。住。諸。位。這。一。番。好。意。的。若。諸。位。不。能。放。我。過。去。我。那。裏。還。有。別。的。話。說。是。殺。是。刪。諸。位。聽。便。我。那。裏。還。敢。回。手。就。是。我。死。後。的。靈。魂。也。是。甘。心。瞑。目。沒。有。半。個。字。兒。呼。冤。叫。苦。說。到。這。個。苦。字。禁。不。住。眼。圈。兒。一。紅。險。些。要。掉。下。淚。珠。兒。仍。舊。接。着。說。道。若。說。諸。位。辛。苦。了。半。夜。那。粗。茶。淡。飯。自。然。是。我。來。准。備。不。但。如。此。就。是。我。現。在。所。有。的。物。件。我。也。不。要。私。留。一。些。兒。任。憑。諸。位。處。分。就。是。啦。申。子。平。纔。要。說。話。林。伯。襄。忙。搶。先。說。道。那。個。張。寶。德。女。士。他。是。怎。樣。被。你。騙。來。的。你。快。些。實。說。……實。說。……說。時。兩。眼。圓。睜。覲。定。褚。恆。發。不。少。轉。瞬。好。像。祇。恨。嘴。巴。太。小。不。然。就。要。把。褚。恆。發。吞。入。腹。內。似。的。褚。恆。發。猛。聽。他。這。番。話。也。鬧。得。不。知。所。以。半。晌。

方笑着答道：你這位先生尊姓呀？林伯襄仍是惡狠狠的說道：我叫林伯襄，誰不曉得我在督軍署裏辦事呀？張寶德他與我却有密切的關係。你是怎樣將他騙來的？你快些說罷！引誘良家婦女就是這一條。你已夠得上槍斃了！快講……快講……褚恆發仍是聽得兩眼發直。又久方笑着問道：林大人，你老千萬莫要動怒！方纔你老所說的什麼張女士不但我這裏沒有此人，並這個名姓我這裏還不曾聽說過呢！林伯襄猛聽這兩句話，越發燥得五官動火，七竅生烟，順手擂着那神龕罵道：明明看見他藏躲在黑幕裏面，怎地還來騙我嗎？說話之際，他一奮身就要去掀那神龕上的黑幕，老殘便走向前去，一把攔住說道：有話好說，何必這樣的暴燥咧？林伯襄也發急道：你也不曉得別人的心事，還說什麼好說？好說？你可曉得這樁事兒却是很說不明白，很不好說的？老殘連連點頭道：什麼奇怪？我早就明白。

了。林伯襄聽他言語之中狠可以耐人尋味。不覺兩頰緋紅急急的要問他一個究竟。轉又恐怕問出意外的笑話來反討沒趣躊躇再四正要向老殘詢問見老殘已向褚恆發問道。你前。所。說。那。四。個。女。孩。兒。是。你。自。己。所。生。的。還。是。向。別。人。討。來。的。褚。恆。發。猛。聽。老。殘。這。一。詢。問。也。不。明。白。他。詢。問。的。用。意。復。又。自。懦。道。橫。豎。我。決。計。改。邪。歸。正。又。有。什。麼。話。兒。不。能。說。一。呢。打。定。了。這。個。主。意。方。向。老。殘。說。道。你。可。是。問。阿。慧。他。姊。妹。四。人。嗎。那。都。是。我。平。日。收。來。的。徒。弟。老。殘。忙。搖。頭。道。不。對。不。對。究竟。你。所。說。的。是。男。是。女。呢。褚。恆。發。道。先生。你。問。的。是。男。他。就。是。男。你。問。的。是。女。他。就。是。女。老。殘。詫。異。道。這。是。說。的。什。麼。話。難。道。他。們。還。能。夠。變。嗎。褚。恆。發。道。先生。你。錯。會。意。了。老。實。對。你。說。罷。我的。左。右。曾。收。了。四。個。狠。年。輕。的。女。子。都。是。在。十。七。歲。上。下。乃。准。備。假。扮。仙。姑。用。的。有。時。那。些。公。子。王。孫。豪。商。大。賈。特。來。這。裏。求。籤。許。願。要。見。六。

仙姑我就將他等替代倘若仙緣湊合我也落得在香火之外站光些兒特別費用的申子平忙接問道怎麼那四個道童都也叫這等名兒哩褚恆發道就是這四個道童也都可與一般有錢的香客結仙緣的再說那些燒香拜佛的人總是穿裙子的佔多數也得準備幾個不討厭的人兒伺候他們若說到那同名原故你先生要曉得這等人都是不能出頭露面都很容易招惹是非如此男女混叫做一個名兒倘仙姑惹出禍來就叫同名的道童出面反一句說罷若是道童們冲撞了香客惹出禍來也叫同名的仙姑出面使他男女不分雄雌莫辨這乃是江湖上的分身法算不得什麼稀奇大眾聽了這番話方明白那男女同名的用意接着林伯襄又問道你那幾個女弟子是幾時收的哩褚恆發默忖着說道最近的也有一二年了林伯襄道除了他四個可還有別人褚恆發笑道這可說不清白我今做

一個比譬罷。如我這個頑意兒好像是個戲館子。那些仙姑道童都祇能算得是班底。若要想賺錢還靠着有名的角兒來客串。再說那些臨時加入做仙姑的大半都是很漂亮的。票友他們來這裏過戲癮都是在金錢之外尋快樂的似這等人我們最歡迎他臨時加入。一來也是場伙上的面子。二來也着實可能多賺幾文。好在似這等利益。賺得八方都樂意。又何必不做那第三者的漁翁咧。老殘笑問道：「你可曉得這等人究竟是那一類的人物？」他等名姓籍貫。你可會掛上那結香火緣的號簿兒上。麼褚恆發連連搖頭道：「難……難……」這類的人都是很有根柢的人家。如他來我這裏客串尋樂。也是被家庭專制的壓力壓得太過了。動輒就把仁義道德帽兒給他戴上。鬧得一些不能夠自由行動。所以纔暗暗到我這裏來的。因此種種原因。他們來了真是什麼苛刻的條件。他都可以百說百從。娓娓聽命。

就是不肯把自己的真相便別人曉得我們就去請問他。他也沒有真話對我們說。又說道。  
哎呀一年似這類來客串的票友男男女女也記數不清要是一一去詢問他們的真名真姓却也不知從那個問起所以他們既不願把真相告給人知我們也就落得省却這一番手續了林伯裏搶問道如今此地可有這類的客串咧褚恆發又想了一會兒復向林伯裏上下看了兩眼方點頭說道現在麼……却祇有一個人祇是他纔來不久林伯裏越發心急道他有多大年紀是何時來的快說……快說……說時他那兩隻銅鈴式的眼珠兒直覩定褚恆發臉上好像遇了電一般褚恆發還是有聲無氣價說道若說他來的日子可有多天了林伯裏猛聽又是一驚褚恆發接着說道只因一切法術他還未練習純熟所以他還在見習時期並未實行串演咧這時林伯裏的臉色由青灰慘白轉透出一片紅光那

胸中也好像有一片懸石平落下來便連聲說道還好……還好……接着又說道你快去叫他出來……你快去叫他出來……申子平比時也懷疑得發急搶着問道伯裏你可是與他有甚關係嗎林伯裏連連搖頭道你且不必細問快些叫他出來罷褚恆發聽說復又皺起眉頭正想不出話來對付忽見幕後跳出來一個妙齡女子發展出一種姣滴滴的聲浪對着林伯裏冷笑說道姓林的你發些什麼臭脾氣你在督軍署裏辦事能嚇誰呢誰也不是怕嚇纔長大的慢說你是個小小辦事員也不知可能列入七八十等裏就是什麼都督將軍總司令的威風我也會領教過的咱們再掉轉頭說罷你憑着什麼資格來干涉我的行動自由就說我與你有口頭契約那不過是給你的面子要你盡些兒名義上的義務你當真老厚着臉皮要想對我實行那夫爲妻綱的職權麼姓林的你少要做些大頭夢罷

可莫錯看了人。我。也。在。學。堂。裏。混。過。的。咱。倆。要。好。就。聚。在。一。處。不。好。隨。時。都。可。以。拆。開。這。算。個。什。麼。稀。奇。事。他。說。話。之。際。已。是。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兩。頰。上。的。無。名。火。一。片。一。片。如。潮。湧。般。湧。上。來。接。着。又。搶。進。一。步。大。聲。嚷。道。好。漢。子。咱。們。出。門。去。講。幾。句。這。不。是。咱。們。的。地。方。莫。要。在。別。人。家。裏。搗。亂。一。言。未。盡。就。直。扑。前。來。去。扭。林。伯。裏。的。衣。襟。倒。把。林。伯。裏。鬧。得。大。窘。也。不。知。怎。樣。纔。好。真。是。天。上。若。有。縫。地。下。若。有。洞。他就。可。以。攢。將。進。去。暫。避。其。鋒。還是。老。殘。見。風。不。對。沒。命。的。攔。阻。傲。調。人。道。張。二。小。姐。你。也。不。必。動。氣。有。話。總。能。說。得。明。白。的。彼。此。都。是。有。身。分。的。人。家。既。然。往。來。都。很。要。好。如。今。更。可。不。必。太。傷。感。情。那。女。郎。聽。了。這。番。話。就。向。老。殘。上。下。瞅。了。幾。眼。見。他。乃。是。個。舊。式。老。頭。兒。便。說。道。老。先。生。你。當。曉。得。現。在。是。個。什。麼。時。代。如。我。這。婦。女。們。也。是。國。民。一。份。子。豈。能。低。頭。去。受。他。的。侮。辱。咧。再。說。你。老。先。生。也。是。有。太。太。

有小姐的試問如姓林的這般野蠻用事他們又可能受得住咧老殘聽說不住價皺着眉頭也不敢再與他辨白便信嘴唱歌兒似的連聲說道日子很長總能說得明白的復又一步緊似一步迎向上去阻攔那女子見老殘這般熱心解勸也就落得隨風轉舵掉臉向着林伯襄說道姓林的我今看在這位老先生的分上走一步你有什麼勢力儘管擺罷說畢便將粉頸兒一擔柳腰兒一扭慢步姗姗搖出去了記者寫完這段事就有人反駁說道前言不對後語簡直寫得太支離想林伯襄他在那最初瞥見幕中人的時節對着褚恆發那般氣餒是何等威風何等嚴厲怎麼一見那女子出幕之後好似噤口寒蟬一般活活給那女子搶白了一頓不敢聲響這又是什麼原故咧嘻着官你祇知其一却不知其二要曉得我們中國的男女階級若在一般舊式書獃子的嘴巴裏說咧自然是說什麼夫爲妻綱

男權比較女權重大。若從實際上批評，却是一種反比例。不說現今就說往古罷，也是如此。試看古今來多少英雄豪傑，都被什麼兒女情長四個字誤了。他一生事業已有許多有絕大本領的人貼伏在石榴裙下，做一輩子的奴隸。這豈不是女權伸張的明證嗎？林伯襄他本也算不得是什麼英雄豪傑。但是他生就一副柔骨，見了女子就醉爛如泥，甯可性命不要。不能犧牲戀愛的。如他最初瞅着那可愛人，藏在黑幕裏，好像自己心頭上的血肉被別人宰割一般，怎麼不教他怒從心上起，氣向胆邊生，咧嘴看到那可愛人，突然出幕？他就覺得是已跳出重圍，心坎上是安了一半。再聽他的可愛人口口聲聲都說是自動，不是被動，的行為。他心中忽又發了一種奇想，以為祇要是他可愛人自動的行為，就沒有什麼不是的。何況他是個寒酸入骨的書生，如何經得起東獅子那一陣狂吼？怎麼不教他畏縮做一。

團。並呼吸氣也不敢發洩哩。所以當時慢說那女子惡罵他就是惡打他一頓他還要說這是可愛人看得起他與他打情罵趣哩。閒話少說接敍林伯裏眼望着他可愛的人姍姍而去也就無精打采站在一旁發怔當局祇有老殘的心坎裏是明白的却又不便在大庭廣衆之間將他那悶葫蘆點破眼見日已偏午便向衆說道現在鬧了這大半天正經的話兒還沒曾提到一句此時我也不便與諸君詳細深談但是褚恆發他確是一個風塵中的好朋友實在因為種種的感觸將他逼走到這條路上的早晨他已與我說明並且狠自懺悔業已立誓從今以後須做社會上一個完全的好人君子不追既往以前的事咱們也不必再提了接着又將褚恆發經歷的狀況約略說了幾句大衆這纔明白申子平礙着老殘情面也就落得做個順水人情便笑向褚恆發說道既然都是混世的朋友也沒有什麼深

仇。大。怨。祇。要。你。能。懺。悔。還。有。什。麼。話。說。咧。褚。恆。發。也。就。連。向。大。衆。稱。謝。復。又。招。呼。左。右。的。同。  
夥。忙。備。幾。桌。酒。菜。于。是。大。衆。也。不。分。上。下。狂。餐。飽。嚼。直。鬧。到。三。鼓。更。殘。褚。恆。發。又。當。場。捧。出。  
許。多。錢。鈔。衣。帛。一。分。送。與。老。殘。同。來。的。那。十。來。個。大。漢。那。些。大。漢。自。然。是。各。無。異。言。歡。騰。  
而。散。老。殘。申。子。平。等。也。就。接。續。各。歸。寓。所。次。日。褚。恆。發。果。然。將。那。塊。招。牌。下。掉。並。將。他。那。  
夥。男。女。黨。徒。次。第。解。散。從。此。那。一。座。大。廈。便。寂。寞。空。門。無。人。過。問。日。久。樑。空。落。燕。泥。不。似。平。那。  
日。香。火。氤。氳。門。庭。如。市。了。再。說。當。晚。老。殘。申。子。平。等。興。盡。而。歸。彼。都。覺。爲。社。會。上。除。了。一。  
種。魔。障。對。朋。友。也。算。引。導。他。入。正。途。却。很。快。樂。祇。有。林。伯。裏。一。人。却。鬧。得。滿。肚。皮。不。自。在。快。  
快。而。返。一。路。上。暗。自。忖。道。早。曉。得。有。這。一。篇。文。章。我。又。何。必。多。管。别。人。家。閒。事。呢。原。來。林。伯。  
裏。他。也。是。孤。身。作。客。臨。時。公。寓。就。在。貢。院。西。街。榮。陸。棧。裏。賃。定。了。一。個。小。小。房。間。一。榻。之。外。

幾乎不能容身移步。雖至親密友，他却不使知道。這是他的行台，就是他那摯愛的張寶德女士，也不曉得。他有這個密窟，是夕林伯裏回來，那客棧裏的茶房都放開行榻，向黑甜鄉去尋找樂境。好不容易，纔將他等喊醒。開了房門，林伯裏跨步進房，猛見那一縷苟延殘喘的燈光，作一種慘綠的冷燄，就禁不住鼻尖兒一酸，說不出來的難受。再看案頭，陳設一方，破硯硯上灰塵堆積，足有一錢來厚，還有兩本疑雨集、一本會真記，顛倒橫陳在案上。那字裏行間，早被老鼠咬得齒痕疊疊，榻上衾枕亂堆，做一團。伸手去摸那籐套裏的茶壺，已冷得沒有一絲兒熱氣。掉臉再喊茶房，那茶房早已沉沉入夢，祇得長歎一聲，也顧不得解脫長衣，就向榻上一躺。比時他總想借此睡去，擺脫一切煩惱。誰知心中有事的人，越想混入睡鄉，越不容易。使他閉眼，並且那胸中的愁緒，越發加增。所謂枕頭是孤零，被窩是寂靜。

便是鐵石人不動情也坐不成睡不能此時他却深嘆了一等滋味百無聊賴祇躺在榻上。發默想到老殘他何以曉得他就是張二小姐咧若照他半冷半熱所說的話兒好像我與寶德的事他都曉得的他又如何曉得的咧又想寶德他真與我是這等翻臉了麼我想他必沒有這很的心腸想到這裏忽見被角之下壓了一頁錦牋忙取出來一看原來就是往日張寶德給他的定情書復又看了兩遍頓覺心神清爽轉而想到他跳出黑幕那般形狀禁不住眼眶兒一辣撲簌簌的淚珠兒直滾入懷要知他究竟哭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吾人於歡樂時飲酒無量在煩惱時一飲卽醉以此足信淳于髡之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洵非虛語

◎金三化子

孔可畏

同有歸金三化子者。浙之世家子也。性豪放。落拓不羈。先世宦囊。任意揮霍。批杷門卷。跡祿居高位。祇慕先賢。飲一瓢之句。足見其胸襟曠達。豈尋常落魄子所可。詩乃伍之。  
日不故爲。爲相好。尤好賭博。雖一負千金。毫無難色。于呼盧喝雉之場。稱健將焉。酷嗜杯中物。飲不以爲辱。有鄂人李某。善幻術。來蘇獻藝。中途遇驅。以致流落揚城。幾與乞丐同伍。子嘗嘆曰。吾生平所謀。以故江湖多。重之。每子酒酣耳熱之際。信口雌黃。間亦能詩。和譚某原韻。詩可。

小偵探 毒瓶

張碧梧譯

第十八章 長頸小瓶

勞埃本是個胆壯的人。很贊成約翰的話。當下二人就走到那矮屋面前。爬上屋頂見裏面有條甬道。甬道上豎着一根旗杆。勞埃道：你看那旗杆上面有一件東西被風吹動。好似一條黑蛇。却是甚麼意思？約翰道：這分明是個巫人的招旗。說着就順着屋頂爬了過去。本想尋個天窗偷看屋裏的情形。勞埃忽然說道：你聽屋裏不是有人說話麼？約翰道：仔細聽聽。看倘能聽得出他們說些甚麼。那就好極了。但是我最注意他們的動作。必須設法偷看。緩

好勞埃道這裏又看不出的爬到那邊屋頂上去或者能個看出他們二人就先跳到牆上。再由牆上爬到那邊約翰伏在屋頂上正想探身下去勞埃却道留神些裏面有人走出來了說時遲那時快早有右邊一道門開了走出一個人來他頭上扎着包頭布站在天井裏。四下望了一週那種神氣如同貓子想捉老鼠的一般約翰以爲在這月光之下難免被他看見心下很有些發急幸而那人並未注意屋頂上纔算逃過這個難關而且這麼一來約翰反曉得解姆司的所在當卽又爬到右邊屋頂上說也湊巧這屋頂上却有一個天窗他們伏着身子從這天窗裏往下看見這一間房裏景況奇怪極了當中放了一只三足鼎鼎裏面炭火很旺天氣本來很熱爲何這房裏却生火呢真是怪事了牆上掛着席子地板上却非常鰥火鼎旁邊有一張椅子上坐一個肥碩的印度少年身穿藍色外衣衣上釘滿。

發亮光的東西頭上戴着一頂不倫不類的帽子褐色的膀臂由肘以下都露在外面還戴了幾付手鐲祇要他的膀臂動一動這幾付手鐲就撞出聲音來他旁邊還站着兩個白種人一個正是解姆司一個就是和他同來的不知姓甚名誰這時都很恭敬的站着似乎聽這印度少年講演的一般一盞很大的黃銅燈發出綠閃閃的光來很覺淒慘約翰看了一會低聲向勞埃道看這種情形這個印度少年定是個巫人解姆司和那人同來定是和這巫人商議甚麼大事我們必得聽得清楚他們雖凝神去聽怎奈房裏的聲音甚低一句也聽不出勞埃自言自語道我們冒險來到這裏幸而已看見房裏的情形又看見他們的嘴動個不住分明是在那兒說話可是聽不出甚麼真個令人有些發急約翰道你且不必發急再看下去罷這時房裏三人的談話似乎已有了結果祇見那個印度少年從胸前掏出

一個長頸瓶被燈光映着作慘綠之色。他又說了幾句話。雖不知說的是甚麼。但看他的神情。定是說那瓶子解姆司就伸手去接。印度少年立刻又縮回去。囁嚅說了一陣。約翰就向勞埃道。大凡巫人都是無惡不作。只曉得自私自利。殺人害人。他都不管。我想解姆司未嘗不曉得他們的罪惡。偏偏又向他買這些東西。解姆司自然不是好人了。約翰正說到這裏。忽聽見那個不認識的白人高聲說道。他要多少錢你就給他便了。我們也可早些出去。何苦悶在這裏呢。解姆司也提高聲音道。這件東西究竟有無效用。我一定要當面試驗。纔肯放心。上次雖然很靈。這一次也不可大意。印度少年聽了解姆司的話。也不說甚麼。就吹了一聲口笛。隨即有一只小狗從暗地裏走出來。坐在他主人身旁。好個印度少年就開了一個盒子。拿出一塊餅糕。再把那綠色小瓶中的東西倒了些在餅糕上面。就把這塊餅糕。

放在狗的面前。狗子立刻吃了下去。這時房裏三個人都是靜悄悄的一聲不響。看着這只小狗。不多一刻。這個小狗就瞪起眼睛亂搖尾巴。似乎要喊。又喊不出的樣子。這樣又過了幾分鐘。可憐這只小狗就輕輕的喊了一聲。又在地上亂滾了一陣。就此不動。想是已經死了。印度少年很得意的含着笑容。指着小狗。把那瓶子遞給解姆司。約翰道。那小瓶裏面一定。是甚麼毒藥。解姆司買他何用。想必是買去害人。我們必得監督着他。說時再看解姆司和。他的朋友也都是很高興的收了那小瓶。又在袋裏掏出一個錢袋。數了幾張鈔票給那印度少年。就走了出來。勞埃道。他們已去了約翰道等他們多走幾步。我們再追上去。不遲遇了一會。約翰和勞埃再從屋頂上爬下。連忙的追了上去。見他們正在前面。但後來走到一條十字路口。偶不經心。就不知他們的去向。約翰恨恨道。這是我們大意失了好機會了。勞

埃道但是今晚的工夫也不算是虛廢探明解姆司在這裏買毒藥決定他不是好人至於以後的事再設法辦罷約翰道我想也用對待甲克的辦法有意去和他親近於無意中探聽他的實在比較無頭無腦的倆事似乎便當些勞埃道但是我不敢和他接近倘若他把那毒質放些在酒裏請我們喝了我們都得被他毒死約翰道這一層你不必怕他既不認識我們自然沒有仇恨那麼他何必害死我們呢勞埃道你又將怎樣去和他親近你拿六萬元去騙甲克難道此刻再和解姆司合股經商麼約翰道不必六萬元祇須四千元已足說了勞埃道可惜這四千元好似拋到水裏約翰道不然我自有辦法把他收回他們走着談着很爲高興勞埃忽站在一家門口隱在暗處道我覺得有個人跟在我們後面已有好久了約翰道那裏有這回事是你神經過敏勞埃道你且聽呀約翰細細一聽果然有脚步

聲。音。走了。過來。走到。約翰。和。勞埃。躲的。所在。也就。站住。又。搖搖頭。這纔。再。向前。走。勞埃。問。約翰。道。你可認識。這人。麼。約翰。道。好像是解姆司的。那個朋友。勞埃。道。正是。約翰。道。我們。也。太。糊塗了。這是何等祕密的事。那能在街上亂談。我們方纔說的話。那人必都聽見。勞埃。道。但是他。不是。跟着我們。也不得知。或者他恰巧走過這裏。約翰。道。不必去管他。我們回旅館休息罷。他們二人就一直回到旅館。

### 第十九章 幾遭滅頂

第二天。早上。日光如火。天氣很熱。約翰。和。勞埃。坐在。花園。裏。乘涼。約翰。搗着。扇子。道。我們說。不得不。怕。辛苦。祇好。出去。罷。勞埃。道。天氣。這般熱。又在這時。出去。怕不要。熱死。在路上。麼。約翰。笑道。我且問你。你爲着甚麼。到印度來的。那能畏難苟安。況且昨天晚上。既有那般好結果。

今天豈可不繼續進行勞埃道你預備往那裏去呢約翰道我們去會解姆司你不能怕熱快去拿柄傘來罷勞埃無可奈何嘆了一口氣祇走到房裏拿出兩柄傘恨恨的說道照這樣辛苦恐怕還沒活命回國呢約翰道你又要亂說了勞埃這纔不響就和約翰一同出了旅館一直到了解姆司的辦事處看見窗子都開着但不見一人約翰和勞埃當即走上第二層樓踏進一間小房裏面有個小書僮正伏在寫字台上打盹這間小房的對面有一扇玻璃門上面寫着私人辦事室幾個字約翰料定這必是解姆司的辦事所在了當下並不喊醒那小書僮就輕輕的搬了一張椅子放在玻璃門前站在椅上從隔板上面朝裏一看祇見解姆司正倚門坐着低着頭似乎想甚麼約翰就向勞埃低聲說道你去敲門我自有道理勞埃就在玻璃門上敲了兩敲就聽得解姆司在裏面問道是誰請進來罷約翰和勞

埃就推門進去。解姆司本不認識他們，就瞪着眼問道：「你們來做甚麼？」約翰道：「我姓哀那爾，名叫約翰，又指着勞埃道：「他是我的朋友勞埃，農在紐約地方做證券交易所的買賣。」解姆司道：「原來是你們二位，你們的大名我久有所聞了。你們不是常常到印度來做買賣？」約翰道：「正是。解姆司請他們坐下。約翰又道：「我常聽得人家說，你的爲人很爲精巧强悍。我們非常欽佩。此番到印度來特地來拜訪。我還有個朋友，他在我面前稱贊你，更爲利害。」解姆司道：「這個朋友是誰？」約翰道：「就是紐約的甲克烏得維爾和他的夫人。」解姆司聽了，微微一笑。約翰道：「正是我們這次到印度來，本想請他寫封介紹信給你。我們也可有個照應。後來因爲時間匆促，不曾來得及寫。解姆司道：「你們怎樣認識他的？」約翰道：「我本來和他合股做生意。後來因爲他的股本未曾繳足，生意還未成立。」解姆司道：「他的

性情很爽直和他合股做生意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他們又閒談了一會商業上的事。約翰忽然向勞埃道我們那筆款子若是交給密司脫亨立喚利包管萬無一失。又對解姆司道現在我們有些要事必須立刻回國。但是這裏的事情還未辦理清楚。回國不久還得再來一趟。因為這個原故。心想祇把應用的物件帶了回去。還有四千元預備就存放在這裏。將來再來時就可取用。但這裏熟人很少。沒有一個妥當的地方存放這四千元。於是就想到你爲人很誠實。很愛朋友。我想就把這四千元暫爲請你收存。你道好。也不好。約翰說時。勞埃就拿出四千元的鈔票放在桌上。約翰又道。你也不必推辭。就請你收了罷。并請你寫張收據交給我們。將來我們來取款時就拿這個當做憑據。解姆司滿口答應。立刻寫了一張收據交給約翰。就把這四千元的鈔票收了。又道你們何妨耽擱兩天再動身呢。約翰道。

我們委實爲着緊要事不能再耽擱。了解姆司道那麼我就是今天晚上請你們吃晚飯停一會兒我到旅館裏來約你們你們住在那家旅館約翰道我們住在歐羅巴旅館既承你的寵召却之未免不恭我們定在旅館裏奉候說完便作別出來約翰走上扶梯不住的用手帕揩眼睛勞埃問道你可是迷了眼睛麼約翰笑道不是我有些捨不得那四千元但我必有方法撈回我的本錢他們出了大門就乘車子回到旅館到了房裏勞埃問道你的計劃大約仍是驅解姆司的筆迹約翰道正是據我看來解姆司的筆迹和我們上次在甲克家裏搜出的那封信一般無二這樣一看就可證明那封信必是解姆司發的解姆司請我們吃晚飯莫非想騙回這張收據吞沒我們的四千元麼又解開外衣露出馬甲把那張收據藏在馬甲的袋裏又道藏在這裏不怕被人偷去咧。

天晚了解姆司來了。約了約翰和勞埃一同出了旅館。走到干治斯河旁。解姆司就道我的住處就在這河的對岸。待我喊過一只渡船來。當下他就喊了一聲。早有一只小船撐了過來。約翰認得這撐船的不是別人。正是昨晚看見的那個不知姓名的白人。但假裝作不曉得。三人都上了船。這船的後部有一塊平板。鋪着天鵝絨的毯子。大家就坐在毯子上。解姆司招呼撐船的。撐到對岸。那撐船的答應一聲。就把船撐動。等到船將靠岸的時候。不提防。解姆司忽然跳起來。道就是這裏說也。奇怪。約翰坐的那塊平板霍的掀將起來。就把他們二人掀到水裏。解姆司大呼不好。不多一刻。連船也翻了。解姆司和那撐船的也都跌到水裏。各人都往岸上划登時。這河裏就水花四濺。水聲沸騰。幸虧河水不深。四個人。都爬上岸了。解姆司道。這真奇怪極了。好好的船怎麼翻了。又問約翰和勞埃道。你們不會受傷麼。

約翰和勞埃都不回答。解姆司又道：趕快到我家裏換掉這濕衣服。他們三人都是水淋淋的。向前走不多一會已到了解姆司的門前。解姆司道：請進去罷。他在前面引路。約翰和勞埃跟在後面走進園門。祇見園裏點綴得很好。種着各種花草。假山上攀滿了葡萄藤。水池當中還有許多水禽游來游去。勞埃道：這園子好極。了解姆司道：不過應有盡有。那能叫做好呢？我們先去換了衣服再來逛園罷。解姆司就引他們進了客堂。約翰見堂中掛着許多字畫。穿過客堂就是樓梯間。大衆上了樓到了一間房裏。陳設得也很雅致。解姆司當即開了一只箱子。拿出幾套衣服。說道：這裏大小都有。你們自己揀罷。說完他就走了出去。約翰從馬甲袋裏取出那張收據。道：好險呀！若非藏在這裏。恐已被水溼透了。勞埃道：我跌在水裏的時候。以爲是他有意要淹殺我們那麼。我們是死定了。約翰道：但是據我想來。他未必

真個要淹殺我們。他祇想濕透了我們的衣服。我們自然向他借衣服。換他以為我們受了這場驚嚇。必然有些神魂不定。濕衣服袋中的東西。或者忘却拿出那張收據。說不定也在當中。他就可暗地裏偷了轉去勞埃。這樣看來。他實在是個壞人了。他的飲食我可不敢吃。一些防備他下毒藥。約翰道。這個不必多慮。他的目光必不僅在那四千元上。必然還想別個主意來騙我們。他那肯把我們害死呢。他們衣服換好。走到客堂見有一個僕人站在那裏。又引他們到了一間房裏。這房裏的陳設却很鄙俗。墙上掛了些刺繡品。釘了許多假寶石。沿牆的一排椅子上堆滿了文人的詩集。有一張桌子。鑲滿玻璃。倒很有光彩。解姆司穿了印度式的繡花袍。站在房裏。見約翰們來了。就道。你們覺得舒服些麼。約翰道。我是舒服極了。我們着上你的衣服。却很配身。這真巧極。了解姆司。笑了一笑。向一個印度下人道。

你去預備晚飯罷。他們三人就東拉西扯談將起來。一會約翰忽見外邊迴廊上擺着幾件樂器。還有兩個人在那裏跳舞。就問解姆司道：「你向來喜歡音樂麼？」解姆司道：「正是我到了印度之後，沒有有一天離開過音樂。」正說的時候，有兩個女子走了進來，都穿藍色袍。一個捧着咖啡茶，一個拿着小烟筒，并遞與約翰。約翰道：「我不會吃這個。待我去拿我的紙烟。」說着就跑了出來。走過迴廊，就是他換衣服的所在。忽見方纔撐船的那人正在房裏搜尋他們的溼衣服。約翰暗暗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可笑你們以爲設計很好。不料又上了我們的當了。」當下咳嗽了一聲。那人知道有人來了，就恭敬拿着那濕衣服，好似拿去晒乾的一樣子。約翰也不理他，就拿了紙烟，仍舊回到解姆司那裏。心中暗想道：「我們好似在虎穴之中。不知可能安然出去一些不受他們的害呢。」

◎女變男

楊淡齋

余鄰縣有農民何務本者生女一髫齡時卽字本村劉某爲童養媳女性穎慧善解人意頗得翁姑歡喜迨年屆十五忽不知何故脇間物竟不敢雌伏顙脫而出嗣經其翁姑察覺不勝駭異又恐是人妖爲祟卽走告女父要其領回而女父適以乏嗣爲憂聞言大喜卽親往領歸并以番佛五百枚酬謝其翁姑數年養育之恩於是巾幘紅顏一變而爲鬚眉丈夫矣

## □ 快活第廿二號要目預告

### ◎短篇小說◎

不可思議的姊妹.....徐卓呆

不是她的墳.....馬二先生

做奴僕的資格.....張舍我

明珠重歸記.....屏嫣女士

剪刀誤.....王袖滄

一個弄蛇的叫化子.....吳虞公

高頭軍.....程瞻廬

塔燈影事錄.....唐忍菴

社會小說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李涵秋  
哀情小說燕雁離魂記.....徐枕亞

戀愛的破產.....平襟亞

一個痛苦的少年.....張碧梧

意外之蜜月.....澹泊明志

桃花箋.....鄭孟溪

伊要出嫁了.....雪影樓主

地窟藏妻.....何樸齋

### ◎長篇小說◎

閒時尋樂……小說頃好

香曲最書用心妙品

式新香齋叢書(當代女才子著)

吳中美姬。久播芳名。繡閣春深。  
都成佳話。本局近覓得蘇閨十姊妹  
閨中戲作十種。論其資料。則幽怨  
哀豔。柔體貼。無美不全。豈僅香豔大觀  
亦是美術祕寶。讀之可以長智識  
• 增美感。有情人當以先觀爲快也

(下列名書)

必男必男	必男必男	情閨女讀	指行妙法	對身女法	說女法	現十姊	十姊	十姊
男	男	閨	行	對	說	十	十	十
情	閨	女	妙	身	女	姊	姊	姊
女	女	話	夫	女	法	姊	姊	姊
讀	讀	房	樂	身	身	姊	姊	姊
		南	術					
		樂	術					
		房	術					
		南	術					
		樂	術					
		術	術					
風	流	豔	史	價洋	全書	價洋	全書	價洋
流	史	史	史	三	一冊	六	二冊	三
豔	史	記	記	角	冊	角	冊	角
史	記	語	語	四	一冊	四	一冊	四
史	記	全書	全書	角	一冊	角	一冊	角
記	語	價洋	價洋	四	一角	四	一角	四
記	語	全書	全書	角	一冊	角	一冊	角
語	全書	價洋	價洋	四	一角	四	一角	四
全書	價洋	全書	全書	角	一冊	角	一冊	角
價洋	全書	價洋	價洋	四	一角	四	一角	四
六角	二冊	五角	五角	角	一角	角	一角	角

書新版出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 命

命運鬼谷算命術二冊 中紙三元  
洋紙一元五角

武侯未來預知術一冊 價洋五角

濟公財運預知術一冊 價洋二角

決斷相術奇書二冊 中紙九角  
洋紙六角

知命數算數諸葛神數一冊 價洋二角

人事之休咎、財運之通塞、莫不欲先事豫知、探索個中玄妙、本局特搜集占卜秘書多種、刊以行世、以公同好、苟能靜心揣摹、則趨吉避凶、操自我、遇事不患其失敗矣、

本祕斷夢秘書一冊 價洋六角

趨吉避凶奇書二(冊一)

上書碼折埠購費一票足洋通用

世界書局發行新書

欲求萬事無憂

(讀請)

奇謀秘計全書

奇謀秘計全書

奇謀秘計全書

奇謀秘計人手一編

奇謀秘計人手一編

▲可以出奇制勝：可以打贏官司

▲可以增長智謀：可以察奸禦侮

奇謀秘計第一集

奇謀秘計第二集

惡訟師與紹興師爺鬥法

對待萬惡社會偵探破獲機關

▲全二冊 一元二角

▲全二冊 一元二角

奇謀秘計第二集

奇謀秘計第四集

惡律師與司法官大鬥法

中外名將作戰計畫

▲全二冊 一元二角

通十代郵加寄函外七照分五照合八四價大裝集全  
用足洋票一費購埠折碼購折碼購角元洋冊八洋四

書界出版社 路馬四海上